

專題報導：實習課「cohousing」



2022
NO. 29 SEP.

城
鄉
通
訊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土城員和社宅合作住宅空間的共享廚房 摄影 | 蘇伯昇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創辦人 毕恆達

發行人 陳良治

指導教師 王志弘

封面照片 林佳蒨

美術編輯 陳泓羽 / 秦沐涵 / 榮嘉蕾

文字編輯 林佳蒨 / 秦沐涵 / 榮嘉蕾

雜誌投稿 ntubpnews@gmail.com

編輯室報告

本期《城鄉通訊》為 2022 年秋季號。封面照片為 9floor 玖樓一隅，玖樓是過去幾年開始實驗共居生活的空間，也呼應到本期專題報導—實習課「cohousing」主題。專題內容收錄 R10 的同學們在碩一進行為期 9 個月的實習課成果，嘗試在各地（含台北市、基隆市、南投縣）發展出與市場住宅及社會住宅不同的第三條路—合作住宅，試圖解決如閒置宿舍、都市開發爭議等問題。

教職員訪談我們邀請到已經退休的陳亮全老師及與地理系合聘的林楨家老師來和我們聊聊最近的研究和生活。從兩位老師身上，我們都可以看見研究者對於自身領域的熱情。亮全老師雖已退休，但至今仍然活躍於防災界，持續健全台灣的防災制度。楨家老師則是第一次接受城鄉通訊的訪談，繙紳化、共享運具都有精彩的分享，也給予想做量性研究的學生一些方向，值得一讀。在校友部分，我們訪談到畢業於城鄉所博士班的鄭人豪，目前任教於文化大學建築系的他，對於建築及規劃有著獨到見解。我們也訪問到 R04 的柯雅之，畢業後持續投入氣候變遷、轉型正義、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我們介於研究與實務之間的觀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編輯團隊從本期開始新增「城鄉放送局專欄」每期將專訪一位城鄉放送局成員。本期首先邀請到主唱—吳昀慶來分享他的音樂和人生故事。在本刊的最後，我們也介紹了新一任的所學會成員們，在未來的一年繼續協助所上事務的推動。

城鄉通訊編輯室

2022.09

編輯室報告

001

實習課

003 前言

008 社子島

013 中興新村

018 紹興社區

023 基隆東信路

028 大我新村

033 定國街

038 後續：合作住宅工作營

教職員動態

046 退休教師：陳亮全

052 合聘教師：林楨家

校友迴流

060 柯雅之

066 鄭人豪

城鄉放送局

072 吳昀慶

所學會

082 所學會：迎新

眼底城事

088 社子島合作日常：反思生態社子島都市計畫

096 從田園城市到新市鎮：合作住宅的加入

104 教學、醫療與居住融合的生活——紹興生活合作宅

112 10分鐘河岸健康慢活：打開基隆東信路公有宿舍群活化想像

119 打開城市邊緣的風景——大我社區的困境與願景行動

125 合作山城：攜手想像從合作 collaboration 走向合作
cooperation 的山城可能

目錄

真實與烏托邦的距離 - 不同都市文脈中的共融 合作住宅想像

◎ 撰文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康曼杰

大疫之下，許多集居和集聚的模式、乃至公共空間及地方營造的議題不再理所當然地依循特定規劃設計取徑；社交距離隔開了慣常的空間和人際關係，我們所相信的社會和公共價值變得敏感而脆弱。就像經歷了一場災難浩劫，除了盡力讓整體社會逐步恢復元氣，更關鍵的是建立或強化各種韌性機制的可能，在下一次社會衝擊發生前準備好因應之計。

「合作住宅是面對全球性危機時，最能展現社區韌性的住宅典範，無論是疫情、金融風暴、或極端氣候皆然。」《互住時代：打造社區共融生活的合作住宅》編者 Michael LaFond 由自身經驗清楚論述，合作是韌性的基石。而 Giorgi et al.(2021) 在疫情期間，透過問卷廣泛分析美加、紐澳、及歐陸地區合作住宅的案例，並藉其成果闡述，當合作住宅面臨公衛危機時，因成員彼此熟識且習慣日常協力互助而滋生的「安全社區」感受，是困難時期深具撫慰性的支持力量，而社區中可共享生活資源及活動的公共空間，也是維繫社區網絡的重要元素。總體而言，即使 COVID 加劇了鄰里間交流的阻礙，但他們慶幸疫情間能住在合作住宅，維持必要的社會往來，是「極度正向的境遇」(“extremely positive circumstance”)。

合作住宅是台灣規劃設計專業相對陌生的領域，卻是一向強調社區參與、協力、自主、及居住正義的城鄉所實習課值得嘗試的議題。更值得同時探索的，是在土地價格高不可攀、但過往留下的大量公有宿舍群及眷村亟思從文創化及博物館化的再利用框架中另闢蹊徑之時，如何在不同空間脈絡重新引入居住及生活，調適創生消費主導的內容，合作住宅可能是這些文化資產及歷史建築群活化的另類機會。

我們因此藉由城鄉所實習一的操作，以「共融合作住宅」為題，讓跨領域學生群組設定自身為共擬入住申請計畫的合作社或團隊，自行選擇課程預先匡列且經評估的合適基地，甚至可在公有宿舍群類型外自提共融合作住宅的實踐場域。經由一番辯論、爭取、遊說、協商，六組學生分別確認了基隆東信路、定國街警察宿舍群、台北大我新村、紹興社區、以及學生自提的南投中興新村、和社子島溪洲底聚落六處基地，進行了為期約九個月的田野訪調、可行性及基地分析、入住空間計畫書和行動策劃、在地工作坊、及共融合作住宅設計暨營運機制擬議。

學生設定自己在合作住宅中的角色，但又須與同學夥伴及在地夥伴共商空間計畫內容，且盡可能尊重或照顧基地內的現有住戶。以共融 (inclusion) 為前提的合作住宅，不只是經由民主決策、滿足團隊成員集體居住需求的意向性社區 (intentional community)，更是納入居住正義和多元共生的社會計畫。如果以 E.O. Wright 的《真實烏托邦》作為對照，各組提案方向並非強調意向性社群與資本城市間以激進抵抗性戰術建立壁壘邊界的「間隙式」 (interstitial) 社會轉型，反而更朝向修正現行法令制度、以更細膩的溝通協商趨近特定社會價值的「共生式」 (symbiotic) 轉型。雖經過民主化的歷程，但在缺乏合作文化土壤的台灣社會，下階段的轉型必然要在現實的基礎，採取更具韌性的實驗與實踐。這六處共融合作住宅的提案，都盡可能面對基地真實條件的挑戰，務實檢討法規框架及屋況結構，並在與其他住民及利害



相關者訪談後，提出了開創性的理念和方法。

例如基隆的東信路及定國街宿舍群是港都中少被關注的閒置空間，但因量體尺度都適合社區導向的合作住宅發展，加上仍有住戶散居期間，兩組學生便積極展開與基隆市府及產權管理者討論共融合作住宅的計畫。這些沒有文資身分的建物都達一定使用年限，屋況並不理想，多數已被鐵皮圍封，加上地形限制，測繪調查難度頗高。兩組學生從週邊環境研調出發，與不同利害關係者進行工作坊，並認真研擬勞動合作社組織的行動。基隆城博會籌備過程，兩處基地各自以展覽為策略，或打開某些宿舍作為提案計畫的實體展覽空間，或建置虛擬展覽平台，啟動不同社群與合作住宅更長遠的對話。對擁有台灣當年碩果僅存之「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的基隆市而言，這些企圖結合社會與空間計畫的共融合作住宅將會是延續合作血脈的線索。

社子島組則將合作住宅概念導入聚落再發展區的安置住宅選項，大膽提出「想走的走、想留的留」之多元選擇，作為「生態社子島」全區區段徵收以外的替代方案。採區徵之私地主離開後所整合的公有化土地，可興建尺度合宜的安置住宅或留作共享空間及農地，再與留在原聚落就地改建的住戶共構為合作社區，呼應過往聚落長久依存的鄰里關係，並以此社會韌性對抗外來的洪泛威脅或開發衝擊。紹興社區則在未來公辦都更新建的社會住宅中融入合作住宅模式，鼓勵外來的意向性社群與當時面臨迫遷、但日後可搬回家園的原住戶協力，自主合作社及管委會等自治營運組織，同時納入醫療及社福資源照護高齡和弱勢社群，以共融的「紹興生活合作宅」轉化本將流離失所的居民與台大之間的空間社會張力，成為新的共生社區想像。

大我新村的區位及建築環境尺度，適合以合作住宅作為後續活化的內容，但產權及土地使用的限制、乃至目前新村內住戶的社會現狀，都有賴國防部軍備單位及台北市政府

▲土城員和社宅之合作住宅共享空間
攝影 | 蘇伯昇



都發局的跨政府協商，並與現地的臻吉祥食物銀行、OURs、及信義社大等民間組織合作，以引入新的意向性社群與原居民共同打造韌性家園。而中興新村雖幅員遼闊、區位偏離都會核心，但作為台灣「田園城市」(Garden City) 的原型，其住宅環境的高綠覆、基礎設施和生活機能的完善、及居住尺度 / 密度的適中（尤其幾處由標竿性現代主義建築家所設計的整建區），都是落實合作住宅的絕佳條件；而文化景觀的文資身分和土地未私有化的前提，也避免了地產開發的炒作。但中興新村凍省後的產權分屬不同政府部門，原省府宿舍居住期限終止後續住的正當性、老舊建築的保溫及修繕、及開放新住宅使用的資格設定等，都是難以迴避的課題。組員提出了 ROT 的機制，並以王大閤設計的整建六區為基地，與台中友善住宅合作社密集討論生活劇本、投資成本、及租期的種種考量，由節點而網絡，具體回應以合作住宅活化中興新村的規劃命題。

即使在課程結束後，學生還持續運作了同屬「田園城市」脈絡的台中光復新村「合作互住好生活」工作坊，與在地的花園城市協會、台中有善住宅公用合作社、及 OURs 密切合作，吸引更多不同學校與背景的師生，在有限時間內密集討論、互動、操作，發展出三組幾近可行的合作住宅方案。這些城鄉所實習課本身及其外延的成果，似乎彰顯了台灣當下對合作住宅的某種期待和態勢。

對過去從未經歷合作社文化、但畢業後即將面臨殘酷「難以負擔之房租地價」的年輕世代，合作住宅或許仍是空中樓閣。或套用 LaFond 用以形容合作住宅的「拼貼家庭」(patchwork family) 說法，學生們可能還處於「拼貼」有餘、但「家庭」未滿的階段。但當我們不斷論述韌性、永續、合作協力、共享共融、自主自治、空間活化再生、地方創生、居住 / 社會正義、乃至社會轉型等專業術語，合作住宅或許是真正得以作為空間與社會實踐的試金石。意向性社群多元共融的生活基礎，也將是開創另類住宅文化的契機。





▲土城員和社宅之合作住宅共享空間
攝影 | 蘇伯昇

參考文獻：

Giorgi, E.; Martín López, L.; Garnica-Monroy, R.; Krstikj, A.; Cobreros, C.; Montoya, M.A.(2021). Co-housing response to social isolation of COVID-19 outbreak, with a focus on gender implications, *Sustainability*, <https://doi.org/10.3390/su13137203>

LaFond, M (EDT) and L. Tsvetkova (EDT) (2017) CoHousing inclusive: Self-organized, community-led housing for all, Jovis Verlag. (中譯：《互住時代：打造社區共融生活的合作住宅》(2021), 翻譯：詹竣傑，詹品丞，林偉，台北：OURs 都市改革組織)

Wright, E.O.(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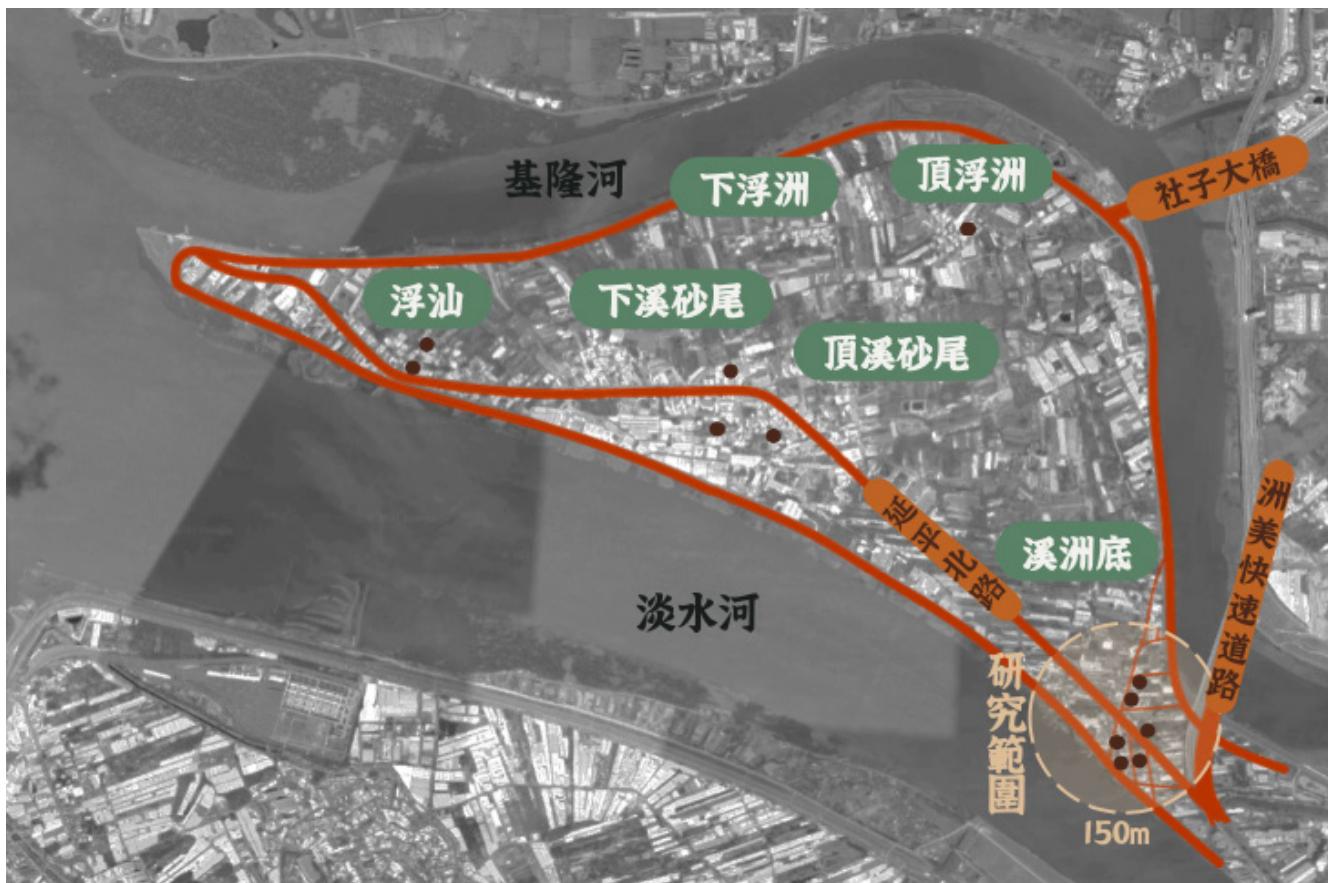
編輯 | 秦沐涵 陳泓羽

溪洲底家

首都生活圈裡的社子島時區

指導教授：康曼杰

組員：林俞辰 徐李安 柳志昀 黃偲淳 葉王靖



▲ 社子島聚落示意圖



基地簡介

社子島位於基隆河與淡水河交匯之處，因都市治水的大台北防洪計畫至今限建多年。此處土地多為私人產權，增加市政單位執行都市計畫困難。於 104 年柯文哲市長上任，利用 i-Voting 公民參與形式確認將以「生態社子島計畫」作為開發的推動目標。長期以來居民團體的對立，針對此計畫延伸的議題，在地方主要有兩種不同立場聲音。一是支持區段徵收，希望提高開發密度、提高安置補償；二是反對區段徵收，訴求聚落保存、就地安置。「生態社子島計畫」未如預期順利，社子島開發案推動進入膠著狀態。在台北市政府的大力推動下生態社子島計畫未來看似將強勢施行，對於部分從小在社子島上生活的居民，無疑的是需要面對未來生活環境與型態的大幅改變。而支持開發與反對徵收兩個地方聲音，也讓地方關係緊張、鄰里關係越趨淡薄。

議題關懷

此次計畫預計以「溪洲底」聚落為計畫示範基地，與潛在關係人進行居住空間規劃想像。並以鄰里共融為規劃目標，凝聚在地發展與關係人共同意向，鏈結在地資源，並透過活動的設計參與、鄰里交流，深入社會韌性發展規劃居住空間樣貌。更期待串連政府機關、產業界資源，積極尋求方案實踐可能。



▲ 生產活動空間



▲ 宗教文化空間



▲ 常民活動空間

生產活動空間

不同的產業活動相互串聯，形成多個不同形態的產業鏈，是台北市重要的生產基地。

宗教文化空間

是傳承傳統文化，也是透過籌備慶典、祭祀科儀、犒軍餐等過程中，衍生緊密的合作互助關係與認同。

常民活動空間

常民生活經驗所營造出的場所，連結人與土地、人們也在互動之間產生緊密的鄰里網絡。

田野行動

我們相信社子島的田野有許多變數，但根於生活面向的田野行動是相對穩定的，此種方式也能給予我們遊走社區與社群的彈性，最終從中抽絲剝繭出適合未來共居想像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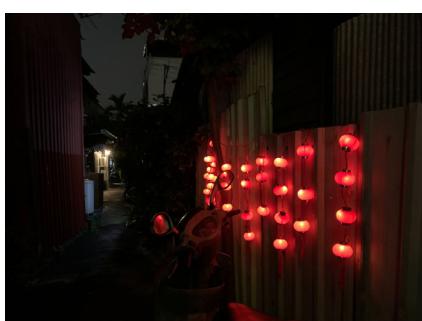
菜寮共餐



關係人訪談



社群互動
社區觀察
田野觀察



手作燈籠工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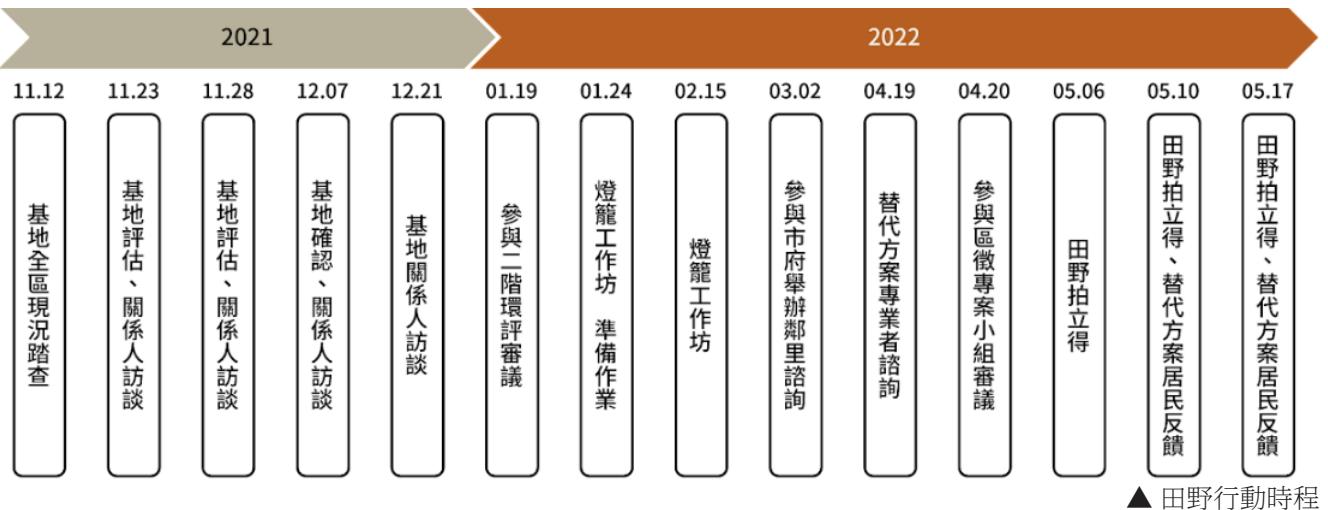


影音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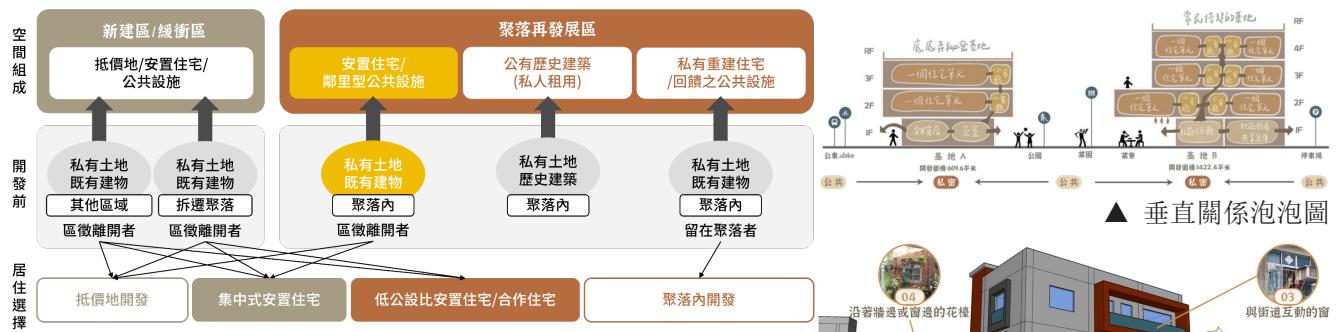


社群分享
社區參與
生活參與

▲ 田野行動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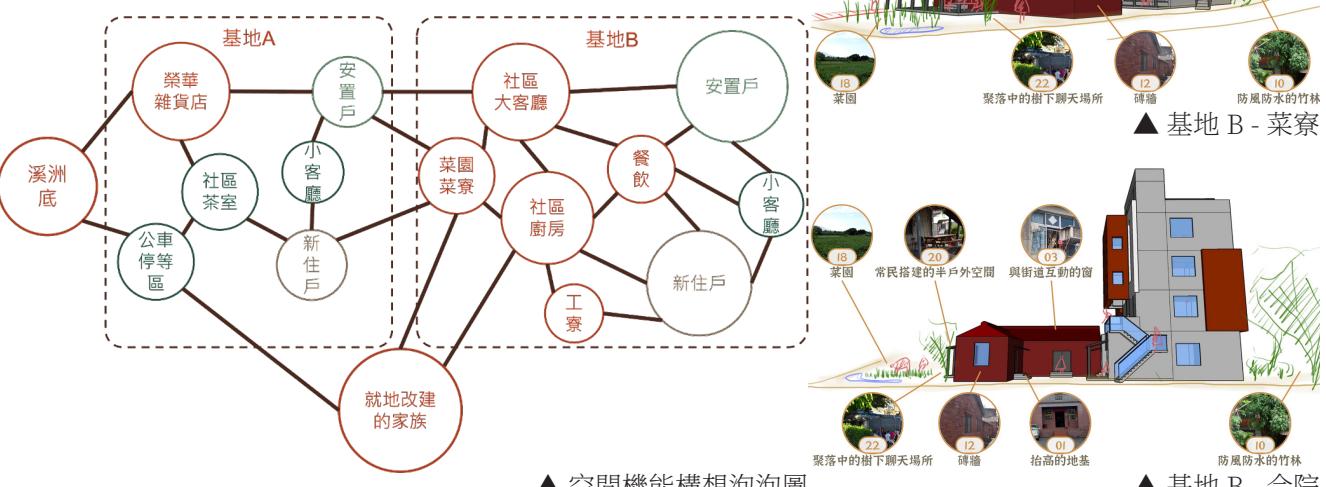
▲ 田野行動時程



▲ 整體構想



▲ 模式語言



▲ 空間機能構想泡泡圖

後續行動

一、替代方案深化

利害關係

里長	
里長參選人	
促進會	
自救會	
地方居民弄土地公文化	
睦鄰防災、雜貨店、地方經濟	
在地青年（居民）	
在地實踐青年	

▲ 預計替代方案深化關係人

「要走的走、想留的留」為核心的方案，在現有地施行的實務經驗中面對公益性與必要性問題之考驗。學期中邀請業界專家學者與我們一同討論此方案施行之可行性，後續也將持續與專業規劃者進行諮詢。方案內容更加完善後，也必需將方案帶入地方，開啟對話與討論。學期間已初步與自救會成員王木琳、華萍進行第一次訪談，針文化、農事生活、鄰里共享進行討論，並與在地里長謝文加進行替代方案討論。後續將持續尋找更多利害關係人進行替代方案討論。

二、產業經濟梳理——社子島的根與路徑行動計畫

（一）梳理社子島產業網絡

從內部產業社群開始，梳理未曾被記錄的社子島農業、加工業發展，並理解各產業與大台北生產鏈之關係。爬梳產業展，解其對未來展期許，同時透過採集行動藉以找到內部社群力量。

（二）記錄與再現社子島時區生活

「物」也是記錄生活的方式，社子島上年久失修的三輪車，是以前居民的交通工具。是農忙時期的生活記憶、是兒時回憶，是對生活的情感記憶。透過三輪車修復與共創，從產業社群到生活社區，以物串連每個社子島人的集體記憶。



（三）串聯社子島內外社群

透過計畫活動搭起社子島內與外的連結，從產業、藝術、飲食，社子島內的發展都與大台北地區生活網絡息息相關。

▲ 社子島的根與路徑行動計劃策略

第一組——中興新村

實習課 | 中興新村

節點與網絡： 中興新村田園城市的策略性實踐

指導教授：康曼杰
組員：李浩莘 賴櫻文 紀妤臻 蘇伯昇 陳泓羽



重新認識宿舍，回應當代居住議題，適

應居民賦能，打造具有合作精神的居住模式

編輯 | 秦沐涵 陳泓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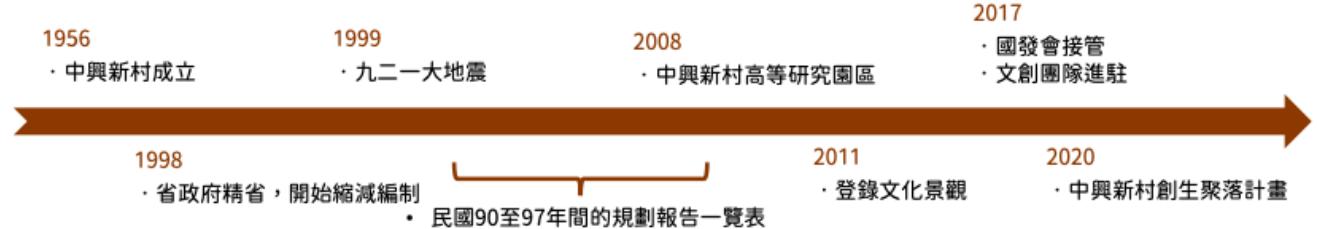
▲宿舍損壞照片一



▲宿舍損壞照片二

基地簡介

背景：台灣現代化發展極具代表性的新市鎮規劃案例，中興新村，自從精省後，又經歷九二一大地震至今，依然存在活化困境。此困境由政府體制轉型以及新自由主義城鄉發展脈絡交織而成……



▲計畫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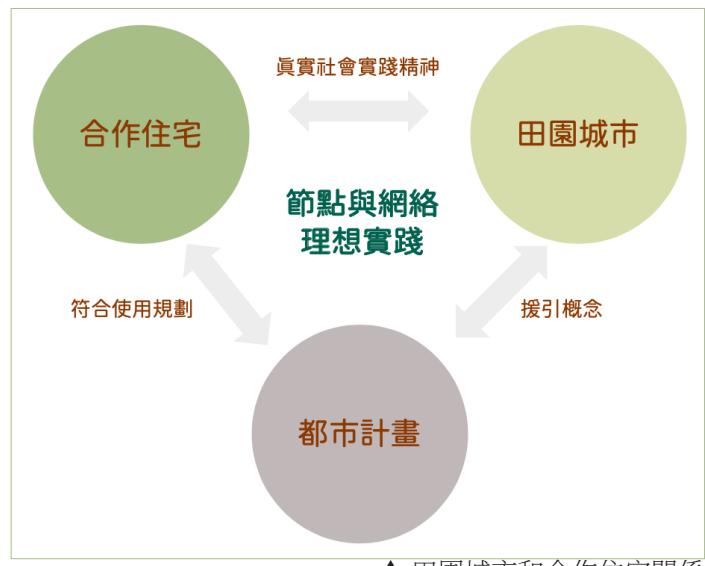
議題關懷

人口流失問題

南投縣整體人口逐漸減少，乃至中興新村近 15 年約 50% 的人口衰退幅度，人口流失為中興新村亟欲解決的課題。中興新村被指定為文化景觀的宿舍群，持續面對無人使用的窘境，逐漸毀壞。如何重新使用宿舍，將人口帶回，為本計畫所欲達成之目標。（資料來源：南投縣南投市戶政事務所）

宿舍閒置

本團隊訪談國發會後。了解現況共有 2451 戶宿舍，閒置的狀況逐年增加，目前約有 1000 戶左右為閒置狀態。除了造成房屋持續毀壞之外，也導致犯罪行為層出不窮。



田野行動

眷村生活

本團隊訪談居民包括住在俗稱「村西」的營北里，村外的生活記憶與村內情感就有很大的差異，各種福利制度差異所衍生出的相對剝奪感，成為村內與村外人之間複雜的情結。此一較少提及的面向，是許多在地人的共同回憶，也讓中興新村文史價值論述與活化實踐成為更複雜的議題。

活化想像

所有居民對於活化都有自己的願景與論述，雖然細節有異，但以居住方式活化是最大共識，且對過度商業化的文創園區抱持敵意。本團隊辦理社區工作坊時，居民談到非常多元的規劃，例如老人共餐、青銀共居。

文化行動

本團隊所訪問的居民大部分參與過社區文化行動，儘管強度與形式不一而同。例如從中科園區拍板定案之後，第一波文化保存運動展開，最後達成全區指定文化景觀的妥協。



▲ 田野實地勘驗照片

公部門協調與可行性評估——

主管機關定位與國有公用之限制

本團隊首先訪問國發會，並陸續訪問促參司、國產署，透過若干立委有機會以協調會方式，理解基地內的主管機關看法。根據結論，是否符合行政機關之公平原則，以及計畫的適法性對公部門而言尤為重要。即使計畫理念高尚又兼具公益與務實性，但若要促進公家與民間之合作，還是需要法源依據。

專業者交流——地方創生不只有文創

在不同的會議、展覽、徵選活動中，本團隊有機會先與建築規劃專業者、文化創意產業研究者，以及其他文化保存組織進行交流。部分專業者也認為，必須使公部門認知並非只有文化創意產業或產業發展才是地方創生的樣貌。以地方創生政策作為活化主軸，其內容應該更多元，我們認為合作住宅是一種中興新村重新追溯田園城市規劃藍圖的策略性實踐。此外，居民賦能也是計畫實施的關鍵因素，支持居民自我組織、產出後續行動，推行階段性的宿舍保溫計畫是本團隊規劃的一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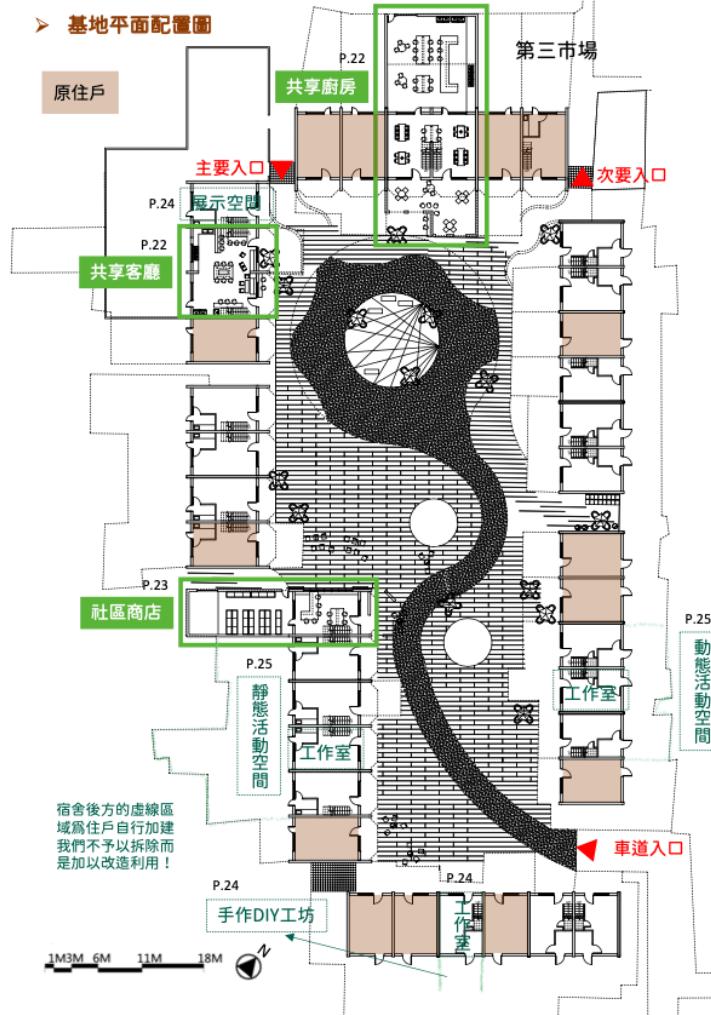
未來願景

節點與網絡：合作住宅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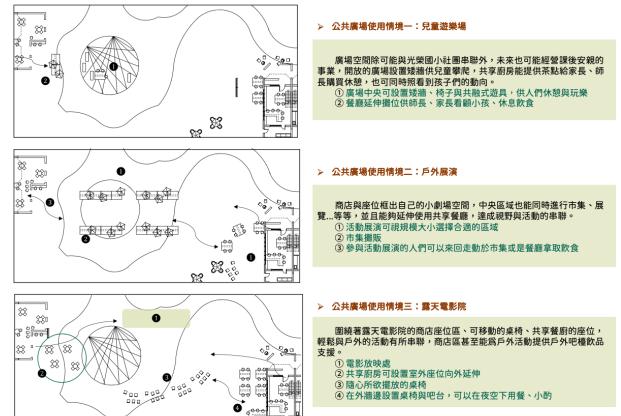


▲ 節點與網絡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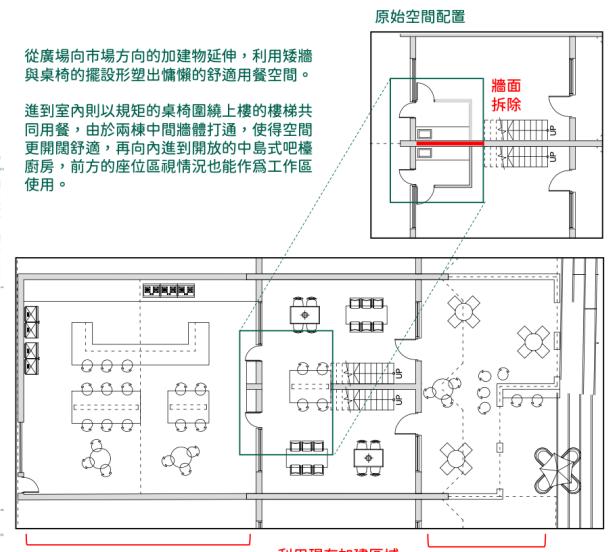
基地規劃：光榮里增建六區 (38 戶) 規劃設計



▲ 基地平面配置圖



▲ 公共廣場使用示意圖



▲ 共享廚房設計圖

後續行動

在光復新村與中興新村兩處可以用來討論田園城市與合作住宅的基地上，由於目前的法定身分認訂有別，並且考量交通與其他區位便利性。本計畫將以光復新村的宿舍群作為設計場域。說明如下：

法定身分與地方政府之綜合評估

雖然「中興新村」與「光復新村」兩區都被指定為文化景觀。然而中興新村整區現在仍然認定為國有公用地，因政府持續有計畫進行總體規畫與相關政策推動。相對於此，光復新村整區則為國有非公用地，並由國產署委由台中市政府代管。因此施作彈性較大。有許多不同的法源可相配做為住宅使用的依據。同時台中市政府作為直轄市，在同一個單位下可處理光復新村宿舍，也比中興新村現在仍然有中央位地方政府多方入的情況來得單純。最後光復新村於精省後就已透過補償安置的手段，將居民全數遷出。而中興新村現在仍然有原住戶，並且有住戶安置與迫遷的棘手問題。因此本計畫將優先以光復新村之間置宿舍做為規劃設計基地。

區位與交通考量

光復新村距離台中市中心較近，同時也與台中烏日高鐵站距離車程僅 20 分鐘。除此之外，周邊民生生活機能也算方便。基於活動所需資源補給。以及與會者的交通考量，光復新村相對合適作為本計畫之規畫基地。

在地組織協作與網絡資源

本計畫協作單位花園城市協會於光復新村耕耘十多年，致力於推廣花園城市理念，文化資產保存，以及霧峰地區環境教育。因此而認識眾多非營利夥伴，在這次工作營當中，將基地選在光復新村，能夠以較完整的地方資源支持計畫。



▲ 後續活動照片



▲ 台灣田園城市住宅計畫

| 第三組—紹興社區



指導教授：黃麗玲

組員：陳冠縈 謝舒評 潘晴 吳英睿 楊絜嫻

基地簡介

紹興社區位於中正區東門里，南臨中正紀念堂與信義路一段，北臨仁愛路一段，東西兩側夾於紹興南街與林森南路街廓，交通機能便利。附近有許多文教機構，例如東門國小、臺大醫學院、公衛學院與Y17青少年育樂中心。本計畫區半徑500公尺範圍內公共設施包含學校用地、機關用地、電信用地及中正紀念堂用地等共九處，公共設施資源豐富。

開發計畫及空間規劃：

2015年起，臺北市政府與國立臺灣大學合作推動公辦都更，

紹興社區歷史

社區形成	
日治時期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附屬醫院教職員宿舍
戰後初期	外省低階軍人與公務員住處
1960s	陸續吸引城鄉移民落腳
反拆遷	
2010	臺大為興建醫學院教研大樓，要求紹興社區居民拆屋還地 居民組成「紹興社區拆遷自救會」
2011	臺大對居民提出訴訟，要向居民索賠侵占土地的不當得利
2012	以臺大城鄉所為首的師生，組成「紹興社區安置方案研究小組」 (後衍生出學生組織「紹興學程」) 臺大與居民簽署備忘錄，承諾保障生存權與居住權，將擬定安置方案，多數居民陸續與臺大和解
公辦都更	
2015	臺北市長與臺大校長簽署「臺北市紹興南街基地再生計畫」合作意向書，共同推動公辦都更
2016	臺大提出「紹興南街公辦都更生活實驗村方案」，以期兼顧大學教學研究及居住權
2017	居民成立社團法人「臺北市紹興權益促進會」，與臺大簽署「高教創新與社會實驗計畫合作意向書」 部份居民先遷至南港基河國宅中繼安置，未來將搬入生活實驗村中的合作住宅，亦即本小組此次規劃設計的主題「紹興生活合作宅」
2021	公辦都更進度：已辦理自辦公聽會
2022	公辦都更進度：已辦理公辦公聽會



▲基地使用分區與其周遭生活機能及交通動線圖

以「生活實驗村」計畫活化區內土地。

其空間規劃包含：A、B區—產業合作區域：結合及發展臺大醫院周邊醫學及教學資源，與相關產業合作，促進臺北醫療核心服務圈之發展。

C區—臺北市公共住宅區域：

於社會福利設施用地興建公共住宅，提高公共住宅存量並滿足市民居住需求。

生活實驗村C區即為本小組規劃主題

「紹興生活合作宅」所處位置。

D區—臺大教學研究區域：

滿足臺大醫學院教學與研究空間不足的需求。

E區—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區域：將計畫區內的私有土地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方式集中配置。

議題關懷

紹興社區安置方案研究小組在 2012 年曾針對紹興社區居民進行家訪調查，當時總戶數約有 90 戶。其中，有 39 戶因經濟或身分較弱勢而在 2017 年遷至基河國宅中繼安置，其他居民則自行在外租屋或依親。未來紹興生活合作宅落成後，據目前統計約有 34 戶居民有意遷回，除了在基河國宅中繼安置的居民外，亦有少數未住在基河國宅的居民有意願在未來遷回生活合作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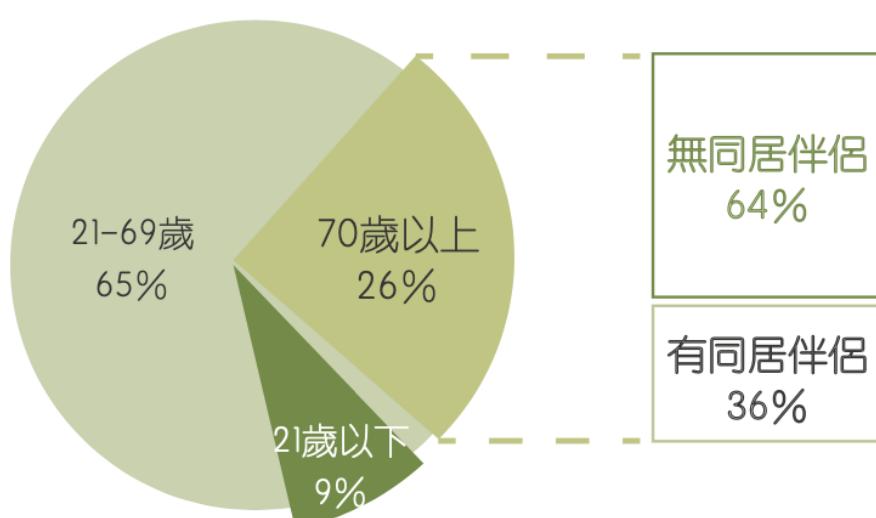
居民背景紹興社區的居民背景複雜，遷入之因十分多元，且居民多為老、病、貧的弱勢群體。

外省第二代：年紀約 50 歲左右男性為主，多為本地出生。

榮民榮眷：多為高齡者且無伴侶的獨居。

其他拆遷戶：原先住在其他違建社區，因拆遷問題而遷於此。

城鄉移民：經建計畫出口導向政策而湧入臺北市的移民。



▲居民年齡分佈概況圖

鄰里網絡：舊有紹興社區有機且開放的建築形式，提供了居民彼此照應的空間基礎，也形塑良好的社會性基礎設施，為他們的生活提供物質與情感上的支持。這點對獨居高齡者尤其重要，他們因年齡、病痛而缺乏獨自生活的能力，但又不能或不想到福利機構居住，因此鄰里的關心和陪伴是他們得以維生的重要機制。對於這

些生活在城市中，經濟地位處邊緣的居民來說，鄰里網絡提供生活的安定感與歸屬感。社區的安定特質也彌補了社會安全體系和市場經濟無法滿足的基本人權保障。綜上分析，未來生活合作宅在空間規劃與營運機制方面，需提供居民可以共同生活、彼此照應的基礎。

田野行動



讓醫學院了解合作住宅運作模式，
了解學生會對合作住宅想像或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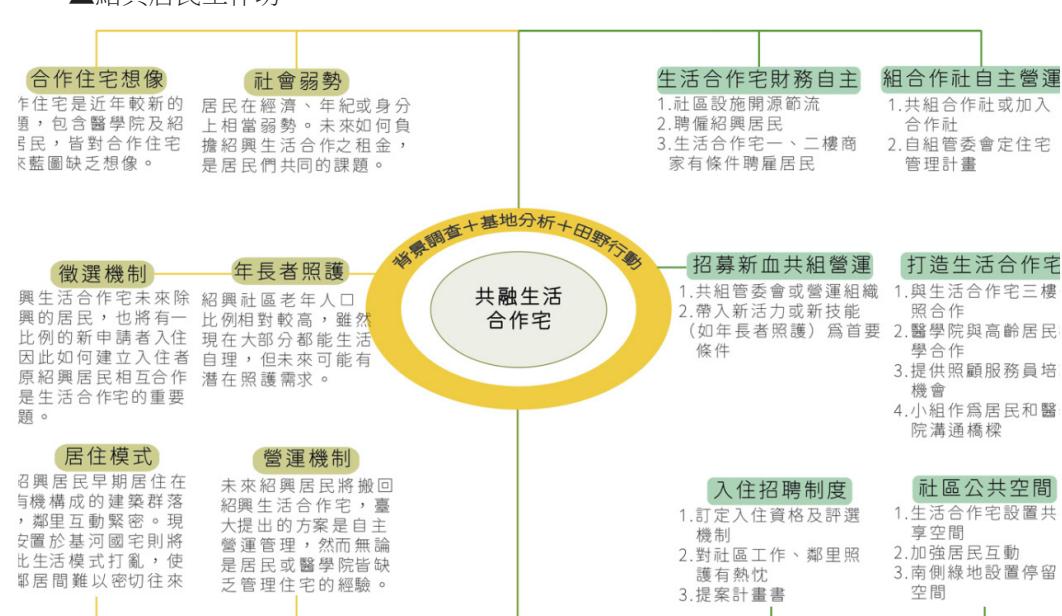


初步描繪過去紹興社
區的鄰里生活樣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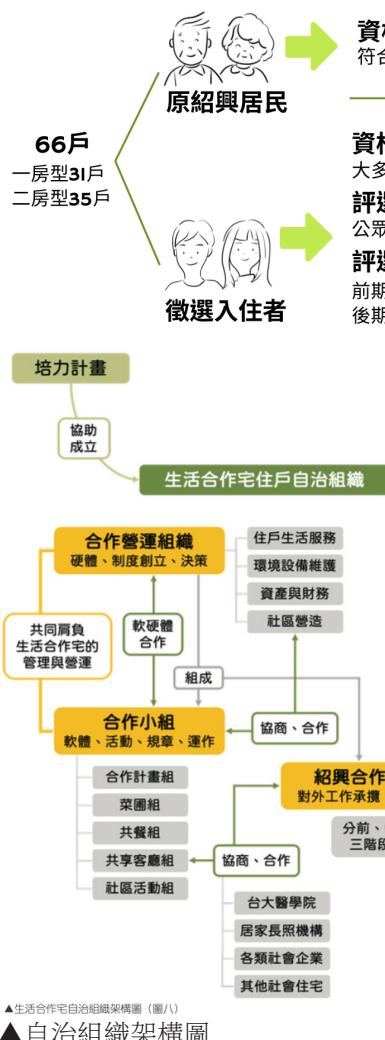


課題與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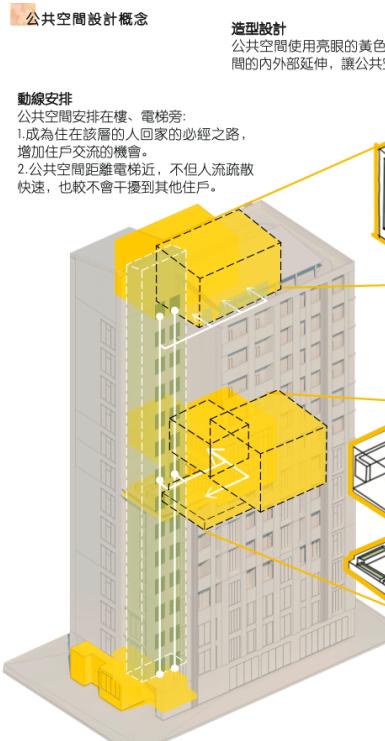
本小組參訪了現有的社會住宅，如林口社宅、健康社宅與員和社宅等等。除了觀摩硬體設備，也訪談了居住者、青創戶及市府單位，了解空間使用與相關機制設計。



未來願景



▲自治組織架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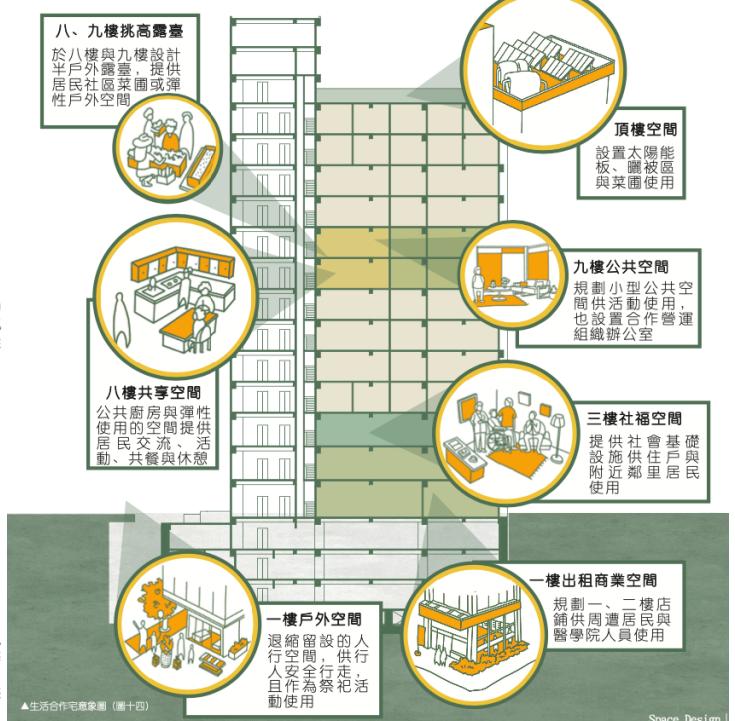
▲公共空間設計概念



創立社區其他組織包含組成「合作小組」與「紹興合作社」等社區組織，待紹興生活合作宅自治管理模式發展成熟後，將成為具支撐性的系統，有助於永續營運，甚至可供其他住宅借鏡。合作營運組織也作為與其他組織之間的橋樑，共同協辦、規劃活動等，也主動檢視生活合作宅當前狀況，提出適合的合作方案。



▲全區規劃圖



▲樓層規劃

實習課 | 東信路

第四組——基隆東信路

指導教授：黃麗玲

組員：榮嘉蕾 秦沐涵 鐘智豪 林佳蒨 陳世浩



編輯 | 秦沐涵 陳泓羽

基地簡介

本計畫名為東日信歌，取自東信路。我們將對基隆市東信路宿舍群進行合作住宅的規劃與設計，對當地社區寄予美好的未來與想像。期許東信在歷經冬天後能夠迎來春天，也希望我們作為規劃者，能夠為東信譜寫一首關於未來的幸福之歌。



▲基地優勢分析圖



▲基地位置圖

議題關懷

(一) 基隆市都市治理大環境

在面對全球化時代，基隆市近年之發展願景以基隆港為核心，積極推動港口城市，並創造工作機會，讓基隆市不同年齡的市民，皆有共同參與及治理城市的機會，期待達到共創治理的成果。對於基隆整體發展策略而言，很重要的就是如何創造更好的都市環境和城市的流動性，才能持續帶動基隆整體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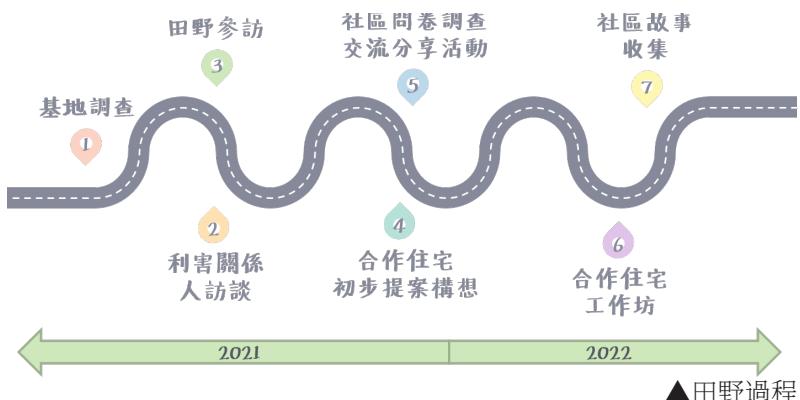
(二) 基隆市舊公務宿舍活化

基隆市有多處的舊宿舍，隨著社會變遷，宿舍不再被視為報酬的一部份，而是額外的福利，因此對宿舍的經營管理心力下降。因建築物年久失修，造成治安、環境上的問題，使居住環境品質下降，也逐漸轉型或閒置。我們希望可以透過硬體上的修繕，並配合軟體上的營運，重新打開這些空間，賦予老房子新生命。

(三) 人口高齡化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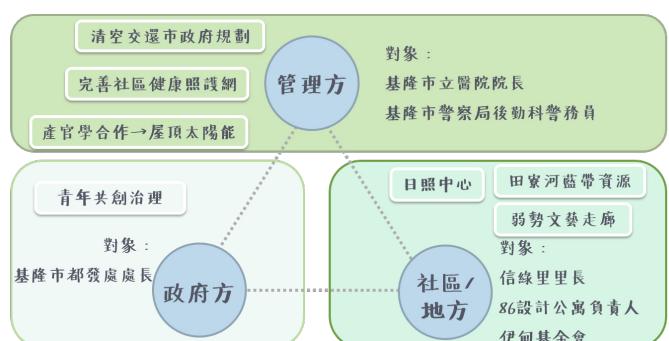
基隆市老年人口佔全市人口 17.24%，已超出全國平均值，可見基隆有高齡化面臨人口老化問題。基隆為北部地區低、中低收入戶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此問題背後反映在雙北就業機會多元、城市競爭力較高的優勢下，使得追求更高工資的基隆青壯年人口往臺北市、新北市，且遷移情況趨嚴重。

田野行動



進行初步合作住宅方案構想的收斂，再根據該方案進行更深入的田野行動，例如發放社區問卷及舉辦工作坊，目的是想對初步提出的方案構想，主動與關係人做第一次的溝通和回饋，希望可以從中發現我們的不足和可改善的地方。

本團隊在田野的行動從現地環境調查開始，隨後進行一連串利害關係人的訪談，接觸包含基地內及基地外之關係人，進而了解基地歷史背景脈絡及未來可能發展方向，也透過幾次田野的參訪，去學習其他社區的成功經驗。接著透過田野訪談及參訪成果，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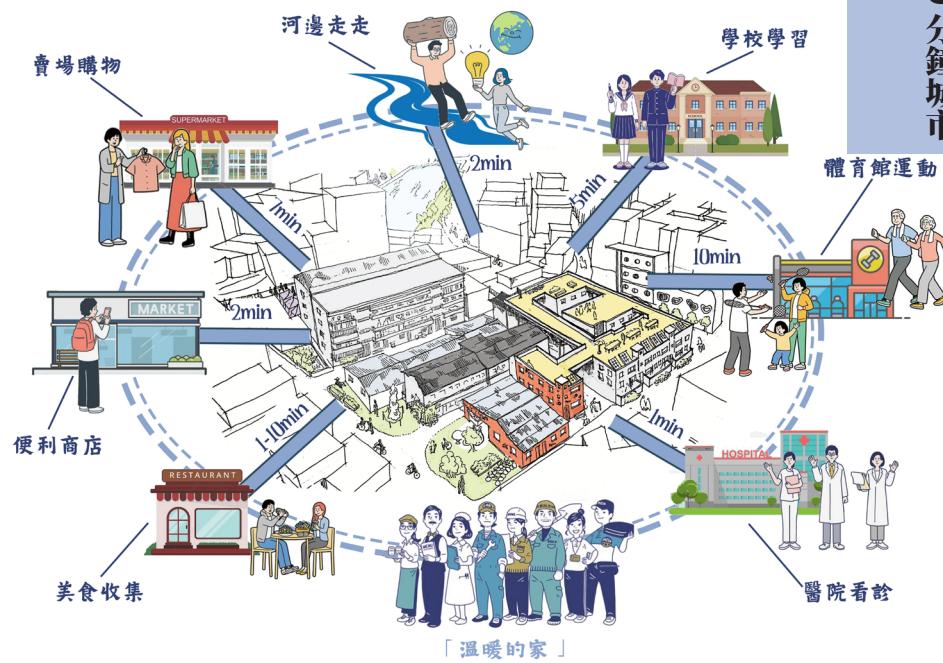
▼與居民互動——人物故事收集



空間改造效果呈現



未來願景



▲ 10 分鐘慢活城市概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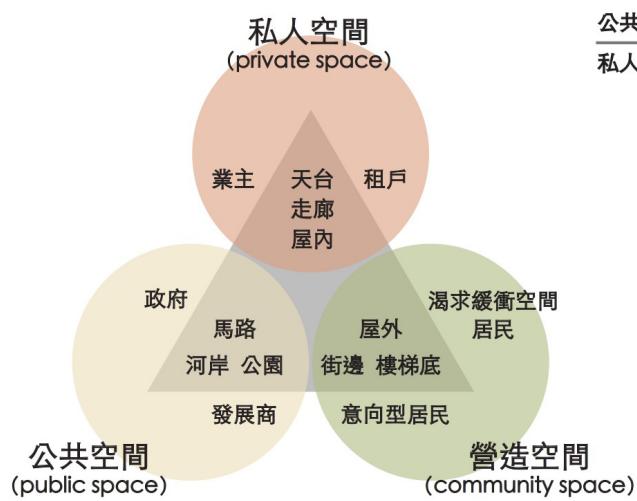
▲合作住宅發展方向關係圖

發展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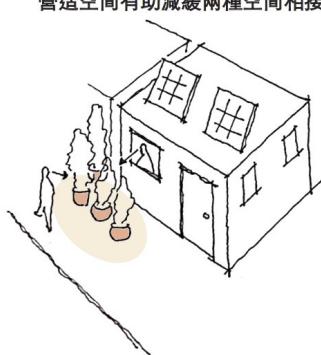


▲工作坊現場照片

合作住宅空間規劃



公共空間 ← 公私劃分的城市欠缺了多元性空間的土壤
私人空間 營造空間有助減緩兩種空間相接的緊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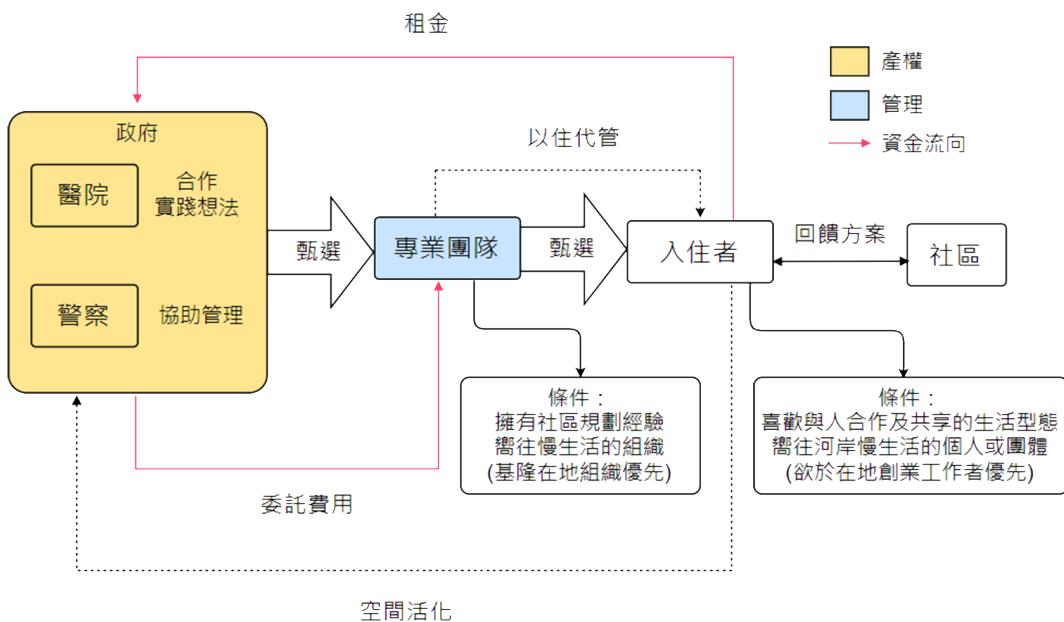


營造空間使人將注意力放在一些美好、有意義的空間，並以這種力量重新認識和設計社區，實現多元空間和生活。

合作住宅設計原則



未來營運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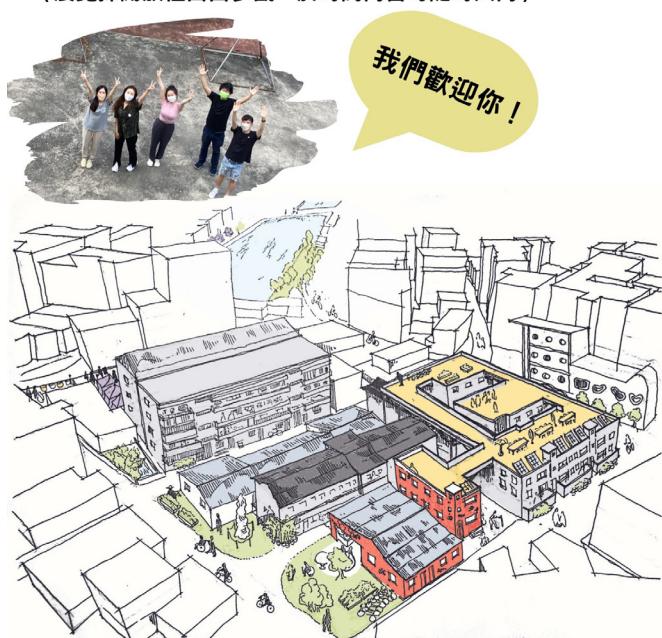
◀生活空間想像圖

後續行動



東信微宅 合作住宅微型成果展

時間：2022年6月2日上午10點至下午2點
地點：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282-10號2樓
(展覽採開放性自由參觀，於時間內皆可隨時入內)



(一) 短期：發放小誌

我們將於 6 月期間，陸續將我們所出版的地方小誌發放至基隆的書店及青創基地，增加大眾認識這個議題及這個基地的機會，擴大我們的影響力範圍，也可能牽起更多合作的可能。

(二) 短期：和社區的合作

會和社區居民合作，嘗試製作家具、收集廢棄家具重新安置二樓，使其成為一個完整可使用的空間。除了在地社區以外，也預計和其他地區進行合作（例如香港），舉辦藝術工作坊認識居民和推廣社區文化，期望可舉兩場工作坊。同時期望可以跟基隆市立醫院和伊甸基金會合辦工作坊，促進社區的心理和身體健康。

(三) 長期：駐點

未來若空間允許，期望可以一星期最少駐守一日，推廣共同生活文化和合作住宅議題，並和社區、利害關係人建立更緊密的關係。除作為社區據點以外，同時也將空間作為個人工作室，為未來工作、居住合一的規劃策略，奠下第一步的基礎。

第五組—大我新村



指導教授：邱啟新

組員：劉柔好 李有為 陳媚汝 陳炯廷 林瑋臻 林玟圻

編輯 | 秦沐涵 陳泓羽

基地簡介



▲基地範圍圖

本計畫之基地範圍位於臺北市信義區黎安里的大我社區。範圍包含了大我新莊與大我山莊共八棟建築內部（大智樓、大仁樓、大勇樓、大信樓、山莊2號、山莊6號、愛舍557號、愛舍559號）及其周邊的開放空間。土地權屬74.2%為國防部軍備局，位於淺山地帶之低漥地區，周邊多順向坡，屬於保護區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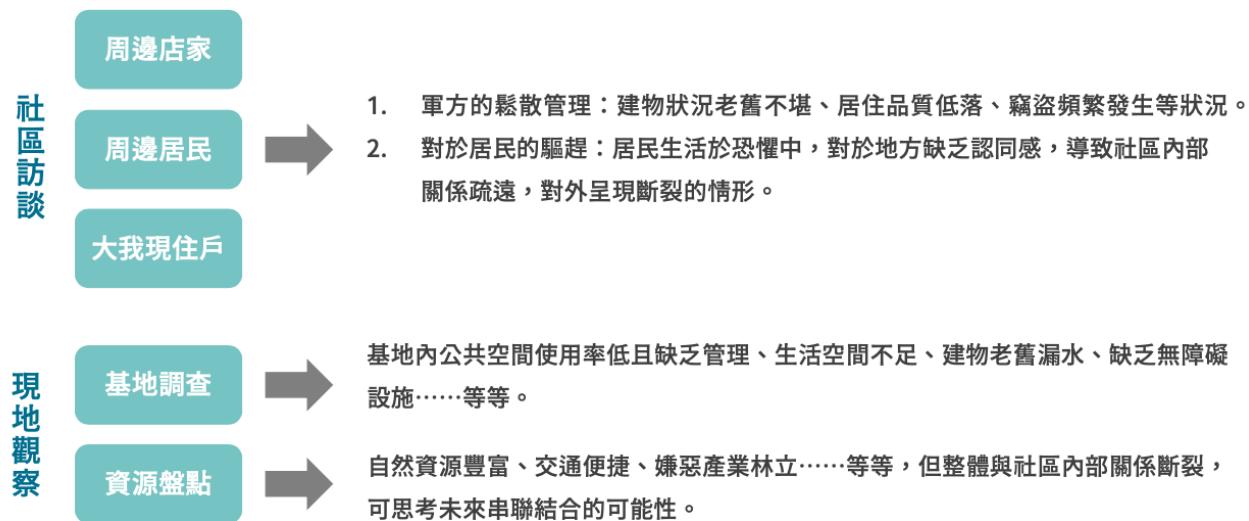
▲周邊地景與產業

議題關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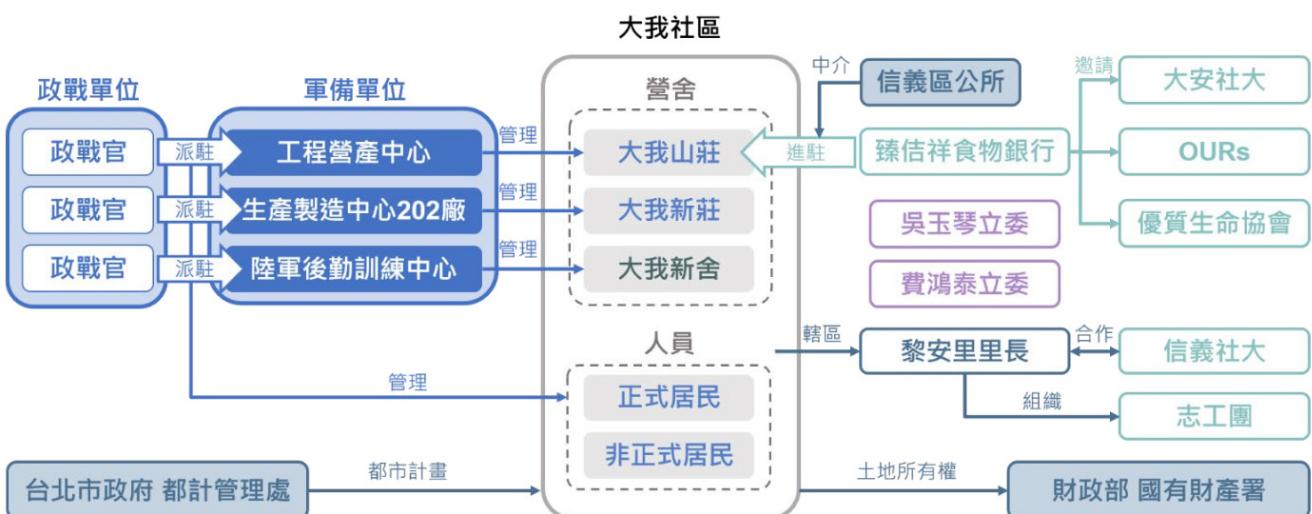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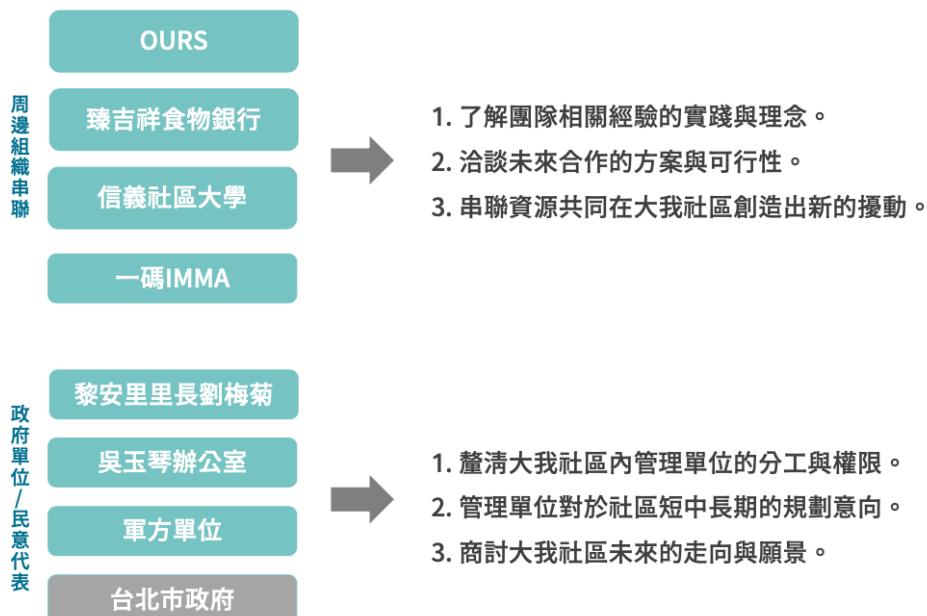
1949年，軍隊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大量的外來人口於台灣本地形成了大量的居住需求。而如今眷村的居住型態和互動網絡也儼然形成了台灣政治史下的特殊文化。本計畫的基地大我社區亦須在同樣的脈絡中理解。

大我社區正面臨的情況則為，基地內的榮民及榮眷等日漸凋零，導致軍方資源投入減少。也因此，基地內的營舍空間使用效率不高，且社區得以維持基本生活品質的基礎設施逐漸不敷使用。大我社區位於保護區內，根據都市計畫法規為一限建區域。在這樣的情況下，大我社區目前現有建築本身即具有住宅形式，且為保護區內少見的高容積建築，維持目前的建築現況並改作兼具公平性之住宅使用，我們認為能同時應對台灣社會高房價、以及大我社區營舍利用率低的雙重議題。

田野行動



組織串聯與共識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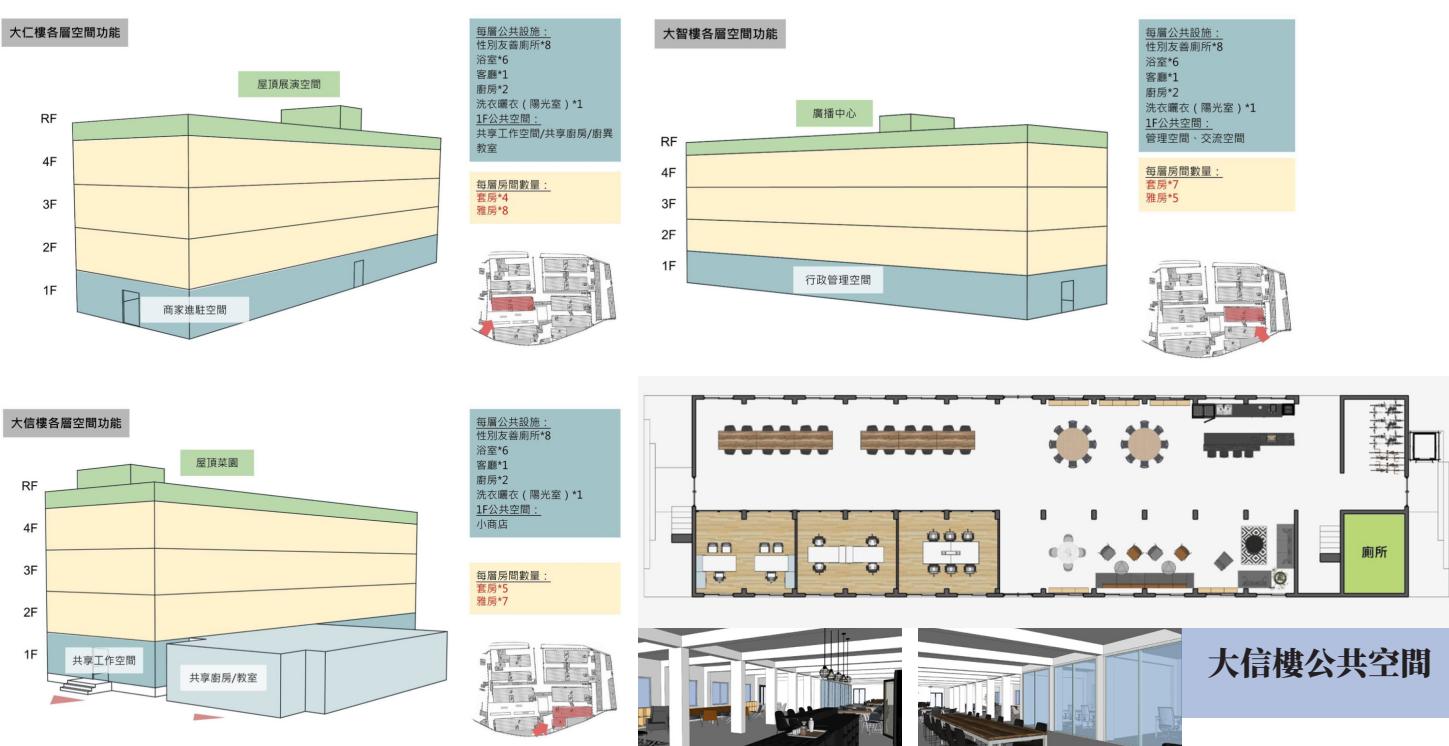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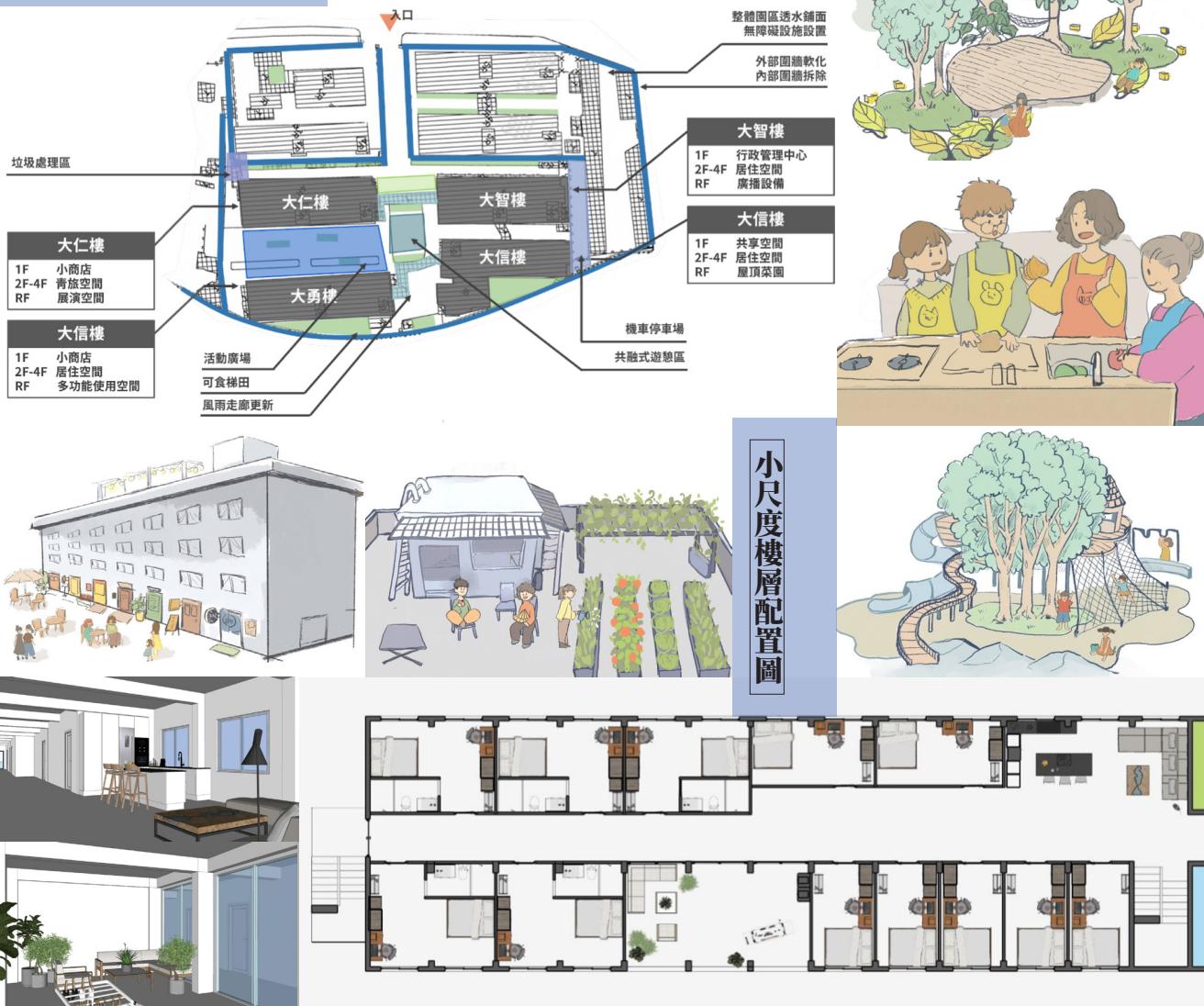


▲基地內各利害關係人網絡關係圖

未來願景

大尺度整體園區設計

中尺度戶外公共空間



後續行動

短期目標：

- (1) 公共空間整理
A、大我小客廳；B、公共空間照明改善 C、社區綠地整理（社區綠地整理圖）
- (2) 《大我小誌》企劃及製作：以記錄大我社區內部與周遭的種種小事為主題，介紹地處城市邊陲地帶的生活日常以及大我社區內部住戶的人物故事，讓大眾能以不同視角認識大我地區周遭的樣貌。
- (3) 組織串連：計畫引入外來的潛在社群，能共同永續地經營園區的未來。



▲大我小誌內頁圖



▲大我小誌封面圖



▲公共空間照明改善施作圖



▲公共空間照明改善初步成果圖



▲社區綠地整理圖

中期目標：

為促進大我社區內部住戶之間的交流，計畫的中期執行方案主要為舉辦社區內活動。團隊預計舉行兩週一次的主題小聚活動，活動內容包含一起做簡單美味的料理活動、卡拉OK大賽、電影播映會等等，以輕鬆的交流活動增加居民離開居住單元一同參與的動機與意願。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後，再在活動中逐步的導入在地願景的想像，團隊便有機會能在社區內部辦理願景工作坊，期待能透過願景工作坊集思廣益，不只討論出大我社區空間的細部設計，也產出屬於大我社區合作住宅的自償機制以及運轉基金來源。中期的完成目標為社區內硬體初步改造完畢，並向外開始招募認同合作住宅機制的夥伴。

長期目標：

團隊想像的長期方案即為以合作住宅為依歸。我們期待在運作過程中，以社群意向性為前提、公共性為判準，實踐永續性的理念。在此架構下，我們期待能以居住為基礎繼續發展意向及合作的價值，將大我社區打造為一兼有居住功能，同時亦能實現韌性及永續特質的社區。

實習課 | 定國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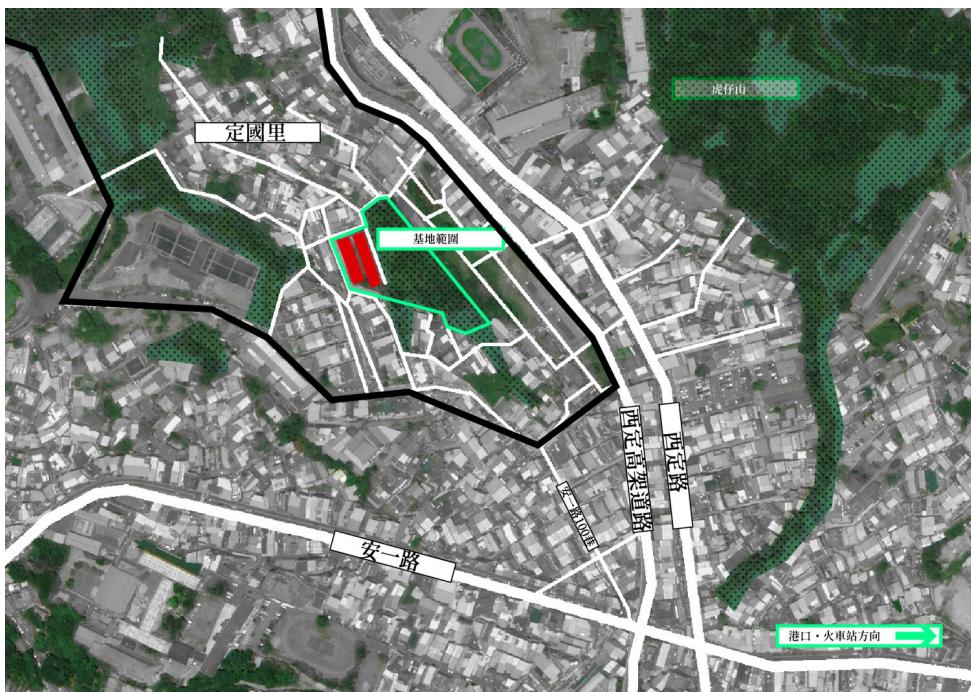
第六組—基隆定國街



指導教授：邱啟新
組員：黃智遠 陳韋綸 熊元培 高彤 廖珮璇 鄭智遠

編輯 | 秦沐涵 陳泓羽

基地簡介



有，定國警察宿

舍共為 2 棟兩

層樓之建築物，

共計 20 戶，總

樓地板面積共計

1,426 平方公尺。

目前仍有一住戶

居住，但因住戶

為高齡長者，且

進出皆須爬樓梯，

因此鮮少出門、日常所需仰

賴兒女幫忙。

定國警察宿舍：位於西定河邊之山城，與基隆明星山城—太平山城，隔著西定河分別在山頭相互對望。現定國警察宿舍位於住宅區，前方為一大片未開闢兒童遊樂場用地，再下方之空地則為住宅區，其皆為公有土地，土地權屬分別為基隆市警察局、基隆市政府與鐵路局所

▲基地位置



▲基地周邊機能

議題關懷

「看得見的山城，看不見的議題」

被排擠的地基隆住民：隨著大型公共建設完工以及捷運政策敲定，開始吸引不少有心人士，收購基隆的房屋，投入基隆的房地產市場，以及推動都市更新等，造成整體房價不斷上漲，讓真正住在基隆、在基隆生活的人漸漸受到排擠。





西定河及周邊環境的再利用：在參與安樂高中的基隆文史走讀和拜訪當地退休教師後，我們瞭解到河流能夠牽起地方集體記憶，並且作為校外延伸學習場域，然而因為居民使用習慣不佳與基礎設施建置不全（汙水未完全接管），以致目前水環境亟待改善。

品質不佳與低度使用的公共空間：隨著時間流轉，基隆各區得人口結構也產生改變，然而許多公共空間與服務仍停留在 30 年前，再加上氣候潮濕、低維管等因素，造成公共空間不好使用或低度使用，像是里民活動中心或公園遊戲場等，也因其主管單位—里辦公室、區公所能量有限，以致居民即使有心，也難通過重重難關參與討論及改善。



不動如山的閒置公有房地：經調查，基隆市光是「市有」閒置土地便有 284 筆（面積達 6 萬餘平方公尺），而市有閒置宿舍則有 251 戶。在長期閒置的狀態下，不僅淪為社區治安死角，也影響社區整體活力與發展。然而，目前市府無提供查詢平台，供市民取得閒置土地或建築相關資訊，也未擬定互惠共好的租用機制，供在地社區社群進行申請。

解開市府的結：現定國警察宿舍係由警察局管理，再利用並非其專業，加上每年僅有 100 多萬預算，難以充分進行修繕、維護，更別說開放使用，長期來看，閒置宿舍應先回到市府財產管理單位才有下一步可能。然而現基隆市政府財產管理單位—財政處在其本主義下，只有營收的概念，因此僅針對狀況良好的市有閒置空間採取標租，狀況尚可或不佳的空間則採取拆除或放著爛，並沒有思考短期開放再利用的可能。綜上，警察局閒置宿舍應先回到市府財政處手中，同時，財政處應轉作為平台角色，與其他局處合作，受理民間提案作對社區有益的事。



田野行動

Workshop02 基隆移住者指南



Workshop03 基隆折返跑，那些回基隆與離開基隆的人們

我討厭這裡不方便，
但也深深喜歡這樣的不方便與僻靜。

居民開講

在這裡，我是這樣生活的

定國里的三十年與五十年 甜蜜與辛苦的山城滋味

山城裡的童年記憶

華羅庚說：「我小時候的生活一直在定國里，童年時代的小學生活一直是在定國里。回憶起童年的時候，她說那時在定國沒有什麼兒童遊樂場，大家那時都在空地上玩球，打球，羽毛球是大家的最爱。打球的時候時間長，但這就是山城小孩獨特的童年回憶。

還記得以前社區內有兩家雜貨店，樓梯櫃檯的位置，只賣小零食，老闆是個很迷人的中年男人，常常送多送少，我們一個一個是在以前的宿舍旁邊，有賣雞蛋、雞肉等民生用品，還記得以前裡要拜拜時，媽媽就叫我到那裡採買。

希望不同族群的需求都能被看見

除了居民身份之外，小儀也是一位社工，也因為從許多家庭看來，受地形阻隔，加上爺爺奶奶行動不方便的關係，很少能夠見面，因此營造場景，以下的道路一路上遊逛，因此大家都喜歡在定國里城鎮道路，通常油路都很窄，因為城鎮也很快形成危險因子，希望未來改善一點。

社區環境能對長輩和孩子們更友善，有些長輩很久才採買一次平時就吃泡麵當午餐，令人擔心。



家族三代居於定國里

家族三代居於定國里

的景象，到

屈原阿嬌是在民國 57 年與擔任警察的先生，一起搬入新蓋好的警營宿舍，那時家家戶戶都在前院裡蓋大廈，連成一片，熱鬧的景象，到現在都還記憶猶新。三個月才有電，過了半年才終於有了自來水。

回想起那段日子，阿嬌卻不覺得辛苦，反而認為那是人生中覺得最幸福的日子，那時的他常常會覺得是警察宿舍裡的大好事了，這原因因為孩子們在此生活也更安全，能夠走路上學，就到附近的國小讀書，下課後在家門旁的空地就能玩彈球，為爭取下來，也不擔心安全的問題。

一家之後搬到別處租住，那時家家戶戶都在前院裡蓋大廈，連成一片，熱鬧的景象，到現在都還記憶猶新。

這座竹林以前沒那麼茂密，站在這裡就能看見山
我以前常常站在這，覺得住在這裡真的很幸福

也要堅強過下去

第一戶搬進警察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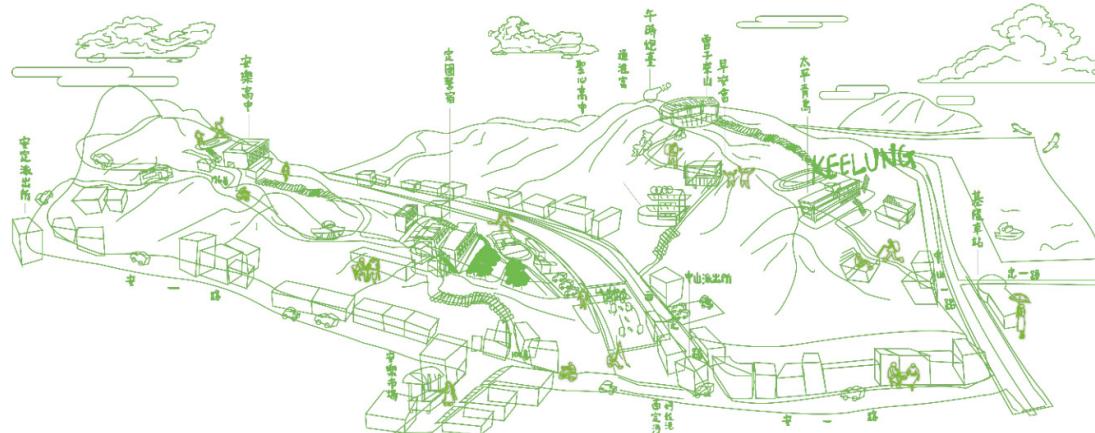
第一戶搬進來
也是最後一戶留

一個人的日子
也要堅強過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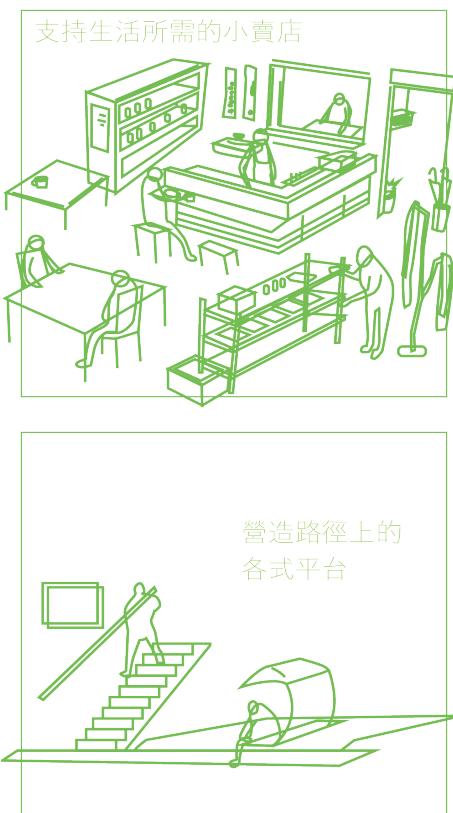
說的話有人願意說真

▲報紙居民開講

未來願景



▲合作山城意象圖



後續行動



一、居住指南：實踐山城生活
指南會附有合作山城網站 QR code 連結。

二、基隆游擊戰：連結在地社群

把《居住指南：實踐山城生活》放於定國山城之中，讓居民閱覽，向潛在的山城居民宣傳山城生活理念。



▲定國山城規劃圖

三、合作社的成立行動

將合作山城指南套用於定國山城後，我們重新思考定國山城的空間規劃，考量地形限制，停車與聯外交通不便，因此首重調整動線系統，於入口設置停車場，形成汽車攔截圈，同時，為建置高林友善的交通方式，在山上與山下公有空間建置節點，以單人纜車串聯，輔以山下的公車接駁站，提升山城社區交通可及性，創造明確就醫與救災動線。另外，因兩處節點使用度高，賦予兩處節點有社區服務之功，包含長者關懷的社會方案、資訊交流版與簡易機車維修站等，並訂有長期營運租約，以立永續經營。

至於藍綠系統部分，藍帶：建議沿西定河，建立導覽解說系統，再現過往河川記憶，同時將既有高架橋轉作水岸高架走廊，輔以公共腳踏車租借站，創造舒服的水岸生活；綠帶：考量山城聚落密集且深受地形分隔，產生出多個社區生活範圍，因此建議不同生活範圍應提供一定面積開放空間，因應防災避難需求，並配合不同生活範圍使用需要，複合不同機能，如社區菜園等。此外，定國山城難得有一大片公有、未開闢兒童遊樂場用地，可作為冒險性高的遊戲場，填補大朋友不足的遊戲空間。

最終，要帶動地區活化或展開社區合作，仍應有一定比例品質不錯的居住空間，以及能滿足生活所需之小店，因此建議長期在下方其餘空地建置住商混合空間，供青年或意象者居住於此，為定國山城帶來新的活力。

實驗精神：

光復新村如何以合作 住宅設計工作營重塑 未來願景

◎ 撰文 賴櫻文

以光復新村為基地的合作互助好生活—不只是居住設計工作營是一項大膽且創新的實驗性活動企劃，不僅是主題本身也包括整個工作營形式都在暑期三個月間一路顛坡，謹慎摸索出自己的方向。這次的工作營對於不同的利益關係人都是階段性的成果，因此也希望可以為後來者留下可以參考之工作營紀錄。

從中興新村到光復新村的再起

工作營的開端主要來自於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110 年度全學年的規劃實習課程。該年度實習主題為合作住宅，修課同學總共分為六組以各自不同條件之基地進行合作住宅的規劃設計，多數的基地位於北部都市中心與都市的邊陲地帶，不過有個基地比較特別位於中部的非都市地區名為中興新村之國有宿舍群。該組別的規劃成果凸顯一項事實以及背後忽略的問題，也就是以北北基生活圈尤其是當中都市地區作為居住議題的環境條件預設，顯然忽略了居住需求的普遍性乃至於跟城鄉差距產生對話的可能，也限制合作住宅的多元可能想像。因此居住需求與合作住宅種種議題不應只限定在都市地區的預設當中。同樣都是台灣省政府的機關宿舍群，同樣在戰後現代化新市鎮引入的脈絡當中，中興新村與光復新村有若干相似之處。從中興經驗進而拓展到光復新村，在行動網絡的交織下光復新村展開的多元議題匯集成為此次的實驗性活動企劃。

以台中光復新村省府宿舍為基地，打造合作住宅，作為回應居住正義、閒置空間再利用，以及地方創生等議題

08.15 MON ▶ 08.28 SUN

合作互住好生活

不只是居住設計工作營

活動地點 光復新村、台中社創基地

活動時間 線上活動 8/15-8/25 晚上
(共計12小時之課程與工作坊)
實體活動 8/20-8/21、8/26-8/28 (共計5天)

報名方式 7/15(五)前線上報名(人限10人)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8/15	18:30-21:30	工作營與課程介紹、合作住宅專題演講、原始田園城市規劃演講	線上會議
8/17	18:30-21:30	課程 合作社/合作經濟演講	線上會議
8/19	18:30-21:30	課程 住宅合作社 財政與法規制度	線上會議
8/20	09:00-10:00	簡介/開場演講 光復新村田園城市的新時代轉適	光復新村
	10:20-14:30	走讀光復新村	光復新村
	14:30-16:30	確定各組規劃設計基地、描繪宿舍空間	光復新村
8/21	09:00-13:00	工作坊 入住機制及經營模式、住居私領域與公共共享空間規劃	光復新村
	14:00-17:00	走讀中興新村(自由參加)	中興新村
8/24	18:30-21:30	工作坊 光復新村聚落創生的入住機制及經營模式	線上會議
8/26	09:00-11:00	簡介/開場 合作住宅模式語彙、合作住宅的生活劇本建構	光復新村
	12:30-17:00	基地範圍內的整體規劃、案例彙整分析 合作住宅的社會計畫、經濟計畫、及生態計畫	光復新村
8/27	08:30-11:30	共享空間的設定、營運模式、計畫書擬定	光復新村
	12:30-16:30	住宅周邊環境規劃設計定案、製圖、模型/3D、合作住宅內部平面配置	光復新村
8/28	14:00-16:30	成果簡報與分享	光復新村
9/18	09:30-17:00	共住願景工作坊 合作互住好生活不只是居住設計工作營成果發表	台中社創基地
10/22	09:20-17:00	合作論壇 參加公有資產活化如何體現住宅合作社民主治理會談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

▲工作營海報 來源 | 賴櫻文

指導單位 |  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The Cooperative & Civil Associations Preparatory Office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National Changhua Living Art Center



臺中市政府 | 社會局
Social Affairs Bureau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贊助單位 | 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許榮江建築師事務所

主辦單位 | 台中市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社團法人臺灣花園城市發展協會、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活動來自多元交織的行動網絡

指明清楚本次企劃的行動者及其意向雖然複雜卻實屬必要。這也凸顯本次活動的多元也難能可貴的組成。因為活動本身其實有賴參與的行動者能以豐富的社會組織經驗給予各種資源支持，也有賴在地夥伴所建立的在地社群網絡號召更多物與人進入行動。

作為實質倡議與參與行動推廣合作住宅的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下稱 OURS），以及台大城鄉所的師生，雖然主要活動都在北部，但本次活動依然以輔導且實際工作人員的角色參與本次工作營。OURS 近來提出的合作住宅模式，其中之一即是公有建物的活化再利用，尤其是大量早期的眷村與宿舍聚落，是否有機會回歸居住使用，而成為合作住宅的一種可能。台中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下稱友宅社）是工作營主要的在地夥伴之一，受 OURS 啟發而成立的友宅社，一直持續運作尋找合作住宅實踐的可能，但由於合作住宅發展的外在條件不成熟，實踐的進程停滯不前遇到困難，也因此本次活動是進一步的實驗性嘗試。另一個重要的在地夥伴為花園城市發展協會（以下稱花園協會）從 2009 年前後開始光復新村的文化保存行動，並在登錄文化資產後達到突破性成功，也促成後續台中市接管而成為現今看到青創基地與 NGO 會議中心等活化。然而近年則因為社會聲量漸失但仍然有高達 200 多戶的閒置宿舍還未處理而遇到瓶頸。居住或者住宿類型的活化也一直是花園協會想要看到的願景，因此本工作營同樣是花園協會的未來探索。

議題界定：公有聚落、文化資產、合作住宅

由此可見，工作營其實由不同行動者合作打造，彼此之間有匯集的共識卻來自於不同的議題處理再進行的協商與設定。這些議題實際上包括：

- 可能作為居住需求提供的第三條道路，合作住宅的可能性，包含國有宿舍等公有資產有無可能轉為公私協力之合作住宅。
- 而居住議題倡議的現場有無可能跳脫原本的都市脈絡，以非都市地區的聚落基地為題討論住宅之公共性。
- 量體規模如今都十分龐大且坐落於各個地區的聚落型文化資產又是否能調和公共性與文資修復再利用的潛力，跳脫文創園區或博物館的窠臼，達到多方互利。
- 最後仍要回到光復新村身上，究竟原本作為戰後現代新市鎮典範的住宅聚落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可能回歸到居住使用？

時而線上時而線下的疫情期間新玩法

整個工作營結構安排大致上前後銜接由友宅社或是 OURS 主辦的系列活動，活動伊始是友宅社以聚落型文資再利用為主題的線上座談，接著是友宅社成員的願景工作坊，此工作坊的重點在於示範性展現合作住宅當中的參與式規劃，並有具體產出可以讓工作營學員參考。緊接著有三場密集安排在同一個周間的線上課程，每堂課都是一個主題的兩方對話，依序是合作經濟與住宅合作社的基礎概念與台灣困境、合作住宅簡介到國內外公有資產以居住形式再利用案例比較，最後則是田園城市到新市鎮在台灣的發展脈絡以及與現今住宅政策的對話。每一場課程都是為了建立學員的基礎知識，並對於上述工作營議題產生足夠的了解。實際上除了線上課程，我們也利用 Googlesite 製作工作營的課程網站，裡面依照主題式分頁提供學員已經整理過的各種資料，例如田園城市、合作住宅、光復新村與中興新村。建立課程網站除了可以讓學員預習以外也是用極低成本先為工作營留下足以公開的紀錄。我們也使用 Discord 創造網路上的社群，期待透過網路空間的跨域互動為工作營的實體操作暖身。



由於現今社會遭遇不同以往的課題，包括氣候變遷、人口衰減、新興流行病以至於持續惡化的都市集中與擴張到居住正義等議題都是以前未遭遇或說還未如此嚴峻的情況。這顯示出過往的一套應對策略已經難以應付更為複雜的新課題。如同現在的2022年，後疫情時代的城市治理者與規劃專業者發現，需要不同於柯比意式的現代理性規畫的另一種城市模型來因應。所以「田園城市」的概念，如今又以不同或改良的方式被重提，像是緊縮城市、15分鐘城市、生態城市等。而諸多理論已指出，專業與分科難以處理持續混雜拼裝的現實情況。新生代有賴從知識論上更理解自然社會拼裝體的多重樣貌。在實踐上可以兼採由下而上，由上而下，跨領域且對話式的規劃策略。但這就仰賴新的專業者面對己身不足，抱持開放態度持續與其他專業者交流。本計畫的使命即是揭露多重的社會問題，並提供交流平台使新生代能夠從中交流學習。

基於上述所提到的台灣新課題，以及對於新生代的期待。一個具實驗性且大膽開創的設計工作營勢在必行，這不僅是面對未來課題所必然要做的嘗試，同時也呼應戰後第一代懷抱理想並推進現代化工程的專業者們。然而時代背景畢竟不同，不僅台灣學子對於田園城市相對陌生（不論從規畫專業傳承的角度，或是對於理論背景的理解），如今的社會分化多元且複雜，跨領域合作已經是本世代邁向

① ▲為了建立有關於工作營理念的先備知識而開設的課程網站，除了資料連結整理以外，也有定期的活動更新
來源 | 工作營團隊



▲網站二維碼

(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garden-city-cohousing/>)

工作營利用八月底的兩個周末進行實體操作，既然確定了線上輔助實體的工作營模式，也就盡量把實體操作的時間安排在周末進行，讓研究生乃至於社會人士都更有機會參與工作營。第一個周末活動目的主要是以實體的方式認識基地。包括安排以自身為軸度感知空間的走讀，以及由花園協會協助的光復新村導覽。相對於導覽，走讀強調的是以自身感官體會空間，以及當中的物件，進行度量與紀錄，最後繪製地圖（mental mapping）。以兩種不同的基地調查活動讓學員可以充分掌握基地現況。此外第一周末也有安排中興新村的導覽，目的是透過脈絡相似但略有不同的兩個宿舍群比較同時彌補光復新村可能缺乏的內容。

第二個周末就正式進入到規劃操作的部分，大約在這時候各個小組的組帶老師角色就越顯重要。一路上操作的過程當中其實組帶老師也受邀自不同的背景，老師們也很需要有共識以決定規劃的階段性成果應該怎麼呈現。可以說組帶老師在工作營後期扮演核心領導的角色。第二個周末的三天我們安

排三場的討論分享。第一場在第一天早上讓各組學員可以先簡報工作營至今的進度感想。這是為了讓各組開始有團體合作的經驗（之前都還主要是線上且個人的運作），也為了收斂之前的調查結果跟聚焦規畫主題。第二場在第二天下午，目標是讓學員能夠展現初步的規畫結果與其他組進行交流。如果說有大方向要修改也還算來得及。最後就是第三天的下午，屬於工作營的成果發表。不過實際上並非最終的發表，因為接續後來的系列活動，在工作營結束三周之後有一個較正式的公開發表，結合座談成為一天的工作坊。公開發表意味著邀請更多可能的利益關係人參加，捲動更多行動者構成網絡，成為一場更為真實的社會行動。



▲組帶老師聆聽學員解釋創作的 collective mapping
來源 | 工作營團隊



結論：再一次實驗創新為了理想

在非常有限的操作時間後，學員們提出了令人驚豔的規劃成果。尤其在於不同組別之間的彼此連貫。三組都針對不同的規劃面向深入發展，整體呈現具有時間性，階段推進並建立在扎實調查之下的社區介入策略，最終導向合作住宅的活化再利用規劃（圖五）。以此來看，相信所有參與在這次行動的夥伴都收穫許多，不過以工作營本身當然還有許多值得檢討改進的地方。首先由於合作住宅成立的基礎包含意向性社群（intentional community），因此在未來的使用者需求最好要有具體的生活劇本才

能有符合實際的規劃設計。在前期的調查與定位上其實要花上許多時間討論。而作為規劃者，抑或是未來住戶，還是說未來住戶另有其人這樣的問題不論是在台大城鄉所的實習還是這次的工作營都可以見到。根本原因可能還是在於台灣的合作住宅社群太少，住宅作為消費產品的思維根深蒂固。我們難以短時間去理解這樣激進且以共住為出發的團體會是甚麼樣子？

▼ 學員最後一晚在旅館連夜趕工模型，助教們一同幫忙 來源 | 工作營團隊





▲最後發表外評董老師針對報告回饋 來源 | 工作營團隊

其次平心而論，本次工作營採用的 Googlesite 以及 Discord 都是優異且低成本的網路空間服務（甚至可以說基本免費且相當容易上手的！）卻依然面對數位落差以及網路使用者習慣等問題。而且現今各種軟體社群分眾的情況相當極端，不同軟體宛如不同世界，組帶老師、工作團隊、學員（內部也有世代差異）彼此同在稱作雲端的網路世界中遊走卻又積極劃界。唯有在身體落地的那一刻，才可說是百分之百的互動。這使得第一個周末活動見面以前的成效其實非常不確定。線上互動的流暢可能需要更長久且更有默契的使用經驗。

最後，雖然工作營已經告一段落但合作住宅的實踐仍然有長遠的路要走，本次活動正如一開頭所說從活動本身以致主題內容都充滿實驗精神，也正如霧峰坑口的歷史過程，走過坑口農事自治村、光復新村、九年一貫試辦等等實驗開創性計畫，期待在本次的工作營嘗試之後，光復新村真的有機會成為公有資產再利用合作住宅的實驗場域，承先啟後為中部地區乃至全台的住宅政策作出典範。



▲最後發表外評董老師針對報告回饋 來源 | 工作營團隊



陳亮全

◎ 訪談整理 林佳蒨

▲ 陳亮全老師與城鄉通訊 供圖 | 榮嘉蕾

Q：老師退休之後都在做些什麼呢？

看您經常還在開會，好像還是很忙的樣子。

A：我好像沒有退休的樣子（笑），但是說忙也不忙，比起以前，事情已經少了許多。現在大部分時間都在開會，例如行政院災害防救會報，或是專家諮詢會，現在沒辦法像以前一樣一頭栽進去，可以做的就是專注於思考問題，然後給予中央或地方防災的建議。我現在每兩年也會回城鄉所開一次課，但是感興趣的學生好像不多，所以正在思考怎麼調整課程。最近也和中研院的林宗弘老師一起編了一本書，討論 921 震災過後的風險與韌性，我負責寫災防制度的改善部分，在學術和社會意義上是有些價值的。我退休後的這幾年做了一些過去做過的事情的整理，以前太忙了，都沒時間好好整理。

Q：老師擔任過很多防災計畫的主持人和 NCDR 的主任，

在這些職位上都做了些什麼，遇到過什麼樣的困難？

A：那陣子每天都非常忙碌，當時防救災的相關科研已經在進行，但相關「制度」還沒有很健全，所以我協助推動《災害防救法》的立法，在那之後，制度面才終於慢慢被建立起來。我當時也希望可以把防災科研納進制度的體系裡，這就是之後依法成立的 NCDR。NCDR 不是實務單位，而是科研單位，不過雖然做研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將研究結果落實，所以我們也會協助實務單位建立各單位相應的科研成果應用，以及緊急應變制度的建立等。

老師的小檔案

陳亮全老師 2014 年從城鄉所退休，曾經擔任過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的主持人、共同主持人，以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下稱 NCDR）主任，是台灣推動《災害防救法》的重要人物。這次城鄉通訊團隊以老師的退休生活及實務分享為訪談主軸，邀請亮全老師和我們聊聊他的人生經驗。

Q：規劃和防災都很需要跨領域的合作，老師是如何具備這樣的能力的？

A：災害防救的確是一件非常跨域的事情。所謂跨域，包含跨領域、跨實務 / 科研、跨中央 / 地方、跨部會，這和城鄉所的規劃專業很類似。規劃本身就是協調以及整合的過程。至於我是怎麼樣具備這樣能力的？我每次都會開玩笑地說，就是因為最沒有專業，所以才有辦法遊走在各個領域之間吧！但認真說的話，我想應該是經驗累積出來的。

Q：老師可以分享一些您在日本的經驗嗎？是在日本就接觸到社區營造的嗎？

A：我在 1972 年就去了日本，一直到 1986 年才回台灣，總共在日本待了 14 年。當時我還不太會日文，現在回想那時候的自己真的很勇敢。我在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院的研究室不是做傳統的都市計畫，比較像都市空間設計。我的老師吉阪隆正，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學者也是名建築師，他當時提倡很多理念，例如做設計的時候要有「參與」。他提出「不連續統一體」的概念，意思是各個人事物都有其個性，但當它們串聯、整合起來時，就會有其統一性，且能發光發亮。我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學習「整合」這件事情。

當時我們做了很多田野，也可以說是現在流行的「走讀」，老師告訴我們研究要用「腳」做出來。日本的社區參與和台灣後來提出的社區總體營造的背景不太一樣，日本是從空間切入，類似於台灣所說的社區設計和地區性環境改善計畫，這需要社區民眾的參與。也因為有這樣的經驗，所以 1994 年我們能夠協助文建會主委—陳其南推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當時一起投入的有曾旭正、陳志梧、黃瑞茂等人，曾旭正和陳志梧主要協助地方文化空間、設施的營造，我和黃瑞茂則協助制度面的建立。



Q：老師認為最近在推動的「地方創生」和「社區營造」有何不同嗎？又有哪些部分是現在需要改進的呢？

A：我認為地方創生是社區營造的延伸，只是在不同時代、不同地點會有不同的重點或議題。其實不需要用新的名稱來包裝一樣的事情，這兩者有其路徑依賴，並不是完全新的東西。台灣這幾年推出太多相關的

政策，但基本上的精神是一樣的，不論社區營造、地方創生，或是農村再生，在社區裡面，主體都是社區居民。社區是一個共同體，「營」是軟體經營，「造」是硬體建造，一群人在一個地方生活，就會碰到很多軟硬體的問題，所以需要大家一起參與公共事務、提出解決方法、共同行動，總目標是讓台灣成為自覺的公民社會，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人的培育。

Q：老師退休後還持續投入在防

災界的工作上，是怎麼保持對研究和工作的熱情？有什麼特別的信念嗎？

A：我也很希望可以遊山玩水（笑），不過說起來可能和我的個性有關吧，有人來找你，就表示希望你還可以給他們一點意見。台灣社會似乎會向年輕一代灌輸「孟母三遷」的想法，但這卻是問題所在；因為可能造成我們總是認為，如果原本的地方不好，那趕快搬走會是最好的辦法，甚至選擇出國遠離，而不是去面對問題。在日本學習時我有強烈的體會：日本人是如果住到某處，就會把那個地方當作自己的家，不好的時候就努力去改善，這樣那個地方就會好轉起來。

▼ 陳亮全老師獲頒 2015 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與家人留影
圖片來源 | 台大杜風電子報 161 期焦點人物



Q：是不是因為台灣人對於自己所住的地方少了一種認同感？

A：沒錯，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當初社區營造會一直強調「參與」，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認同自己所在的地方，進而去改善，社造本身就有這樣的意義。我覺得規劃者只是催化者（facilitator），主體依然是當地居民，必須讓他們有意識的翻轉。日文有一句話說：「すめばみやこ」意思是如果你住在那裡，那就是好的地方，這就有「認同」的意涵。

Q：老師參與過非常多的田野行動，有沒有令您印象最深刻的田野經驗呢？

A：我想應該是福林社區吧，當時大家還不知道什麼是參與，我們是第一波推動社區參與的團隊，也因為有福林社區的經驗，才有機會協助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制度的建立。福林社區是都市型社區，和農村不一樣，農村的社會關係比較緊密，而都市則是大家從外地遷移進來，在人際關係方面較為鬆散，所以當時我們努力讓居民動起來，讓他們願意來參與社區事務。當時台灣還沒有社區營造的論述，所以要想辦法讓大家去認識自己的環境，並且可以共同討論環境的問題，現在聽起來很平常的事情，在當時都是很新的概念。那邊原本沒有特定的議



▲ 陳亮全老師近照 供圖 | 榮嘉菖

題，我們必須開始尋找議題。那時候剛好雙溪的河岸要做堤防整治和河濱公園，我們就利用這個當作議題，讓大家可以來關心自己所住的地方，從硬體面讓社區開始互動，後來才進一步討論社區的軟體面，大家一起思考如何讓社區居民能夠認同自己的社區。

Q：以老師過往經驗，您對於台灣規劃 / 防災的學界及實務界有何批判？

A：城鄉規劃很重要，但是台灣以往認為這是做工程的人的事情，不過社會學領域的人最近也開始想參與。防災不止是水利工程、地震工程的事。防災的面向很廣，應該從災害及其災損開始。對於災害認知，就需要社會學的角度。另外，台灣的規劃界對這塊一直沒有重視，這就是問題。我現在很擔心目前推動的國土計畫一出來會是個災難，因為我們做國土計畫沒有考慮到未來的氣候變遷及其可能引發的問題。從規劃上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探討，不應該全部丟給工程部門。

Q：所以老師覺得從規劃的面向上來看，台灣可以怎麼做？

A：在使用土地之前就要先考量那個地方是否適宜開發，都市不能過密。都市如果太密集，在未來面臨氣候變遷時，就會出現各種問題，所以在規劃的時候先要考慮到「安全」。WHO 曾提出居住環境的四要素：安全、健康、便利、舒適，但台灣好像一直著重在後兩者，而忽略了前兩者。現在的都計制度或方法都是鼓勵開發，都更一直放寬容積獎勵，建商蓋很多房子，但並沒有讓需要房子的人得到房子，反而

是養成了很多資本家累積財富，也使公共利益變成了私人利益，這是嚴重的問題，但是台灣的規劃界並沒有處理這些議題，所以需要有一些人針對制度面深入討論，去解決台灣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Q：老師對於現在的學生有什麼想法或建議嗎？

A：做規劃的人不能一直只談空間，要重視其中的人、要談系統之間相互的關係，不能只做單一專業，最重要的是學會尊重別的專業，去了解其他人在想什麼。我覺得可惜的是，在城鄉所很多建築系或都計系背景的學生會容易被社會學背景的同學批判、挑戰，因為他們比較不會表達和論述，學習也較狹窄，所以這些建築或空間規劃背景的同學常常變成畫圖的工具人，所以我想一方面規劃專業要加寬加深學習領域，另一方面，我會希望專業領域的同學也可以放寬心胸去了解不同專業背景同學的思考和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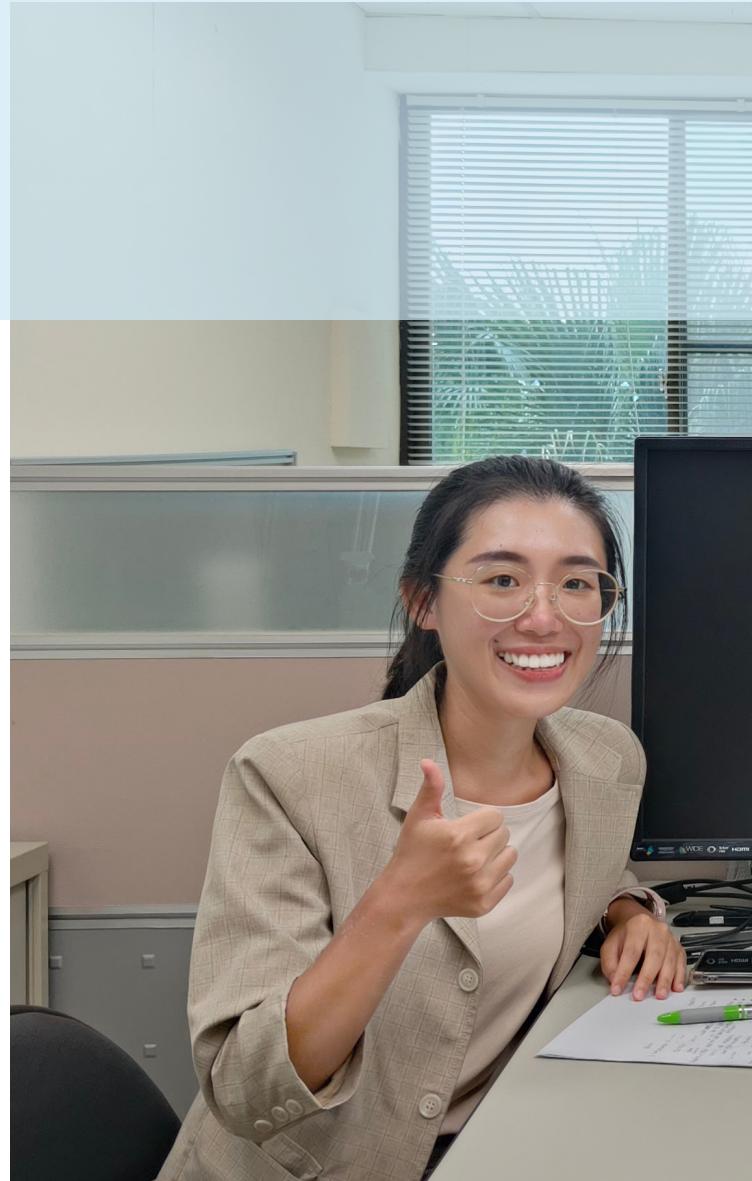
最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聽多看，自己走出去放大視野。我在學校期間建立了城鄉所和早稻田大學的雙聯學位計畫，那是非常好的制度，可以用臺大的學費去日本唸書，還可以在三年內完成兩本論文、拿到兩個碩士學位。所以我鼓勵對日文有一點能力的同學去申請，這是很好的機會和福利，希望大家多多爭取。

林楨家

◎ 訪談整理 林佳蒨



林楨家老師是地理系的資深教授，從2000年開始教書至今，前後在長榮大學管理學院、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及臺大地理系三個系所任教，教學資歷超過20年。林老師大學的背景是都市計劃，後來碩、博士班則專攻交通運輸，也因此後來的研究方向便以土地使用和交通運輸之間的互動關係作為主軸。楨家老師從以前單純討論土地使用對傳統運輸系統的影響關係，到後來到台大任教後，接觸到城鄉所及地理系其他關心社會事務的教授，在互動中，也啟發老師不一樣的研究方向，於是楨家老師有了新的研究方向——運輸建設帶來的縉紳化以及共享運具。



老師的小檔案

現職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教授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學士

專長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運輸地理、運輸與社會

網站 運輸與社會研究室 <https://sites.google.com/view/jenjialin/home>



▲ 林楨家老師與城鄉通訊 供圖 | 榮嘉蕾

運輸建設帶來的人口 / 商業縉紳化

縉紳化原先是討論人口階層的提升和置換，簡單來說就是窮人轉變成有錢人，但造成這個轉變的原因有很多，老師說他最近幾年發現造成這個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運輸」，尤其是「運輸建設」。因為運輸建設會資本化，也就是某個地方的租隙 (rent gap) 會增加。租隙的產生會帶來土地開發，接著會吸引有錢人住進來，而本來居住在當地的人在無法支付成本的窘境下，只好被迫離開。老師從這幾年的研究發現，讓這件事情發生的兇手之一是「台北捷運」。這件事情不一定不好，它是一個城市在累積資本和發展經濟的過程，但如果沒有被妥善處理，就會出現社會排除。楨家老師說自己是因為年紀漸長，對社會正義的事情變得更加在意，也因此從 2015 年到現在，開始做相關研究。從熟悉的台北開始，分析台北捷運 17 年來的資料，以及這幾十幾年之間所發生的變化。研究過後，老師發現台北捷運真的造成縉紳化，所以進一步繼續探索商業縉紳化，也就是捷運所帶來的商業活動改變，從當地居民擁有的低價商店，轉變成連鎖業者、大財團擁有的高價商店。後來有段時間楨家老師到東京進行訪問研究，做了東京的地鐵縉紳化現象研究。近期也正在著手吉隆坡的相關研究。台北、東京和吉隆坡是三種不同發展層次的城市，東京有最長的歷史，台北和吉隆坡的捷運歷史差異不大，但兩者文化、經濟背景不一樣，所以在比較這兩個城市也發現

吉隆坡和台北其實還是仍有差異。上述的研究，除了吉隆坡的研究還在投稿中以外，其他研究都已出版國際期刊。

共享運具：從 bike sharing、 scooter sharing 再到 automated sharing

除運輸建設縉紳化議題以外，楨家老師近期也投入共享運具的研究。因為老師來到臺大的時間點上正好有很多事情巧合發生，像 YouBike 開始在台北試辦、臺大校內也開始建置校內 YouBike 系統，這些都讓老師對共享運具感到非常有興趣。共享運具和傳統運輸工具不同，所以教科書上對於傳統公車、捷運、汽車的旅運行為和需求的知識很難完整解釋共享運具的使用，因此老師開始嘗試討論共享運具。

訪談時，老師回憶當年：「在當時取得資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那時的 YouBike 數據資料都尚未公開」。因此他只好憑藉著自己身為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的身分，大膽去向相關部門索取 YouBike 相關租借資料，結果卻以被拒絕收場。那時也無法以發公文的形式申請，所以當初要取得 YouBike 資料，只能自己做調查。不過現在資料都已經公開于網路，可以直接查詢，資料量也十分充足，所以老師依然在持續研究。隨著時代的發展，他的研究對象現已從共享單車 (bike sharing) 擴展到共享機車 (scooter sharing) 。



▲城鄉所研究生口試照（右二：謝澤星研究生） 供圖 | 林楨家

共享運具能夠改變很多事情，不只是環境上有影響，對於經濟、社會正義也有影響。讓原本買不起機車的人，現在可以用到機車。共享運具提升了支付能力較低的人的移動力，在經濟上的影響則是使汽機車和單車的購買率下降。以 YouBike 為例，老師提到現在很多小型單車公司，或者賣單車的店家生意每況愈下，因為大家開始逐漸不買車了。臺大的總務處紀錄校內這兩年的新生腳踏車登記數，最近一次的數據又下降 10% 以上。

針對共享運具未來的發展性，老師肯定的說會有發展。共享運具在以前就有，只是現代的共享運具運用 ICT 技術讓它更方便且成本更低，更接近即門（door to door）的服務，所以現代共享運輸才有較大的改變。那未來呢？猜測下一步是會讓 sharing mobility 轉變 成 automated sharing mobility，也就是自駕車被納進這個系統，好處是不會開車的人它也可以使用交通工具。過去的共享單車、共享機車如果不會騎車的

就無法使用，所以存在「社會排除」的問題，但自駕車工具可以讓不會開車的人也可以使用，而且也能夠解決偏鄉運輸問題。在偏鄉大眾運輸由於使用者很少因此大多經營不善，傳統的大眾運輸無法經營這種路線，此時自駕車的共享運具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共享運具的下一步可能會希望在五年或十年內，能有這樣的行為或服務出現。不論如何，共享運具都會按照社會的需要以及技術發展有進一步的演化。

收穫滿滿的田野—東京訪問 研究經驗談

仔細回想，在疫情前我們去東京，大多數人應該都是以觀光為目的。但楨家老師是去東京做較長時間（100天）的訪問研究，實際生活在那裡，食衣住行和當地人一樣，因此體會也會和當觀光客時完全不同。「我甚至有時候覺得我自己是東京人！」老師在訪談時這麼跟我們說的。在研究的過程中，他對於這個城市的了解更加透徹。而他也驚覺，相較而言曾經以觀光客的身份到訪東京時，似乎只了解到這個城市的表面。訪談東京學者是這趟旅程最重要的目的，在前往東京之前，老師收集了東京的縉紳化相關研究文獻，去到東京時，就帶著自己了解的內容和提問去和學者訪談，東京學者們也很高興有外國學者來和他們討論自己的文獻。在經歷一連串的訪談和討論之後，楨家老師所獲得的最大收穫有兩個：



▲楨家老師與屋井鉄雄教授（前右三）研究室成員

供圖 | 林楨家

1. 東京都發生縉紳化現象的背景脈絡

東京的都心回歸歷史經驗和1990年代泡沫經濟有關，也一直影響到今天。日本經濟從那時出現很大的變化，也影響了都市更新，日本的都市發展也是因應這個變化，而這也和「地鐵」有著密切關係。這個背景脈絡是一般的外國學者很難得知的，所以老師很大的收穫是，他終於知道東京縉紳化現象背後的故事是如何發生的。



2. 了解取得資料的管道和方法

日本學者對待訪客相當友善，透過那些東京學者、老師的口中，他們會告訴你應該去哪裡找資料，所以老師經常自己一個人去觀光客絕對不會去的地方，例如總務省統計局，那裡是政府機關，因此戒備深嚴，但老師表明了自己是台灣來的學者，他們也都盡可能地協助。楨家老師當時所做的研究需要從1970年以後的普查資料，這類早期且不會在網路上公開的資料，如果沒有在那個地

方深入田野，和其他人接觸，不斷地去挖掘，進而了解更多訊息，是不可能找到這些資料的。

總而言之，不論是深入了解背景脈絡或是取得研究資料，都是需要在一個地方一段時間才能夠實現的。老師也提到，他在過去並沒有類似經驗，這是他第一次用訪談的方式去找到訊息。東京的田野經驗也讓楨家老師對於研究的做法有了重新的認識。只可惜從東京回來以後，疫情就爆發了，原本滿心期待下一階段要前往吉隆坡做同樣的訪問研究，但受疫情所困而無法前往，只好拜託當地學者協助找資料。老師認為相比東京的研究，吉隆坡的研究成果遜色許多，因為在吉隆坡的研究中，缺少長期的田野研究，而無法寫到更深入的內容。老師從自身的經驗告訴我們，田野經驗在研究中是很重要的過程。

量性研究 vs. 質性研究

城鄉通訊團隊：「老師認為質性研究與量性研究有什麼不同？」

老師：「我只做過量性研究，所以我還真講不出來。」

楨家老師專注於量性研究，並沒有做過質性研究。老師唯一做過的質性研究就是指導城鄉所一位學生的論文，整個過程老師也在持續學習。也許需要有一個同時在質性與量性都做過深入研究，且有足夠經驗和體會的人，才能夠講出這兩者的箇中奧妙。如果

只做其中一種，就算講了也可能不是正確資訊。不過老師也提到，他認為這兩種手法在現在的研究當中，越來越趨向混和，例如做量性研究的人，可能會在過程中的某些步驟用質性的手法去完成。

想做量性研究要先具備的兩個條件

雖然城鄉所大多數學生的論文會以質性研究為主，但依然會有少數學生會希望做量性研究。因此團隊也透過這次訪談詢問楨家老師認為城鄉所學生若想做量性研究，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老師談到要做量性研究之前，需要先考慮兩件事，才能進一步評估要做什麼樣的量性研究。

1. 做量性研究是因為討厭做質性研究，還是因為喜歡做量性研究？

「這兩個有差別。我以前帶過的學生裡面，我發現有人是不喜歡質性研究，所以選擇做量性研究，這種的表現都不會好。」

2. 大學時就要有具備量性分析的基礎工具和知識，例如：統計、微積分。

「因為研究所會需要更高階的研究方法，需要很多大學部的基礎課程，否則這些高階的方法沒辦法運作。」

城鄉所學生像坦克車，自己會前進

從過去接觸過的城鄉所學生及教學經驗當中，楨家老師發現城鄉所的學生很有自主性，像一輛自己會前進的坦克車，不用每天盯進度，分析方法也都會自己去學習。不過老師也發現，城鄉所的學生似乎都有很多規劃，修業時間通常不會在二年內完成。因為老師歷來的學生大多是兩年畢業，而這幾年指導的城鄉所學生不斷創下研究室的修業紀錄。不過老師也強調，不是因為我們論文做得慢，而是因為自己有很多規劃，想去做很多事情。

研究是件愉快的事，打破牆壁，找到 A plus！

「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很苦命的人，從大學畢業一直工作到現在，中間完全沒有停過。就連當兵的時候，我工作到入伍前一天，退伍當天就拎著包包回去工作。」

楨家老師從 1990 年就開始工作，沒有一天停歇，至今已有 32 個年頭。這中間有 20 幾年在做學術研究，同一件事情做 20 幾年而不感到倦怠，那應該是這件事情是很愉快的。老師認為在做論文的過程中是有趣的，因為自己完全不會知道最後的結果會是什麼，有可能花了很多功夫分析，但結果它是失敗的。本來預期結果是 A，但做出來是沒有價值的 B，但是也有可能會找到 A，甚

至找到 A plus。至於愛不愛自己的研究問題，老師談到，當在遇到困難時，就會知道自己愛不愛這個問題。做研究一定會撞牆，有時候不只撞一面牆，有時候會連續撞好幾面牆，但當撞牆時，如果不愛這個問題，可能就會

放棄了。反之，如果真的很愛這個問題，且喜歡做研究，那麼你會想方設法地把牆打掉。老師也分享了自己的經驗，如果發生這個狀況，那麼可以有信心地說這是我喜歡的題目。



▲城鄉所研究生畢業照（右：張芸端研究生）
供圖 | 林楨家

▼ 雅之個人照 供圖 | 柯雅之

柯雅之

◎ 訪談整理 榮嘉蕾



校友的小檔案

2015 年畢業後，雅之學姐從成功大學都計系來到城鄉所，在校期間她與團隊共同參加了陳文成紀念廣場競圖並斬獲頭獎，碩士論文也榮獲台中市政府 2019 年度「市政發展研究」論文獎第二名。畢業以後她先後在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臺灣野村總研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就職，轉換于不同工作領域之間的經歷，為她帶給了豐富多彩的感悟與體驗。

到一些改造過的舊房子，一問之下發現和范特喜有關係。那時候他覺得這個議題很有趣，因為印象中的范特喜以前只有在臺中的城市裡做老屋活化，因此老師很好奇為什麼像這樣偏鄉的地區，也有類似都市的改造案例。那時候我本來想關注的議題就偏向於都市再生，所以老師就推薦我可以去瞭解一下范特喜的脈絡，於是我就正式踏入這個主題的研究。

一開始我沒有參與在這個公司的行動中，直到後來是為了想要瞭解一些更加內部的資訊，所以才去申請了一個他們暑期實習的機會。暑期實習的經驗和城鄉所碩一的實習差滿多的。那個實習很有趣，它是針對行銷科系的大學生，讓他們瞭解范特喜在做什麼，並且投入一些范特喜在做的事情，像是文創店家的推廣，也會讓這些學生嘗試發揮創意，看看有哪些新的做法，所以我在范特喜的暑期實習就是跟很多大學生們一起工作。

碩論的研究對象：

「范特喜微創文化」公司

有些人來城鄉所帶著明確目的，就是想去探究他的家鄉所遇到的議題，這樣的人論文主題通常很明確，而且總能夠說出一番故事。但我什麼都沒有，有時候會不知道自己來城鄉所要做什麼，越是這樣想的時候，就越會感到焦慮。因此當時我的研究方向拖了很久一直遲遲沒辦法做決定，直到碩二下的時候才比較確定要做的議題方向。

「范特喜微創文化」公司有關的研究是康曼杰老師推薦的，他是一個充滿研究熱忱的人，所以他經常到處跑來跑去，發現一些新奇有趣的東西時，就會叫學生去看看或試試那些事情，也因此我當初才會接觸到范特喜。康老師之前到新竹的時候，在老街上遇

實習具體內容上，每年度的主題不太一樣。我參與的那一年中，范特喜有很多老屋空間，其中有一個小空間（由於前陣子承租的商家剛離開，多出的一個新空間），公司想讓實習生們試著自己營運一家店，希望實習生從企劃開始，到做出商品，再到店裡販售，加上行銷廣告等等一連串的事情，都可以自己嘗試一遍。這些工作和平常在城鄉所做的事情很不一樣。雖然我論文要寫的內容和這方面也沒有直接關係，但我還是儘量地參與其中，公司也會讓我多參與一些其他地方的活動，可以更深入且更多面向地去了解他們經營的想法和模式。



▲ 范特喜實習期間籌設之快閃店 供圖 | 柯雅之

城鄉所：與眾不同的關注重點

有時候會覺得自己以前太認真了。剛進城鄉所的時候有過很大的困擾，因為大學的時候我屬於乖乖唸書的那種，所以很相信整套理性規劃的邏輯，進了城鄉所之後這些東西突然就被批評得一文不值，我一直思考到底我現在應該要相信哪一個？進而開始產生價值的錯亂跟混淆，想著以前學的理論難道這麼惡質嗎？它真的在實際操作上有這麼大問題嗎？好一陣子我都在這類的問題中糾結，也突然發現現實面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尤其是工作以後參與實務之後發現，曾經學習的法律是這麼說沒錯，但有時法令的規範也並不是完全合理、合適的。我一開始也是覺得這種由上而下的行動跟由下而上的操作看起來就是完全衝突的，實務上遇到也不知道該如何解決。對這個問題我雖然一直講不出答案，但是前陣子突然有一種感覺好像都市計畫學的是骨，而在城鄉所學的是肉。這個世界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框架來進行規範，但城鄉所教的東西也確實是在細節以及內部需要更深入去思考的東西，也不能沒有這些東西的存在。

在當時實習課中通過全國規劃聯展，我們發現城鄉所的關注重點跟其他的規劃系所滿不一樣的。在那年的實習聯展裡，我有印象的是其中有一組人說，他們為了要營造一個樹林之類的優雅環境的感覺，要在建案裡面放鳥叫聲的音效，或者其他組也講到，他們的基地上有古蹟，可是之後要重劃變成住宅，他就要把廟就遷移到一起作為古蹟公園…等等不少讓人啼笑皆非的規劃。

而城鄉所那一年的規劃聯展，我們組是研究一個臺北的違建聚落，當時想辦法去挖掘了

很多聚落的歷史脈絡，發現它從日治時期直到轉成國民政府之後，有很多在土地利用上相對模糊的轉換過程。因此到現在變成當地居民居住在上面，會被視為違法佔用國有地，這是一個錯綜複雜的歷史過程。我們後來有探討到土地利用的公共性問題，或者是轉型正義的問題等等。這時候就會覺得，其實其他系所也是在講建築或是住宅，但城鄉所分析與規劃的切入觀點是完全不同的。

在城鄉所的學習過程中，實習課的內容看起來好像很不「規劃」。但其實我們研究這些東西是很重要的，可以說是在做規劃前的第一步。那時候突然感受到滿大的差距，也感受到跟大學時期所產出的成果非常不一樣。

從研究跨向實務：看見多層多樣的世界

我換了很多個神奇的工作單位，但是各個單位之間也有一點連接的關係。第一個工作是在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那時候剛好有一個城鄉所博士班的學長在裡面，所以他介紹我過去。還有一個原因是和我畢業論文有關，當時在研究范特喜的論文中提到都市的面向時，會探討到一些和鄉村或地方創生相關的內容。剛好學長所在的這個單位就是在做地方創生相關的議題研究，所以我就到那邊去跟著專案做政策研究的工作。在做地方創生主題的隔一年，學長就指派我一個任務，要研究氣候變遷對農村的影響。我一開始覺得很困難，但也因此誤打誤撞的想辦法多去認識一些不同領域的內容，第一個工作研究的這兩個主題，也帶我去了台灣很多鄉鎮，認識不少社區有趣的人事物、以及他們面臨的困境與難題。

後來第二個工作是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待了一陣子，那幾個月的工作主要是負責與不義遺址相關的調查及資料整理。現在

的單位是我的第三個工作，公司的全名是台灣野村總研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它是日商在臺灣的分公司。公司承接的案子滿多元的，有政府的上位政策研究、民間企業的策略，也有大家比較常聽到管理顧問公司所做的那類型業務。

▼ 系上活動分享農村氣候變遷研究 供圖 | 柯雅之



我一直都在不同的工作領域轉換，沒有鎖定在某個特定議題一直深入下去，所以常常覺得自己能力不足，因為一直會有之前沒學過的全新領域等著我，很多不會的東西會一直持續地進來，所以經常陷入焦慮，但還是要自己想辦法去找資料或者問其他人，還有些是要靠經驗累積才有辦法解決的，就依靠時間來磨練。

我目前做的工作偏向研究，或是說介於實務和研究中間的範疇，所以成就感會來自於我們平時看到的學術理論，通過我的工作把它們整理出來，變成實務上可以運用的東西，或者原本大家認為很複雜的事情，我們為大家梳理出一個架構，讓大家更能夠理解，或是之後會有機會能夠被加以應用的時候，我會覺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好像還滿有價值的。

我梳理、整理的能力從大學時期就開始培養，到城鄉所之後也一直都有這類的訓練，只是角度不太一樣。平常在學規劃的過程中就是把很複雜的想法，整理出一套可行的方案，像這樣的訓練過程對自己的邏輯思考能力很有幫助。在城鄉所的經歷對我來說很重要，讓我能獲得更寬廣的視野和心態，更會去思考一些事物背後隱藏的涵意，也讓我也能更有辦法去接受社會中異質而多元的人生百態。

▼ 執行地方創生專案時拜訪仕安社區合作社 供圖 | 柯雅之



學弟妹們：多聽、多看、多嘗試

許多同學進來以後常常會受論文所困，卡關卡的非常久，我當時很久都沒有辦法畢業就是因為自己也是其中一員。有時候會由於資料很多，或者是這件事情不太能一言道出，所以就讓我一直覺得自己好像寫不出來，甚至後期還會苦惱於自己沒有辦法寫出真的很有觀點的論述。對於這樣的狀況，我認為有幾個可以嘗試的方向，例如可以自己先把看過的東西簡單畫個關係圖，透過畫在紙上的動作會慢慢的處理出一些思路，或者找其他朋友大家一起討論，如果自己一直埋著頭鑽牛角尖的話真的會很痛苦。建議大家可以多多的跟身邊厲害的朋友討論，碰到問題才可以轉變一個思路。有時候也不要太想太多，時間是很寶貴的，多年以後回過頭來看看，就會覺得自己真的不應該在這些事情卡那麼多時間，而是把時間用在其他更有益的事情上面。

另外就是與身旁夥伴互相交流激盪真的很重要。在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競圖的團隊合作中，剛好我們組內三個人都是不同背景的，有互補的地方，同時也有想法上能夠互相交流的

空間。像丹威是土木系的，彩燕是建築系，我是都計系，因此我們來看同一件事情的出發點都會很不一樣，在討論上會很有趣，最後也就會討論出一些我們自己從來沒有想過的東西。

在城鄉所裡常常可以交到許多厲害又可靠的朋友。畢業以後身邊的同學們，有在政府單位的、在顧問公司的、在老師身邊做研究的，或是做都更做豪宅的，還有一部分人自己開工作室。歷屆同學們大家都各有所長，不同領域都有很厲害的人，我也很幸運可以遇到這些人。新進來的學弟妹，我覺得大家需要放寬心，想辦法多去看、多去認識、多去嘗試、多去學習，就會發現這世界實在太大了，自己知道的或者自己會的其實很有限，同時，自己其實也有機會去創造很多原本以為自己辦不到的事。

▼ 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啟用儀式當日 供圖 | 柯雅之





▲ 學生李昕妍手繪鄭人豪老師 圖片來源 | 鄭人豪

鄭人豪

● 訪談整理 秦沐涵

Q：可以簡單地與我們分享您的學思歷程嗎？

我大學及碩士都畢業於淡江大學建築系，碩士畢業後，先後到台灣經濟研究院、臺北市都發局與建管處工作。那個時候臺北的都市發展政策有許多爭議，影響我最深的是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街廓內一棟王姓人家不願參與都市更新，卻因為都市規劃的相關法規與制度，他們的家園被政府拆了，這件事引起很大的抗爭。於是我想到底空間專業是什麼？而我們空間專業者又可以做些什麼？所以我決定回到學校找答案，報考了城鄉所。從城鄉所畢業後，幸運的有機會到中國文化大學教書。

Q：了解到您是在碩士畢業並工作幾年後才選擇繼續來到城鄉所升學，其中有何契機？又因何選擇了城鄉所？

會到城鄉所唸書應該和淡江大學兩位影響我非常多的老師有關，一位是黃瑞茂老師，另一位是劉欣蓉老師，他們兩位都是城鄉所畢業的。在他們的帶領下，我蠻早就開始關注人與空間之間的關係。作為建築專業者，總是信仰只要足夠空間專業，就能夠讓大家過得更好，但工作後才發現事情好像不是這樣。「到底專業的價值是什麼？專業要為誰服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事情。傳統的建築教育其實很少談到價值觀的問題，只會教我們如何去創造一個空間。單純關注空間、很會做設計，其實不一定能讓大家過得更好，除非我們把人和空間的關係處理好。再者，我碩士指導教授也鼓勵我們，最好能成為建築師、通過國家高考與具備博士學位，所以我也一直希望自己能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但當我真的開始準備博士時才發現，台灣很難有博士學程可以讓我有空間面對自己對於空間專業價值的發問。當時台灣的都市計畫專業多是做計量或傳統都市計畫理論的討論；土木專業關注的很技術、很工程；建築專業則都在談設計。後來發現城鄉所可能是一個機會，因為城鄉所有很大的包容性，讓我們在裡面去探索、去嘗試，給我們一定的養分可以來思考各種可能。

Q：您認為在城鄉所學習的日子有沒有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以及城鄉所對您現在的生活或人生有著怎樣的影響？

開玩笑的講，在我畢業之前我都覺得在城鄉所讀書的日子很噩夢。我印象很深刻，在進城鄉所前我其實很自傲，我從淡江畢業，自認很會做設計，又有建築師執照，還通過了國家高考。但進到城鄉所才發現，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裡的人都很厲害，隨時都能講出很多理論，大家似乎不用怎麼讀書就很會讀書，因此我的信心大受打擊。後來發現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業，我在找到自己的研究領域後，也逐漸建立起信心。

在城鄉所會發生很多有趣的事情，跟隨麗玲老師去關注社會住宅與包容性社會、聽陳亮全老師告訴我們都市防災、陳良治老師告訴我們產業與空間的關係，每位老師都會給我們很多養分。有了足夠養分後，再開始尋找適合自己的方向，但每個方向都弄一點，書就讀得很久，因此我博士畢業用了七年的時間。雖然看似很久，但回過頭來看這個過程，一切都很值

得。對我而言，城鄉所的重點是在過程中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城鄉所給予我們足夠的空間去面對自己、去思索、去發問，中間可能會碰到困難，但反而可以慢慢去探索事情背後的本質，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影響。正因為唸了城鄉所，我發現自己相信的那些價值和政府機關在做的事情似乎不太一樣，所以我辭掉公務員出來教書。

到城鄉所後的經歷主要是老師們給的理論內容。麗玲老師與我們談包容型社會、社會住宅和政策論述，這已經不是社區這件事情了。像最近在討論的社會基礎設施，不只是關注空間本質好不好，而是注重空間怎麼變成人與人之間互動的載具，這就是城鄉所給我的。這不是什麼課程造就的，對我來說，與幾個同學在研究室裡共同討論，學到的遠比課堂上更多。

還記得當時城鄉所面試時夏鑄九老師問我為何要報考城鄉所，當年年輕氣盛的我回答：「因為我跟我的同事們都這麼優秀這麼認真，我想來城鄉所了解你們為何要一直罵我們...」等於我是抱著一個疑問進入城鄉所的。經過了城鄉所的訓練及實務工作的歷練，我慢慢體會到「努力很重要，但認清專業的價值、走對方向更重要」我一直在思辨自己想的究竟是不是對的，但後來慢慢發現，大家背後的本質是一樣的，都是希望環境變更好，只是方法各不同，世界是共融多樣的，不會有單一答案。

Q：您長期以來一直有投入在社區工作裡，當初會想要進入社區的契機是什麼？社區帶給您什麼影響？

關於社區最早的啟蒙是在淡江大學，但其實都與城鄉所非常相關。大二的設計題目是劉欣蓉老師出的芝山岩周邊社區活動中心，大四跟著黃瑞茂老師做士林紙廠設計、去鹿港做田野調查，這些都與社區有關。

在城鄉所我開始相信社區、由下而上、集體共創的事情，相信在民主國家單靠由上而下的政府規劃是不可行的，所以我現在會帶學生做更多的嘗試，例如帶學生進陽明山的傳統聚落，去岩山里與里長合作，做一些社區的討論。從城鄉所出來之後，我試著傳達我們相信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也會遇到相信這件事情的人，一起結伴前行。

Q：您目前在文化大學當老師，可以與我們分享您當老師的工作歷程嗎？

由於我過去有十數年公部門的工作經歷，因此聚焦都市治理與建築管理等制度研究，很

幸運來到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因為早年台灣的都市規劃和建築管理制度，很多來自於這個系上的老師，這邊給予我很多的支持與研究包容度。另一方面文化大學位在一個歷史文化密度很高的地方，到學校的前兩年我帶著學生在陽明山做田野調查，這周邊有許多傳統的閩式民居（石頭屋）、日式建築群、美軍宿舍、國民政府設施（中山樓），非常適合帶學生去理解不同時期的建築物並把它們變成教學資源，慢慢將台灣豐厚多元的文化底蘊發展為屬於台灣的都市理論。

最近在做比較有趣的事情，是帶著學生從不同角度探討赤峰街與北藝中心。北藝的設計建築師事務所 OMA 裡有一個研究單位 AMO，早年 AMO 以紐約為核心進行都市研究後生產了 OMA 的建築與都市論述。OMA 觀察了台灣的城市與建築後，詮釋了台灣的都市空間，

▼ 鄭人豪老師工作照 供圖 | 鄭人豪



進而設計了北藝中心，於是我們也開始思考，有沒有機會由我們自己來做出亞洲城市文化的論述，而不是由國外的人來詮釋我們，或一味追求西方的規劃理論。

最近在做比較有趣的事情，是帶著學生從不同角度探討赤峰街與北藝中心。北藝的設計建築師事務所 OMA 裡有一個研究單位 AMO，早年 AMO 以紐約為核心進行都市研究後生產了 OMA 的建築與都市論述。OMA 觀察了台灣的城市與建築後，詮釋了台灣的都市空間、設計了北藝中心，於是我們也開始思考，有沒有機會由我們自己來做出亞洲城市文化的論述，而不是由國外的人來詮釋我們或一味追求西方的規劃理論。

Q：您既有體制內工作經歷同時又有著大學任教的工作經歷，這之中有什麼特別的分享或異同觀察呢？您對於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專業者又有何看法？

我認為空間專業者如果有機會可以先進政府機關內，我始終相信，不管是體制內或是體制外的專業者，都希望讓這塊土地變得更好，只是方法不一樣、資源與限制也不一樣。在體制內有些事情或許你知道應該要去做，卻受到法規與制度限制而無法推動，但如果由體制外的人來倡議，反而讓事情變得可以推動了，所以其實這兩者之間的角色應該是合作。在學會制度工具之後，進一步去完成事情，而不是只有倡議。如果沒有經過實際的操作，被制度排除在外，也很難讓一件事情成功。

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專業者非常多，而我希望自己是那個聽得懂前面的人（體制外）在講什麼，又可以拉著後面的人（體制內）一起把事情來完成，作為中間那個橋樑，連結理想和現實。

Q：您一直都有關注在社會住宅專題，想知道您對台灣社會住宅的發展前景有何看法？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社會住宅？

我認為台灣這十年十分精彩。十數年前第一棟公營住宅大家在談的是讓人有地方住就好；中間開始去關心社會住宅有沒有機會納入公共服務設施，例如托老托幼；隨後慢慢納入社會住宅聯盟所倡議的一不同收入階層應該有不同的房租；然後是青創計畫，讓社會住宅不僅是硬體設施，而是可以讓大家好好生活在一起的空間。社會住宅議題一直在運轉和更新，這是一種新的社會實驗。

我認為社會住宅一定要蓋。從社會弱勢的居住保障角度來看，政府存在的價值正是彌

補市場失靈。弱勢的居住需求是天賦人權的其中一塊，第二塊則是整個城市本來就由不同階層所組成，那些領較少薪水的人不代表他們對社會貢獻比較少，例如在菜市場中的捆工對社會的付出很多，我們應該想想如何公平對待每個人，為他們創造良好的居住環境。台灣房價越來越高，連大學生也變成居住弱勢群體，初入社會要找一個地方生活變得很難，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從居住品質來看，台灣是最有錢的窮人，台北市的住宅居住品質非常糟糕但房價依舊高到不行。大家沒有好好地去關心自己的居住狀態，沒有把房子當成生活的居住空間，只把它當成累積資本的工具，住宅問題應該被全面性的重新討論。

然而住宅與土地是稀有性的、有限的資源，而建築物興建需要時間會有延遲現象，政府必須手上有足夠的住宅資源才有機會去調配。不管在任何階段都要面對市場失靈這件事，只有手上有資源才能及時做調配。

Q：如何將「建築」與城鄉所學習的「規劃」更好地結合在一起呢？

其實兩者是沒辦法脫開的。簡化的談，城市的尺度是規劃，建築的尺度是設計，它們都是在創造一個空間承載人在裡面做活動，只是大跟小的尺度關係。如果將事情放在以人為本的視角上，其實都是一樣的。但一旦我們把人脫離出空間的討論，就會變成「規劃」與「建築」兩件事。在城鄉所雖然大家不同專業，但好像都殊途同歸，都是在關注「人」這個本質，所以對我來說，這兩方面是同一件事情。

Q：您近期的研究方向與關注的議題是什麼？您對未來的工作有何規劃？

我目前比較在意都市治理的議題。治理跟管理的差別在於治理是民間與政府合作讓環境變得更好。這件事情要有機制才會運作，所以需要有人去做研究。希望在台灣把民間和政府變成更好地合作關係。第二個就是居住政策和社會住宅，這對城市發展是非常重要的議題。第三個則是都市理論和建築理論，這是個人興趣使然，會持續關注相關的對話與討論。

Q：有什麼話想對學弟妹們說嗎？

過程很辛苦，但城鄉所最珍貴的就是探索，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價值。所以「相信自己所相信的理念、相信城鄉所，然後堅持到底」。

專訪：吳昀慶

◎ 訪談整理 林佳蒨



◀ 翁慶演出照 供圖 | 吳翁慶

一、關於放送局和音樂

Q：首先，有點好奇，為什麼你們團名會叫放送局？

A：放送局好像是我靈光乍現想到的。第一，因為團員們都很喜歡古蹟。以前各個城市都會有一個放送局，也就是當年的廣播中心，我覺得這個概念滿好的。第二，「放送」這個詞很有熱情的感覺，加上我們一開始又是在社區裡面表演，於是就用這個在社區裡面放送的概念來取團名。

Q：「放送局」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A：我從高中開始就很喜歡音樂，在文藝少年的年紀就開始寫自己的作品，但當時寫歌只是為了自己開心，大多寫比較華麗的東西。但放送局特別的地方是，它讓我找到另一個創作的面向，我開始用「台語」這個語言來寫作。我們在地下室相遇，很幸運地，我們的互動和音樂自然而然地就搭配在一起。

Q：那「音樂」對你而言，又有著什麼樣的意義？

A：我曾經嚮往清新型的音樂，但後來

有了蠻大的轉變。大學時期捲入社會議題之中，覺得知識份子好像可以做得比藝文創作更多，所以後來音樂對我來說比較像是一種手段或策略，在社運的場合可以和大家互動，或是團結居民。但現在回想起來，沒有認真創作有點可惜，因為這是自己很喜歡的東西，但心裡總會有一個聲音箝制自己去做更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只做文青的創作。不過我現在覺得，不管怎樣都好，藝文創作有它的重要性，社會運動會過去，但反而藝文創作的歌曲是可以留下來的。

我很重視歌詞的含意，對我來說，歌詞比旋律更重要。我有一些欣賞的歌手，華文類的歌手欣賞李志、羅大佑、陳昇，他們的歌詞我覺得寫得很好。有一些中國樂團也滿有趣的，他們把對中國政府的批判很隱諱地寫在歌詞裡，他們在強力的言論管控之下，卻能把憂鬱用他們的方式轉化成碰觸時代的問題，像是 Carsick Cars, P.K.14、萬能青年旅店，我滿喜歡他們的創作風格。台文類的歌手我喜歡巴奈、伍佰、沈文程、李英宏。沈文程有一首歌叫《1990 台灣人》很直白地去寫台灣 1990 年代台灣錢淹腳目的社會情況，還有李英宏在《台北直直撞》裡面也談到居住議題。或許用音樂去包裝社會議題，是最洽到好處的創作方法，用音樂、用歌詞

去紀錄時代的背景，這也是我對自己之後創作的理想。

國外的歌手我喜歡 Elvis, The Rolling Stones, Bob Dylan, Don Mclean, Beatles, 有趣的是可以從這些創作背後去挖掘很多社會故事。這也讓我檢討自己，我認為我的創作寫得太尖銳，但這不一定每個人都可以接受。如果把創作寫得更收斂一點，保留讓大家各自詮釋的空間，它就可以提升到藝術層次的東西。

Q：可以跟我們分享成團至今的過程中，有什麼有趣、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A：在成立樂團的過程中，我們曾經吵過一次很大的架，差點要解散。我們吵架是因為空汙的議題，我和團員在意識形態和認知上有一些出入，所以就在某一場表演時吵起來了。那個時候我的人生也比較混亂，再加上當時社運的挫敗、課業壓力與對人生未來的模糊，就導致了那次的爭吵。

其實我有很多團務的事情不好意思放手給團員一起分擔，因為我們是四個臭男生，大家行政能力都很差，但在樂團中會有很多瑣碎的事情要處理，我那時候覺得自己在處理這些事情上比較擅長，所以就把很多事情攬下來做，但也就會壓垮自己。所以我也反省自己應該要放手一些事情，要相信自己的

隊友，才不會所有的事情都壓在自己身上。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們的專輯錄得很匆忙。我們在民國 107 年 12 月申請了文化部母語創作計畫，獲得 10 萬元補助。但我隔年（民國 108 年）1 月通過論文口試畢業、3 月入伍、6 月去菲律賓服役，同時案子需要在 12 月前結案。所以我就在出發去菲律賓當兵前一天，把五首歌的主唱音軌一次錄完。那天我唱了一整天，所以如果大家如果覺得唱片沒有很好聽，那也很正常（笑）。那張唱片我們不是全部團員一起錄的，所以後來聽起來好像有些地方有掉拍，也沒有做得很精緻，但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Q：在過去幾年中，最喜歡《放送局》的哪一場演出或哪一首歌曲？

A：我最喜歡的是和《生祥樂隊》一起演出的那場表演。《生祥樂隊》當時在進行全台空汙議題的校園巡迴，那時我是研究生協會的會長，所以我們就用了研協的名義舉辦了這場活動。我覺得那場表演的感覺和狀態都是最好的，現場的氣氛也很好，我也很開心可以和自己的偶像一起演出。

總之，這場是我們自己籌備活動，同時也作為演出者，雖然很累，但是把握那個時

間點，去把我們的聲音唱出來很暢快！我想特別感謝陳慧元同學，在我為籌辦整場活動很緊張的時候，給我很大的心理支持，有他在的場子我會覺得特別安心，在這邊想特別感謝他。我也想謝謝 R04、R05 的同學的大力幫忙，沒有他們，可能就沒有辦法成就這場很棒的表演。

歌曲的話，我最喜歡《放送、放送》，因為這首歌很朗朗上口，很可愛，那是一首沒有刻意寫出來的歌，很質樸自然。這首是用 E 和弦寫出來的，因為 E 和弦有根音，會有比較強的節奏感。我記得這首歌是我和洪向有一天在公館樓二樓的研究室一起玩吉他，然後把旋律寫出來，後來我才把詞寫上去。

▼ 放送局與歌手舒米恩於內地搖滾合影 供圖 | 吳昀慶



Q：《放送局》對你的人生產生了什麼影響呢？

A：由於我有點早熟，所以從小到大沒有什麼人能夠理解我在想什麼，國高中時在思考的事情已經是大學在想的事情，我沒有辦法和同儕講我真正的想法，因為我都在思考很嚴肅的事情。到了大學，雖然我搞社運，但那時候「關心社會」這件事情還不是大學裡普遍的事情，所以當時覺得很孤單。到了城鄉所之後，遇到和自己想法相近的同溫層，對於空間、規劃、審美都滿像的，我很開心那時候可以有那麼好的朋友，是這輩子我沒有遇過的，我覺得他們是很特別而且很重要的存在，也很感謝團員包容我經常鑽牛角尖，包容我很多奇怪的脾氣。



▲ 放送局演出畫面 供圖 | 吳昀慶

二、在城鄉所的學思歷程

Q：從成大中文系和都計系畢業後，來唸城鄉所的契機是什麼？

A：我原本是中文系，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文學。我以前很浪漫，想到偏鄉當國高中老師，然後唱歌唱一輩子。但後來中文系有些課太困難了，像國學導論這門課就很艱深，所以我後來想唸一些比較摸得到的東西。我

原本有成功考上建築系的轉系考，但建築系要唸五年，加上家裡並沒有從事建築相關行業，之後可能會很辛苦，所以我申請雙主修都市計劃系。但我在都計系其實沒有很快樂，因為我那時候在聲援南鐵東移，所以教授覺得我對於課業很不認真。但像成大都計的石豐宇老師曾經很溫暖地鼓勵我用都計的方式繼續關心台灣社會，特別謝謝他。



▲ 放送局於內地搖滾演出 供圖 | 吳昀慶

會來城鄉所是因為 2012 年（大二）反媒體壟斷之後投入社會運動。我覺得自己除了立志成為創作者，似乎可以做更多關心社會的事情。那時候我在成大零貳社認識一個建築系的學姊，她後來考進城鄉所，我就聽說了這個系所，也覺得城鄉所有種魔力吸引我報考，後來也順利考上了。

Q：在城鄉所有沒有遇到令你覺得記憶深刻、或是影響你很多的人呢？

A：我在這裡遇到人生中最厚同溫層，也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黃麗玲老師，她很願意放手讓我們做我們想做的題目，甚至和我們一起參與社運，我覺得現在很少有老師

會願意和學生一起衝社運現場了。麗玲老師也跟我討論了很多現在政黨的缺失，給予我論文上很多建議。

三、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

Q：是「南鐵東移」促使你開始從事社會運動的嗎？

A：南鐵東移是我最關注的案子，但我不是因為南鐵東移才開始做社會運動。最早是從「反媒體壟斷」開始，參與 318 學運。後來會進入南鐵東移的案件，是因為我參加了「被壓迫者劇場」工作坊。被壓迫者劇場是南美洲的劇場工作者所發明的，因為中南美洲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他們希望去做草根的培力，讓保守社會中的底層人民願意透過演戲的方式，幫助他們對抗地主。簡而言之就是透過劇場藝術做革命。

原本在中文系我就經常演出，演著演著也演出興趣，所以又去參加更多劇場的訓練。那時候參加被壓迫者劇場的工作坊，單純只是抱持著想要繼續演戲的心態，不過後來意外捲入組織的運作，因為我們演出的是住在鐵路旁邊居民的故事，因此在演完之後，我們這群人也就陪伴著居民，於是就越陷越深。也因為 318 學運和都計系的空間專業，讓我變成組織中核心的學生之一，我們幫助居民讀他們不懂的報告書，並努力地解釋給他們聽。

其實南鐵內部有嚴重的矛盾，自救會

也分了兩派，我以為自己可以成為橋梁，但是後來處理得不是很好。我原本是在台南的某個組織，而另一派是在台北，他們比較有媒體影響力，但真正住在鐵路旁邊的是台南這群人。我那時候來台北念書之後，幫助了北部比較有話語權的組織，但也因此沒有照顧到南部這群以前很緊密合作的居民的心情。那時為了讓運動更持續地推進、上更多新聞版面，我一直聽信於北部組織裡的律師、教授等等的人物，卻也意外傷害到在地更弱勢居民。我現在的反省是我當時不夠有自己的立場，沒有勇於在組織講出自己的想法。

Q：可以談談過去參與社會運動過程的看見與反思嗎？

A：我聲援過不計其數的案件，像黎明幼兒園、大觀社區、塭仔圳等等。以前比較天真，認為輿論就可以改變社會，所以那時候一直開記者會、寫文章，但這些東西對政府來說不痛不癢，新聞一兩天就過去了，就算學生被壓制的畫面很怵目驚心，也受到很多次轉發，但對案件的實質幫助不大，事情過了就沒人記得了，整個法定程序還是繼續走下去。

過去不懂國家機器或行政機器運作的邏輯，因此就會一直在琢磨輿論的攻防，浪費了很多時間，也消耗掉居民的心力。學生們也很辛苦，但是我們的辛苦沒辦法轉換成對於案件的實質效益，大家也就會在過程中很受折磨、很挫敗。所以我現在反省滿多的，

認為未來在做社會運動可以運用其他的方式。

Q：對想從事社會運動的學弟妹，有什麼建議？

A：因為我現在在政府工作，所以我知道官僚體系害怕的其實就是「法律」。真正對公部門有壓力的是行政訴訟，所以如果對一些社會議題的案子有想法的話，要去找尋案子本身有哪些行政上的問題，多去琢磨法

律、行政機器、官僚體系的運作方式，找到更好的切入點推動社會改革，才能切中肯綮，也要相信自己的判斷，且不被野心家所利用。當然對於規劃願景提出不同想像很重要，但是很多包裝出來的公共利益是政府可以自圓其說的。但如果你找到在法律上可以攻擊的點，會更有機會翻盤。所以我鼓勵學弟妹如果想把某些案子做成功，要培養自己的法律素養，對於規劃法、行政法要有一些了解，這樣才能比較實質地去幫助到弱勢的人們。

▼ 吳昀慶學長擔任研究生協會會長時舉辦迎新活動，邀請客語創作歌手 供圖 | 吳昀慶



我對社運的反思是我們在運動過後，還是要去思考法律機制該如何設計。當我們有一天要離開這個社區，我們如何保證這個社區可以自己繼續運作下去，法律雖然不能解決所有事情，但它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如果對法律沒有興趣，建議可以進行各種形式的文本創作，例如：紀錄片、攝影、文章、書籍，我覺得音樂就是很好的媒介，可以打進人心。但無論是哪一種形式，最重要的是與居民的共同生產過程及社區連結的關係。文本可以讓運動留下紀錄，政治都會過去，但留下來的東西終究是我們希望守護的人性價值。

其實我曾經也相當迷失，會懷疑自己是否白忙一場？我覺得投入社運是一種戀愛，終究要經歷過為了理想很努力的過程。因為自己投入過社運，所以我永遠都會支持大家為更好世界努力的信念，我會很肯定學生或後輩去做倡議，但我也必須提醒大家必須好好照顧自己。從每天的作息、照顧自己的健康及課業開始，不要回首有所遺憾。社運是要讓人感到「幸福」，不用讓居民離開自己熟悉的地方。但如果我們作為從事社運的人，自己卻不知道幸福為何物，那要怎麼帶給別人幸福？所以要先讓自己活得幸福，把自己安頓好，知道幸福的模樣以後，才知道要如何帶給居民幸福的生活。

「社運的本質不是要輸贏，而是要幸福的活著。」

四、職涯方向

Q：畢業後從事過哪些工作呢？

A：我的職涯方向很傳統，內心仍局限於強大的傳統規劃框架，所以退伍之後就到南部大型顧問公司上班，那時做了一些徵收案。由於我的心理很矛盾，所以後來也沒有做很久，這是我在顧問公司遇到的困境，但也真的體會到國家機器在想什麼。

離開顧問公司之後，我考上高考三級（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和二級（台北市都市更新處）。城鄉所的同學不要覺得自己沒專業，我們只是沒有推著學生去考試而已！我們的



同學，很多都正在做著更有意義的工作。我現在在台北市都更處的更新開發科，主要在做公辦都更。我去年（民國 110 年）考取到公費留學的資格，不久後會前往荷蘭留學。

Q：一開始促使你進入官僚體系的契機是什麼？因為這和我們印象中一直都在體制外的你不太一樣。

A：我是為了養家活口、為了讓家人安心，也想說進去做一個很深的田野，去了解官僚體制。我有很多無奈，因為城鄉所的學生往往想法比較特別，所以進到體制裡面會被放大檢視。雖然我現在在體制內，但體制內還

▼ 吳昀慶學長與城鄉通訊 供圖 | 吳昀慶



是有很多讓我受不了的地方，其實還是滿討厭官僚體系的。雖然如此，但我還是鼓勵學弟妹到體制內學習，也許更能夠幫助我們思考能夠用什麼方法讓體制翻轉。

Q：以一個畢業學長的身分，有沒有什麼想對學弟妹們說的話？

A：空間規劃的學界與實務界存在龐大鴻溝，但這就是城鄉所特別的地方，因為我們擁有些學術理論，讓我們和其他規劃系所不一樣。不要覺得城鄉所不專業，當別人說你不專業的時候，不用太在意，因為規劃這個領域沒有人是完全專業的，它有太多的細節要注意，有很多涉及實務的部分，需要透過很多實務累積才能夠完成。在規劃這個行業中，我們永遠都要謙卑學習。

規劃的 Skillset 及法規和政策工具，要努力地拿起來，想辦法系統性地學習。不用要求自己每個東西都要會，但要努力學習。然後好好找一個自己有熱忱的題目，盡快完成學位、踏入實務圈努力。規劃或許是一種非英雄化的工作，需要協調各種利益團體共同達成一個可能讓社會更好的目標。希望大家不要太挫折，要對自己有信心，我也很期待學弟之後能夠做出自己的代表作！最後，我想以一句話作為結尾—「規劃是倫理的探詢」，它讓我們擁有辨別是非對錯的心，這也是我們和別人最不一樣的地方。



所學會：新的開始！

◎ 編輯 陳泓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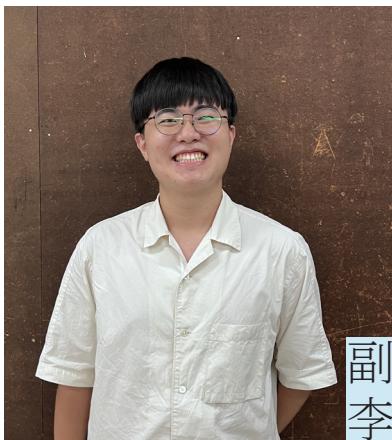
part1: 成員介紹

哈囉～大家好，我是妤臻。

當初我在登記參選的最後一刻決定投入學生會，沒有設定目標、甚至沒有明確的願景，只是單純憑著熱血就拉著身旁幾位好友一起，此刻回想起都還覺得有些衝動，哈哈哈！感謝信任我、願意和我並肩同行的大家，未來希望和更多人創造有趣的事、留下快樂的回憶，讓學生會成為凝聚同學關係以及促進交流的大. 平. 台。要說關於自己的事……我最近迷上研究人類圖，在覺察自我天賦的同時、也了解身邊的朋友，如果對人類圖有興趣的夥伴，歡迎來找我抬槓唷～

會長：
紀 妤臻





副會長：
李 浩莘

嗨！大家好！我是這屆學生會的副會長李浩莘。

簡單自我介紹，我是北大不動產系畢業的，以前學的是城鄉規劃相關。之所以想加入所學會，其實是受到好臻的號召，因為擔心若是沒有學生會這樣的組織，許多經費與補助的款項，可能會較難運行。於是與好臻達成共識後，就決定加入所學會了。

啊～我是俞辰，大學畢業於成大都市計劃學系，研究生的生活應該就是文本與文本與文本，但小運動還是需要的啦，所以偶爾還是會去爬台北近郊的山，有興趣可以一起爬哈哈。

會計：
林 俞辰



城鄉所是一個大家庭，也是很多資源匯集地，所學會更是你認識這些資源與學長姐的好地方。上學期受到好臻的邀約，我加入所學會擔任財務，接下來一年會和浩莘一起協助處理所學會預算編列與經費申請等事務，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詢問哦，一起運用資源做想做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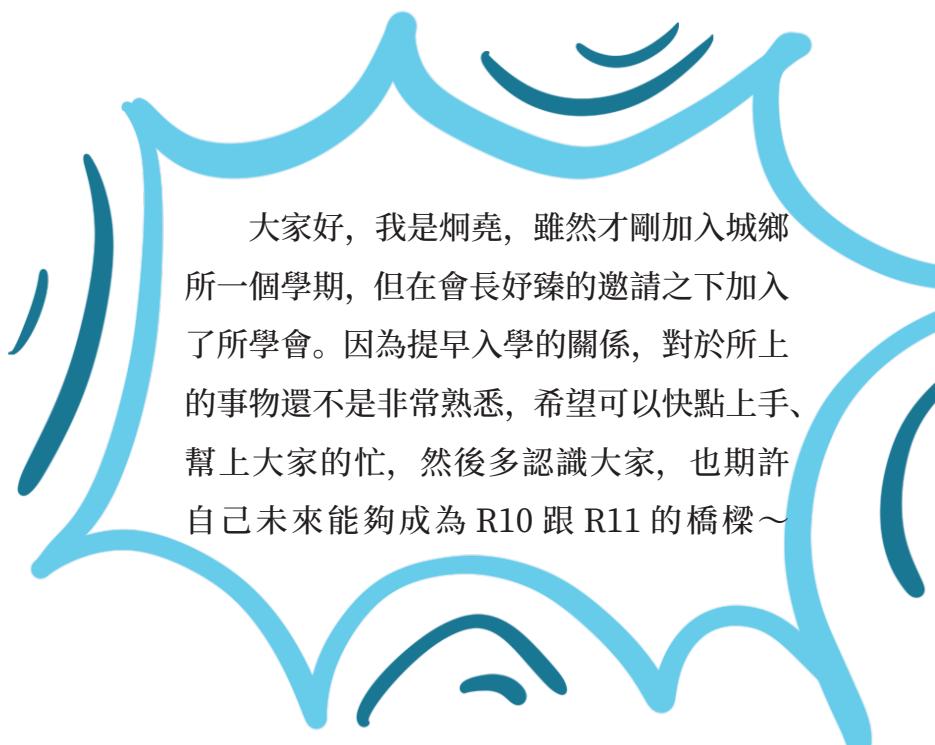
幹部：
鍾 智豪

大家好，我是碩二的鍾智豪，來自香港，會加入學生會是因為我見到一開始參與的人數不多，難以運作，然後我（還有一些同學）加入並補位，並跟其他人說我加入了學生會和這是有意義的，期待有更多同學朋友會關心學生會事務，因為我深信著只要一開始湊數的人足夠，就自然而然有更多人來，我不需要成為要員，只需要成為城鄉學生會的南郭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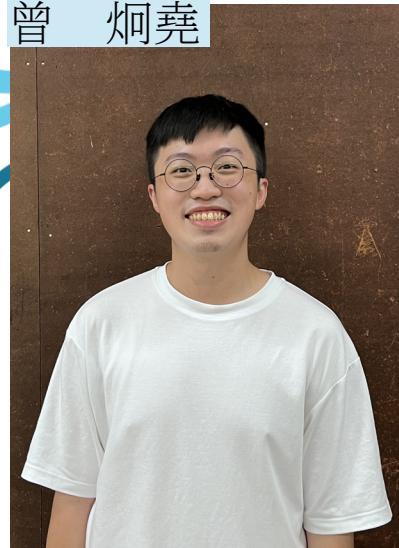


幹部：
陳 世浩

Hello 我是世浩，來自香港，平時不時就會在公館樓 3 樓研究室出沒。平時有興趣的話，看見我的話，可以跟我聊電影（其實什麼都可以聊）～這一年有幸成為學生會一員，能夠為大家服務，期待我們跟城鄉所一同繼續成長！



幹部：
曾 焰堯



大家好，我是焰堯，雖然才剛加入城鄉所一個學期，但在會長好臻的邀請之下加入了所學會。因為提早入學的關係，對於所上的事物還不是非常熟悉，希望可以快點上手、幫上大家的忙，然後多認識大家，也期許自己未來能夠成為 R10 跟 R11 的橋樑～

part2: 問答

Q：所學會的人員分工安排？

A：目前所學會人數較少，因此本屆分工和以往幾屆的經驗不太一樣。以前有透過專業分工的部門制或是以任務為導向的委員制，而我們預計採取團隊共同合作的方式執行各項活動。未來也希望能夠招募更多不同專長，但有著相同目標的同學一起協辦各式活動。所以，歡迎對公共事務、學生組織有興趣的同學一起來「搞事」！

Q：對於所學會在城鄉所要扮演的角色和功能的期待是什麼樣子的？

A：請容我們在此重述所學會的宗旨：

- 一、促進學術研究風氣，加強知識經驗交流。
- 二、聯繫會員情誼，發揮團結互助功能。
- 三、提供所內參與溝通之管道，促進共識。
- 四、維護本會會員之權益。

學生會的存在不僅僅只是作為一個溝通平台，而應該成為攏絡大家感情的媒介。比起將學生會塑造成一個幹部組織，我們更加希望它成為你我在城鄉所生活中的一部分，因為每位學生都是城鄉所學生會的會員，學生會不該只由幾位同學運作，需要仰賴大家積極參與。期待有天，大家不會說要「加入所學會」，因為所學會要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會完整。

Q：有打算要沿襲過去的所學會的傳統嗎？

A：歷屆所學會皆有不同的風格，會根據學生們的參與程度、主動提案的活動類型而有差異。目前除了城鄉所一年一度經典的尾牙／春酒以及小畢典，我們尚未有其他活動規劃。



Q：未來想要在所學會發展的新事物、新活動、新理念？

A：目前考量經費以及人力，本學期除了新生座談會、期初會員大會，以及年末的尾牙或春酒之外，暫時沒有新計畫。但若同學們想要推動活動或是倡議某項議題，可以透過申請公共事務獎勵金的方式向學生會提出。

所學會策劃： 迎新座談會

所長歡迎致詞 | 簡介本所概況、宗旨展望、課程結構以及說明核心修業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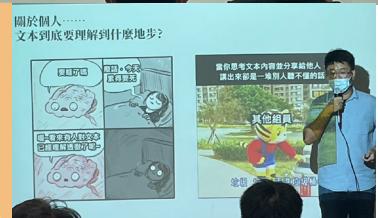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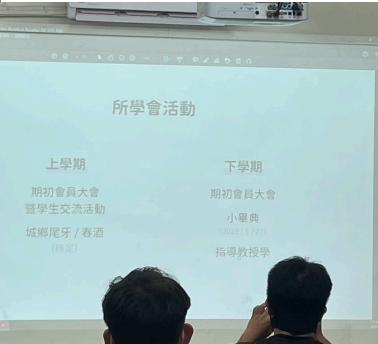


與會老師說明研究領域 及開授課程

【111年9月7日】

◎ 編輯 陳泓羽

新生自我介紹



介紹所學會及
修課經驗分享

社子島合作日常： 反思生態社子島都市計畫

◎ 撰文 林俞辰、柳志昀、徐李安、黃偲淳、葉王靖

前言

五日節（端午節）前，廟前的半戶外棚寮下聚集了社子島聚落裡的居民，桌上是一盤盤切好的粽子配料：自釀醬油、醬油膏、金鉤蝦、鈕扣菇、豬肉、胡椒、紅蔥頭、圓糯米、干貝、鹹蛋黃、菜圃。聚落內的人一起集資、備料，共同分工合作包了千顆的粽子，準備在五日節的時候拿來拜拜。大夥兒忙進忙出，輪流翻炒著大鐵鍋裡的配料，再手腳俐落的把配料裝進粽葉裡，用棉線綁紮成一串串的粽子。社子島一年的日子裡都充滿著食物的記憶，三日節做粿、冬至搓湯圓。從日常農務勞動到節慶食物，社子島的生活還保有著根植於土地的四季時序感，以及共同勞動、共同分享的生活習慣。

有別於現代化都市裡鄰居互不相識的疏離生活，社子島的合作互助網絡，因禁建而有幸延續至今。當代社會住宅政策，強調公共生活、社區營造與共融互助，社子島的

生活卻在本質上即存在這些精神。然而，在未來生態社子島都市計畫，「進步」的規劃願景中只見棋盤式的路網與分割的中央河道。精緻的渲染圖裡，未能見到規劃者對於原有聚落生活的描摹，居民看不見未來生活可以被如何安放，都市計畫與生活世界產生斷裂。

隔著基隆河的洲美，同樣因區段徵收而剷平原有聚落，搬進安置住宅後的年長者被迫重新適應新形態「大樓生活」（丁萱，2019）。我們認為規劃專業者應重新檢視台灣現存的區段徵收制度，反思在聚落密集區中的剷平式整體開發。在此次城鄉所實習課中，我們嘗試透過「共融合作住宅」的概念，切入社子島區段徵收議題，提出保有社子島生活時區的開發可能性。接下來的文章，將分享我們從田野調查、都市計畫替代方案擬定，與合作住宅設計的三個階段。

首都生活圈中的社子島時區

沿著延平北路六段一路向北行駛，停在一邊通往高速行駛的洲美快速道路、一邊前往被台北遺忘的社子島的紅綠燈前。隨著號誌的轉換左轉駛入狹長的道路，兩側的風景是矮房、草叢樹木，路口出現小小的廟宇，沿路映入眼前的是政治人物宣傳刊板和不動產廣告。輔以主流媒體形塑的易發生水災火災、環境髒亂、生活品質低落等形象，這些畫面是外人印象中的社子島。走進眾人視為的未竟之地，我們隨著在地居民的腳步展開踏查，看到了不需透過規劃設計建立的合作日常。

穿梭在房與房間的崎嶇小路，在路的盡頭展開的是一片看得到天空的菜園。彈簧床架成了農田籬笆、二手的桌椅沿邊擺放提供居民聊天休憩。在台北都會區中哪裡能尋覓一片菜園，座落在其中的菜寮日復一日進行共餐與共享？我們在社子島的菜寮裡吃到居民親手烹飪的菜餚。旁邊菜園新鮮摘下的蔬果一瞬間變成美食。菜寮里的魚、肉、柴、米、油、鹽、醬、醋、茶，隨人提供、隨人自取，我們大膽地問「這些是居民以物易餐交換的嗎？」。得到的答案是「社子島沒有交換，這是分享。」

社子島是翻著農民曆過生活，元宵節弄土地公是最廣為人知的地特色節慶活動。跟著在地居民過一次節慶，就會知道熱鬧和炫目的儀式向來不是重點。聚落內的老、中、青三代傳承合作，扛起土地公出門巡庄。一般家戶門口擺放隨人拿取的零食物資，在一聲聲互道平安快樂中，節慶是社子島民日常團結、合作與分享的展現。

一樣的 24 小時，在社子島的時間裡總是活得不慌不忙更是踏實。一樣在台北，在社子島的空間裡沒有高樓大廈中的物業管理服務，卻能在宗教文化、公共事務、常民活動的空間中體驗濃厚的互助及共享情感。在這裡你只要勇敢開口說閩南話，不論講的好不好，都可以帶走滿滿的地生活知識和產物。時間、空間、人三者不斷交織互動的社子島，在延續過去傳統聚落生活與通往未來都市開發計畫想像之間活出了屬於自己的時區。合作、分享的精神不知從何而來也不曾散去，要怎麼能在開發的進程中留下可貴的共融合作日常？這些日常是能被輕易復刻或建立的嗎？

都市計畫與生活世界斷裂

1963 年 9 月 10 日葛樂禮颱風襲臺，臺北盆地多處積淹水長達三天三夜。中央與臺北市政府開始檢討大臺北地區防洪策略，針對基隆河、淡水河流域進行整治計畫（構築堤防、疏浚、興建抽水設施、規畫分洪改道），希望解決臺北盆地低窪排水不易的問題。同年（1970 年）臺北市政府公告「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畫案」，明定社子島為限制發展區，就此展開全面禁建的狀態，停止一切建設。自此開始，社子島地區無法依都市計畫相關規範進行建設，須另外評估台北防洪計畫策略再重新擬定，此舉讓原先在民國 59 年就已被排除在台北市空間計畫的的社子島，處理更加艱難，儼然成為一處「非都市的都市」。於是乎當我們現在踏入社子島，往往能感受此地恍若是個被延宕空間、暫停時間的平行宇宙，實際上是在這 52 年來的禁建規定之下，不得不呈現出的獨特樣態。

自納入限制發展區後，先後的 12 任市長雖各自提出不同的願景，但各個市長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與實際生活世界落差極大的都市計畫方案，始終無法跟在地居民取得共識與信任。如吳伯雄提出「娛樂區」、黃大洲定義的「都會娛樂區」、陳水扁「第三副都心」、馬英九「遊憩、娛樂、居住兼具」以及郝龍斌的「臺北曼哈頓」，皆因不同因素，遲遲無法完成所有法定程序。現任的柯文哲市長自上任後重新檢討社子島開發議題，決議以「加速開發，儘早解禁」為基礎，達到「佈設基礎公共服務、改善民眾生活品質、

落實建築管理、提升居住安全」。2016 年柯市府利用 i-Voting 公民參與投票，以「生態社子島計畫」作為新的推動目標，卻因土地多為私人產權、居民立場對立，讓開發案推展再度陷入停滯。

發展至今，生態社子島開發計畫目前已進行到徵收計畫之審議，也已召開第一次土地徵收小組說明會，但對居民而言，市府在都市計畫提出的美好願景，始終沒那麼踏實，這樣的斷裂根植於都市計畫從未認真考慮過，實際生活中那些看不見、非正式、過於日常的人事物，即使再好的想像或理念，都是以剔除居民在此生活的模式，重新打造新的未來做出發。都市計畫何以自此，有許多的原因，包含著政府依循過去開發模式、規劃價值的選擇以及社區韌性不被重視等等，可以確定的是，社子島作為一自清代由漢人移居而生的地方，無論在溪洲底、溪砂尾、浮汕、浮洲的聚落，無論是上庄、下庄，或不同姓氏的家族，無一不期待著生活能有更好的發展，但是何謂更好，以及保有不同的選擇，一直是都市計畫缺少的思考面向，而現行的規劃方案未能以社子島時區生活為基礎，將再一次地忽視既有社會文化網絡對在地居民的意義，也讓最基本的生活與都市計畫的距離越來越遠。

新的都市計畫想像

「我認識促進會裡 A 居民呀，但已經很久沒有說話了。」（B 居民）

在深入踏查社子島前，我們原本以為自

救會與促進會雙方間只有衝突。從居民的談話中才了解到原來社子島的大家都彼此認識，只是因未來的生活想像不盡相同，開發主張相異下才不再有交集。有些人習慣聚落中緊密社會網絡的生活，希望維持居住在聚落中。有些人認為社子島這些年生活環境品質下降，僅需要改善砂石車爭道及垃圾處理場等問題。有些人則考量子孫的未來，嚮往在區段徵收遊戲後轉換資產價值。社子島開發計畫只有採用全區區段徵收開發工具的選擇嗎？剷平規劃拆遷各個聚落再重新給予居住與產業空間有充足公益性與必要性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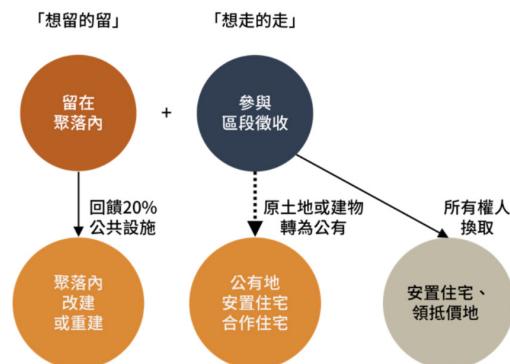
社子島無疑需要開發計畫才能脫離禁建陰霾，但問題在於開發工具限制了都市計畫的發展空間，全區區段徵收導致都市計畫無法以保留任何東西的基礎來發展，社子島的所有權人皆只有離開的選擇，導致開發計畫不斷修正仍無法符合各方的期待。然而，若有一個給予所有權人開發方式選擇的替代方案，是否就能打破開發計畫僵持不下的局面呢？

「市府後續將參考內政部『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處理方案』，評估研議剔除區段徵收之原則與配套措施，以達成開發不滅村的目標。」（台北市地政局 107.08.03）

這是市政府對社子島居民所作出的承諾，其實台灣有數個剔除區段徵收範圍的案例正在進行中，其中以桃園航空城規模最大。我們認為將社子島聚落剔除於全區區段徵收範圍外能化解目前僵持的局面，將聚

落框選出來的目的並非全盤保留聚落，而是給予聚落能再開發的彈性，待後續採用其他開發工具進行開發。

我們設想一個「想走的走，想留的留」的核心開發精神，想離開聚落參與區段徵收的人，可以換取抵價地或集中安置住宅，想留在聚落的人，可以就地改建或住進小型安置住宅。離開聚落所有權人的土地與建物轉為公有，有機會由市府規劃為聚落內小型公共設施或安置住宅。選擇留在聚落內的所有權人，同樣需負擔聚落內的公共設施，在重建房屋時，回饋一定的比例的公共設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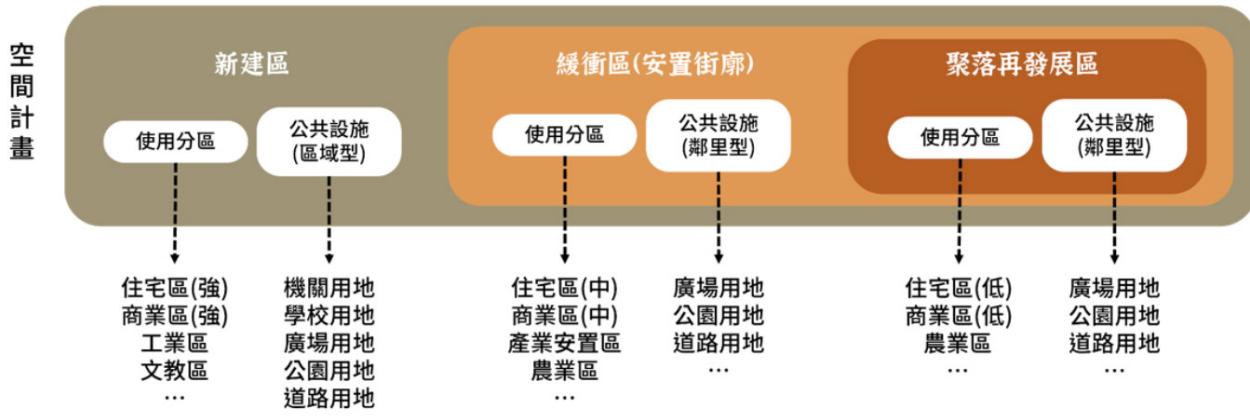
▲ 想走想留核心機制示意圖 團隊製作

因此，我們的替代方案在防洪計畫的基礎下，將社子島未來空間區分為新建區、緩衝區及聚落再發展區。新建區內為區段徵收下重新分配的抵價地、集中式安置住宅及區域型公共設施。而因防洪計畫與公共設施規劃被拆遷的所有權人安置於鄰近原聚落的緩衝區。聚落再發展區中，所有權人依據都市計畫建管規則改建或重建房屋，重建回饋由社區共同評估的公共設施需求（道路、綠地、停車場等）。機制下聚落內轉為公有的土地與建物，規劃為鄰里行公共設施或聚落內小

修正現有都市計畫
並非拒絕都市計畫與區段徵收發生

劃設安置街廓
供興建堤防拆遷聚落於原聚落週邊安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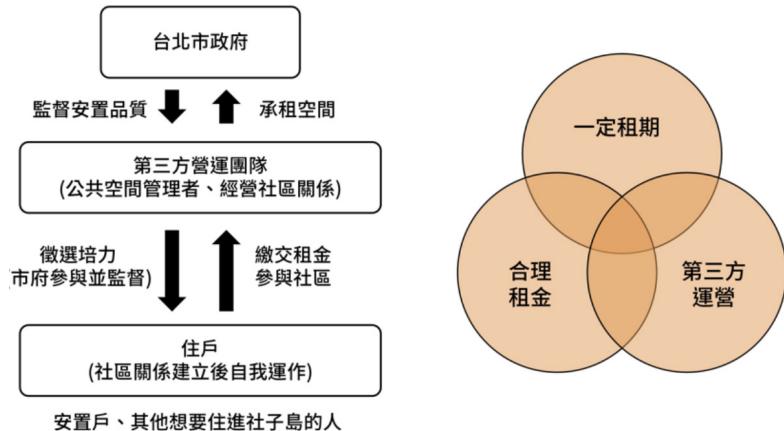
劃設聚落再發展區
保留開發選擇彈性，落實想走的走想留的留



▲ 社子島未來空間構想示意圖 團隊製作

型安置住宅，若規劃為安置住宅將能分攤整體安置計畫下的拆遷家戶。我們預想在政府與重建家戶的共同努力下，逐步開闢的小型公共設施將能提升聚落內的生活環境品質。

那聚落內的安置住宅可以有不同於集中式公寓的型態嗎？我們認為政府應能透過公開徵選第三方營運管理聚落內的安置住宅，第三方運營團隊應向安置戶以及想住進社子島的新住戶提供穩定租期及合理租金。團隊在運營期間負責管理公共空間並經營社區關係，同時培力居住者參與空間運營過程。透過這樣的機制降低政府負擔並增加空間管理的彈性，建立聚落中具安置功能的合作住宅，延續社子島居民共享與互助精神。在新都市計畫想像中，不但能使聚落內所有權人有不同開發方式的選擇外，亦能釋出新空間讓安置戶與新住戶加入社子島未來的生活中。



▲ 具安置功能的合作住宅空間營運模式 團隊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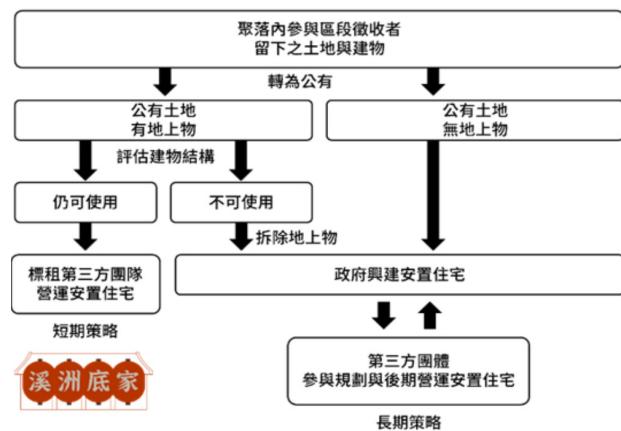
延續社子島時區生活

「現在的社子島生活，就是共居最好的實踐。」

對於社子島居民來說，在熟悉的環境裡與熟識的鄰居、親友一起共同生活、分享，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而也是這樣對於土地與人之間滿滿的情懷，讓社子島的土會黏人。回到此次城鄉所實習課的操作，我們是實質的利害關係人、或成為特定空間社會處境中的局內人，並與其他成員建立合作夥伴

關係，民主決策，從而進入空間規劃設計的流程。面對真實的社子島開發議題與多方的張力，透過具體的都市計畫擬定策略與建築空間設計，尋求將「社子島時區生活」被帶入未來都市想像的機會。

延續都市計畫議題假設，藉由「想走的走，想留的留」機制，聚落密集區中的土地將發展出不同的空間變化。離開聚落家族的土地與地上物經過評估後，重新設定使用機能，作為聚落內的公共設施，如小型醫療院所、社福照護中心、社區活動中心，或較不堪使用者可拆除留設具滯洪、消防功能的鄰里公園。如評估基地面積可行，則可利用這些散落在聚落內的公共設施用地興建小型、分集中式合作（安置）住宅。以提供不同的利害關係人、無產權、弱勢族群，有更多元的安置選擇可以留在聚落。想留與想走，不再只是有產權者的特權，而是住在社子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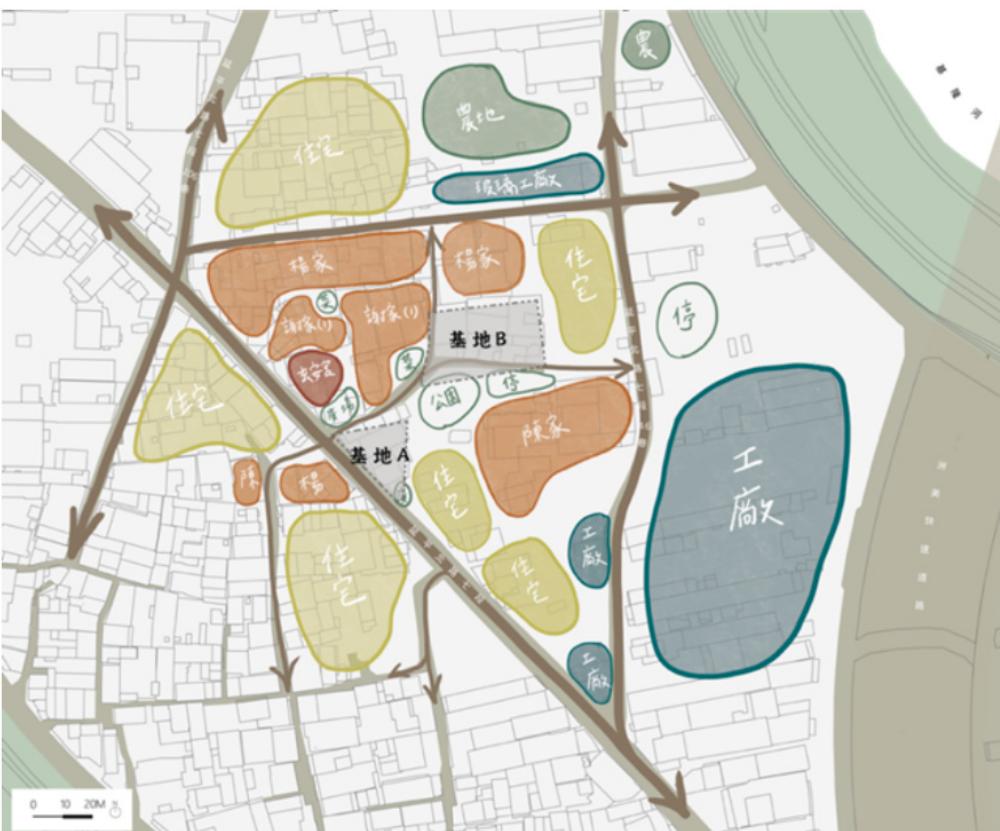
▲ 聚落內公有土地安置住宅規劃圖 團隊製作

每一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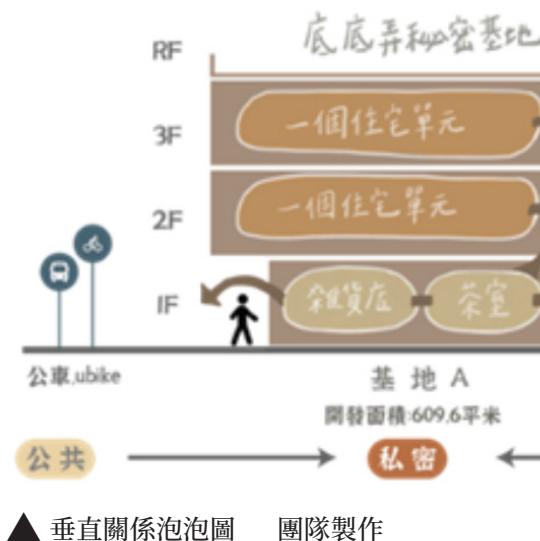
為使計畫目標得以達成，我們將基地實地調查、田野訪談、田野觀察過程中發現到的有助於延續「社子島時區生活」的活動空間、空間特質、物件等，初步匯集成 35 個建築模式語言。透過由大到小尺度的分類，供後續不同尺度的設計中參照。



▲ 模式語言分類圖 團隊製作



▲基地周邊泡泡圖 團隊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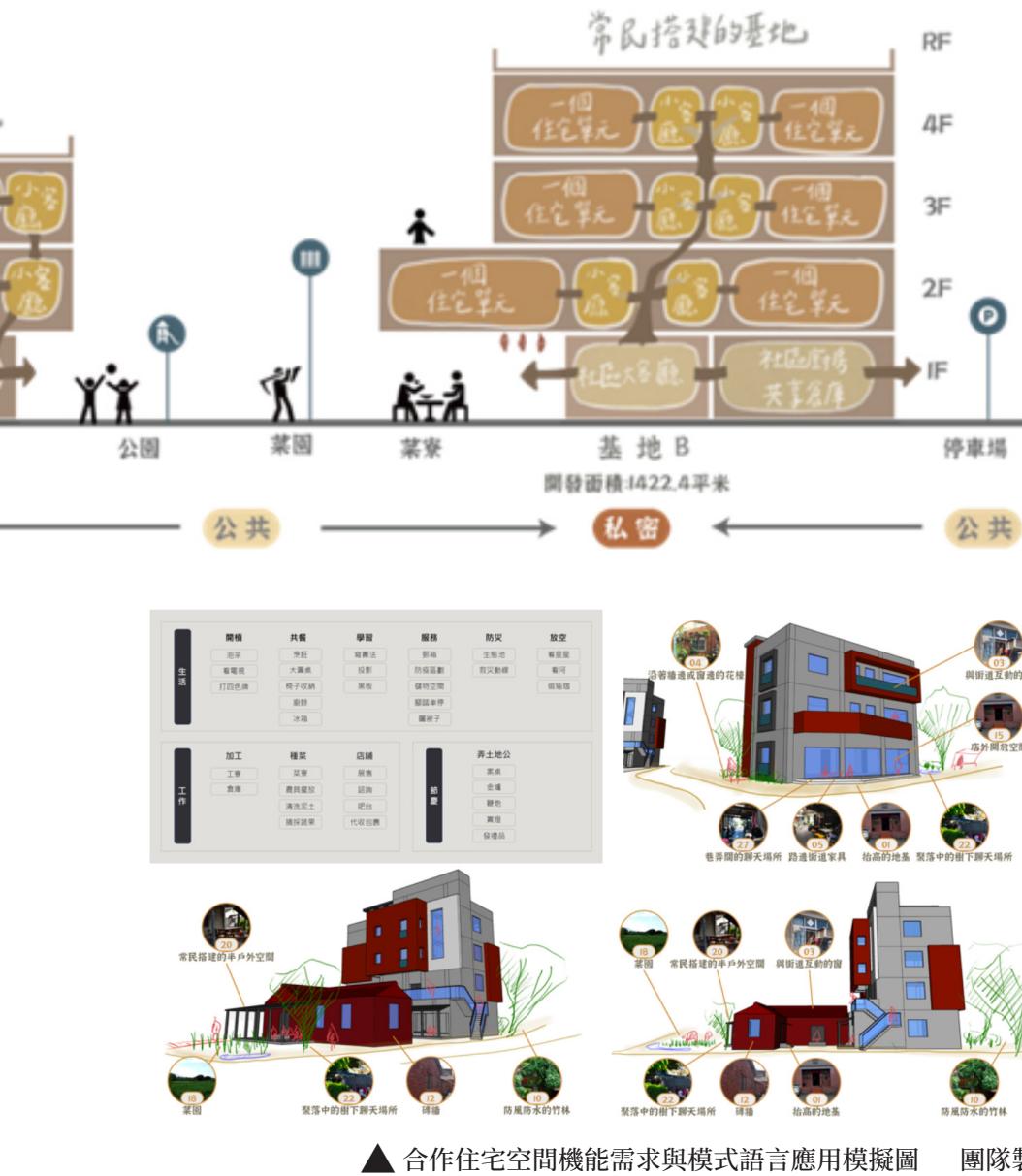
▲垂直關係泡泡圖 團隊製作

初步擬以溪洲底聚落鄰近歷史建築與聚落信仰中心玄安宮周邊基地 A、B 兩處，假定兩處基地由市政府依相關建築管理規範，修建、新建地上物，作為聚落密集區內合作（安置）住宅。

基地 A 臨主要道路，依據都市計畫（聚落安置區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相關設計準則，退縮人行空間、留設街角廣場（公車等候空間），扣除相關負擔公共設施用地比例，新建單棟三層建築。配合基地位置開放性與對外連結性較高之特性，除樓上層做為合作住宅單元以外，一樓空間留設供住戶運營的商業空間（雜貨店），同時也提供半戶外的泡茶聚會空間，維繫與周邊聚落、外部社群之連結。

基地 B 位於聚落密集區街廓內部，與周邊家戶連結緊密。保留原有現況既有的公廳，於一樓內部空間設置社區型公共空間（社區大客廳、社區廚房、共享倉庫），戶外留設菜園、滯洪池、菜寮等開放空間，提供社區居民與合作住宅住戶在日常、節慶活動空間。東側新建單棟四層建物與保留修建之公廳連結，提供不同房型的住宅單元供安置戶、新住戶租用。

我們希望在未來的都市計畫之中除了生活、工作、節慶空間得以延續以外，同時也藉由小尺度的合作（安置）住宅規劃，重新反思現代都市計劃規劃對於現實生活所造成的影響。



結論

我們帶著我們規劃的都市計畫方案，與當初接受訪談的人討論。即便我們希望同時考量，開發後的建築管理與開發前的聚落紋理，讓原有的合作日常可以延續，但仍難以避免的要劃出「什麼可以留、什麼不能留」的價值判准。因此，對真正居住在這裡的居民來說，我們在一張地圖上畫使用分區的動作，即是一種強加於此地的規劃方式，真正的合作並不是直接跳入結果，而是強調共同討論、協作與決策的過程。我們在實習課中提出的方案，僅能作為初步供後續討論的基礎，還需要更多的在地意見回饋。

在這一次實習課中，我們看見主流規劃願景與在地生活日常的斷裂，以及當前台灣都市計畫工具的限制。如果未來居住政策願景，希望看見的是合作共融的美好生活，規劃者應優先思考的是舊的延續而非新的創造。社子島的合作日常，即是都市計畫應達成的目標。

從田園城市到新市鎮： 合作住宅的加入



前言

中興新村的不符資格戶對於被迫遷的事情進行了居民自發組織的陳情，這引起了我們重新自造所的注意。在經過我們對中興新村初步的了解後，我們發現中興新村是台灣現代化發展極具代表性的新市鎮規劃案例，不過從精省後，又經歷九二一大地震，至今依舊存在活化的困境。而中興新村也因特殊的政治地位、文史價值，精省後的活化議題受到很大的關注。

民國 90 至 97 年間，中興新村相關規劃案多達十一項，在民進黨領導之下產出「中興新村再發展計畫」；然而隨著政黨輪替，由國民黨提出的「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所取代。但高等研究園區不僅造成文化保存與環境永續的巨大爭議，成立後也因為並沒有研發產業聚集的條件，反而帶來了土地炒作。但目前中興外圍的房地產既抬高了當地的房價，也改變住宅類型，所以，不論是中興新村再發展計畫或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都沒有明顯有助於青年返鄉。

我們設想，若中興新村本身可以提供宜人的居住品質，同時又是可負擔的住宅供給，那或許有機會透過生活意向，吸引有意願回鄉的青年或重視生活品質的小家庭。如此才會是真正創造人口逆流的方式。

▼中興新村屋前綠地 團隊攝影

◎ 撰文 陳泓羽、賴櫻文、紀好臻、蘇伯昇、李浩莘



將田園城市與合作住宅結合的構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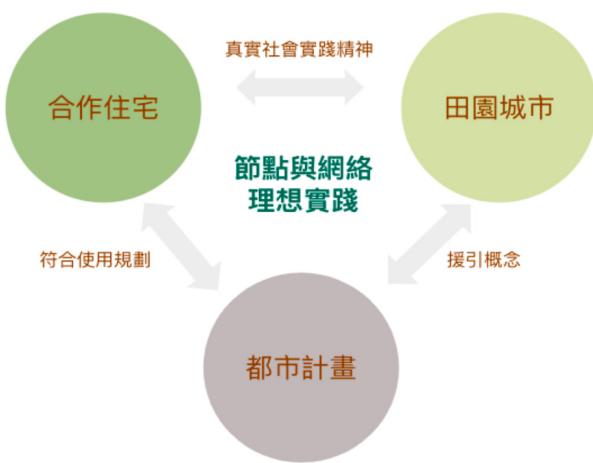
中興新村在建成之初是援引田園城市概念興建的新市鎮，後續都市計畫變更時也都盡可能以不違背田園城市的概念安排更新變動。田園城市是英國城市學家霍華德所建立的理想市鎮規劃，烏托邦。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的核心價值是自給自足，地方管理和政府自治，既提供開放且自給自足的城鎮給勞工，以解決工業都市擁擠，貧窮與疾病叢生的問題，也讓當地居民都能發揮能動性，仰賴市民自主的政府與許多合作事業—提出以合作社為基礎的合作資本經濟，形成足以穩健獲利同時公益回饋的城市。田園城市帶給後世許多關於社會實踐、合作經濟相關的啟發。

然而，中興新村缺乏田園城市的社會性實踐與價值。即使中興新村常被稱作台灣田園城市的實踐，不如說是威權政府，借託於英美新市鎮的現代性想像（王怡雯，2003）。不過從都市計畫圖面上可以辨識出其區位及道路的配置上，中興新村確實依循著田園城市的安排。這樣的情況為中興新村留下了無限的想像與可能性。

合作住宅最廣義的解釋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打造住宅，管理社區，提供有別於自由房地市場以外的選擇。合作住宅通常具備有以下的特色：以住宅合作社為單位，重視合作互助關係，透過民主機制自主管理，更可能形塑良好的社群關係。在各個合作社之間的社間合作，可以更趨近於自給自足的狀態。同時，為了落實關懷地區的精神，社區能夠更加有韌性。

田園城市在過去期待平衡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嘗試利用其區位配置與制度設計藉以達成一定程度的自給自足，同時也與其他區域串聯形成更大的網絡。合作住宅的特質，契合田園城市社會實踐的精神。也可以說，合作住宅本來就是田園城市的社會想像之一。

合作住宅也排除了國有宿舍群為人詬病的「過度文創商品化」。比起全區都商業化，住宅的形式可以吸引對此地有意向的人們，因此承載了更多的可能性，並能為宿舍群提供更多元的動能與公益性。因此，我們想要將中興新村的田園城市配置的空間與合作住宅相結合。



▲ 節點與網絡實踐示意圖 團隊製作



▲ 中興新村增建區位置示意圖 團隊製作

節點與網絡

我們採用節點與網絡的想像，來配置和規劃中興新村的合作住宅。

我們的想像和中興新村住宅營建工程的歷史有關聯。在 1958~1962 年，中興新村因為住宅單元不足，進行了第二期增建工程。這些住宅單元開始由民間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且許多是如今知名的戰後建築師。可說是是中興新村的一波現代主義住宅實驗。總共十處的建築型態大都是兩層樓的連棟建築、以及三層樓公寓，其規劃傾向縮小私有面積，以中密度的集合式住宅為主，且具有更廣闊的鄰里公共空間。類似的住宅實驗也可以在歐美地區發現，例如德國工藝聯盟 (Deutscher Werkbund) 日後發展的 Weissenhof Estate in Stuttgart，或是維也納工藝聯盟 (Austrian Werkbund) 發展的 Werk-bundsiedlung。綜上述，我們欲將這種類型的建築轉作為合作住宅，透過各增建區串連，形成合作網絡，來支持中興新村全區活化之構想。



ROT模式 (以租代護)

中興新村屬於國有公有地，目前的閒置宿舍為國有公用，主管機關為國發會。因此若要申請使用需依照《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但書規定辦理國有公用不動產活化收益，然而因其彈性較低，實務上較難操作；加上考量本計畫範圍內之宿舍，皆列冊為文化資產，符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第七款對於文教設施的認定。因此，我們決定擬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的 ROT (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 模式，進行老舊宿舍之修建及後續合作住宅之營運。參照上圖的增建區位置，將一個增建區聚落作為一個單元進行招標，委由住宅合作社進行營運。



如上圖中各增建區
如上圖中現住戶)



▲ 規劃中節點位置示意圖 團隊製作

這樣也能突破土地法的限制，簽訂長期地上權。此模式與財政部促參司討論後確定法規上可行，且得以私法人向主辦機關南投縣政府提出申請。

上圖描述的是我們規劃中的節點。在我們通過田野了解到由於有些居民陷於迫遷危

機，居民自行組織動員，開始討論更深入的文化資產保存論述，且將居住視為活保存的重要元素後，我們意識到原本的居民對社區有很強的意向性，對文資保存也有想法，或許能為活化帶來更多形式的可能。我們參考黃埔新村案例想到的以租代護模式：由管理機關將宿舍收回整理後，委託由南投縣文化局管理，並以文化保存業務方案，提供現住戶優先居住於原有宿舍。希望能在符合居民的需求之下，同時活化中興新村宿舍，來達到社會共融，創造文化資產的多元價值。

在將各個節點與增建區連接起來後，我們看到了一個網絡。我們稱此方案為節點與網絡。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方案，將各個增建區作為合作住宅。而增建區中的公共場所、空地是居民交流和活動發生的地方，由此可以串連起由現住戶所組成的節點，形成更緊密、更具有合作性質與合作關係的社群網絡。



規劃理念與操作

從上述可知，我們在對都市計畫與基地現況資料分析，並對歷史文獻分析之後，產生了上述結合田園城市和合作住宅的規劃理念。我們帶著合作住宅的意象，進入田野調查，了解居民的期待。並透過舉辦工作坊的方式，匯聚居民意見，啟發方案規劃。我們還在團隊田調期間，積極訪談在地與非在地的公部門、民間組織、居民，釐清雙方僵持的爭點，並找出合宜的解決方向。而作為檢討和修正，我們也與公部門協調，安排會議，討論規劃方案行政與法制可行性。

最終，我們選定光榮里增建六區作為計畫試行基地，並對其空間進行了設計。

增建六區位於目前光榮里光榮西路一街，坐落於第三市場旁。若將南內轍的中科院的中興園區也算進去，基地的地理位置幾乎就在中興新村的正中央。原本作為公園用地的增建六區，因為原本住宅不敷使用，而在 1958 至 1962 年之間，陸續增建 38 戶以中央空地為中心的聚落。其住宅型態有別於一般中興新村平房樣式，為連棟複層住宅（白話就是並排連棟的兩層樓透天厝），在使用上有更多的想像。而且，其中央空地也可以作為公共空間營造。在地理區位上，它又比鄰第三市場以及光榮國小，這都促使我們選擇此地做為試行地點。本計畫雖然從增建六區開始，卻希望此模式將可延用至其他的增建區，如上述節點與網絡部分所說，透過增建區的串連，行程由中心與邊緣連結成網絡，

來進一步支持中興新村整區的活化，以及後續的社群聯結。

我們想呼應田園城市在一個區域內互助並盡可能自給自足的概念，因此制定篩選機制，以促成合作經濟體。我們將入住機制及族群分成三類：社宅評選（符合關懷地區社會的精神，有部分比例以社宅的方式評選入住，並分散在各住宅合作社中互助生活）；住宅合作社（以住宅合作社為單位進行進駐評選，合作社社員需於成立後 1-3 年內加入或成立提供服務之合作事業體）；以租代護（現居於村內且對於村里文化具有高度認同，但不具有續住身分者，經提案評選後入住，並盡可能協助其回到原有位置，並加入住宅合作社）。

在盤點本計畫的利害關係人、法規限制以及現階段社群的整體運作狀況後，我們認為中興新村目前仍妥善營運的「台灣省政府聯合員工消費合作社」，若再加上我們所規劃適合共老社群的「家事及照護勞動合作社」及修繕維護宿舍群的「設計及修繕勞動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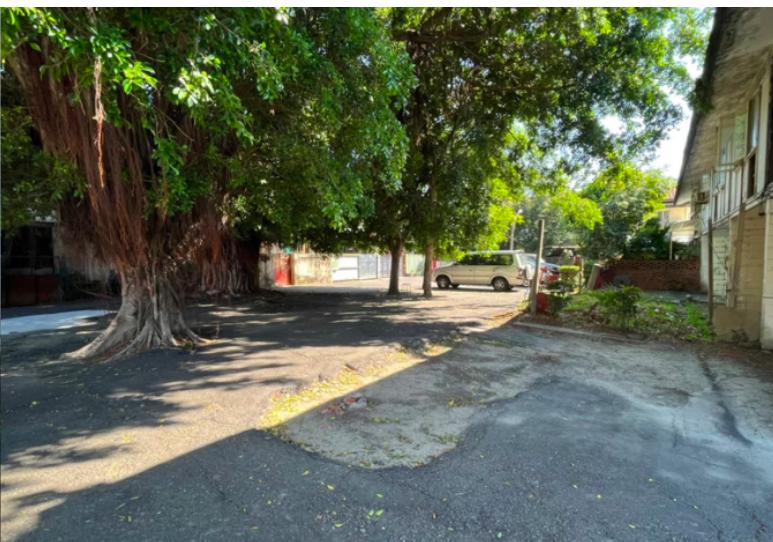
社」，可藉由三個合作社的串連互動來實踐我們對合作經濟的願景。

我們期待以此建立完善的生活機能，並且找回前現代性的鄰里網絡。相信當合作住宅與合作經濟的機制成熟，越來越多新移入的居民將閒置宿舍填滿後，中興新村將能走出一條不同以往的國有宿舍活化之路，擺脫以「文創商業化」的單一活化手段，讓居住與商業共存在社區中，進一步達到真正的「地方創生」。

田野中的過程與收穫

在規劃過程中，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田野中調查和感悟。田野調查的重點大致可以區分三類：眷村生活、活化想像、文化行動。

在活化想像的部分，我們了解到所有居民對於活化都有自己的願景與論述，雖然細節有異，但以居住方式活化是最大共識，且對過度商業化的文創園區抱持敵意。居民也談到非常多元的規劃，例如老人共餐、青銀共居。而且本團隊所訪問的居民大部分參與



▲ 增建六區之中央空地照片 團隊拍攝

過社區文化行動，對於文化保存有不少想法。另外對於眷村的生活，我們了解到目前中興新村的閒置宿舍數量龐大，房屋未經管理與維護的情況下導致宵小事件頻傳。因此我們將後續的行動計畫，分為以下三類：

1、社區與社群交往

我們透過持續的社區擾動與中興新村在地社群培養良好的互動關係，甚至讓在地各個分散的社群有更多交流的機會，藉以凝聚當地居民對於未來活化方向的共識以及打開共居生活想像。在我們舉辦的第一場社區工作坊中，看到了居民對於地方活化議題都有相當程度的關心，對社區發展也有許多想法。

2、保溫計畫

目前中興新村的閒置宿舍數量龐大，房屋未經管理與維護的情況下導致宵小事件頻傳，且實行我們的計畫還需要一定時間，我們在尋找銜接長期規劃與現階段的中介計畫。

我們受到了蟾蜍山家徽燈的案例的啟發，透過多媒體素材裝飾閒置宿舍，維持空屋的通透性並增加觀看的趣味性，藉此吸引關注、讓居民或遊客思考這裡發生了甚麼事情，而不再透過空屋傳達一種未知前途與蕭瑟的感覺。同時利用這種善意的提醒來督促公部門，應積極將閒置空間進行活化而非放任房屋持續毀壞。

故本團隊欲透過保溫計畫作為擾動社區的第一步，透過低成本、快速、點狀的藝術介入方式擾動社區。具體來說，我們將提

前至做好的中興新村宿舍模型裏放上發光的電蠟燭，然後擺放在各個增建區中損壞較為嚴重的宿舍前方拍攝照片，並預計將成果發布在社群平台，以此引起關注。而拍攝完成後，我們也不會帶走模型，直到模型損壞。希望這一行動能被居民發現並引起他們對空屋的更多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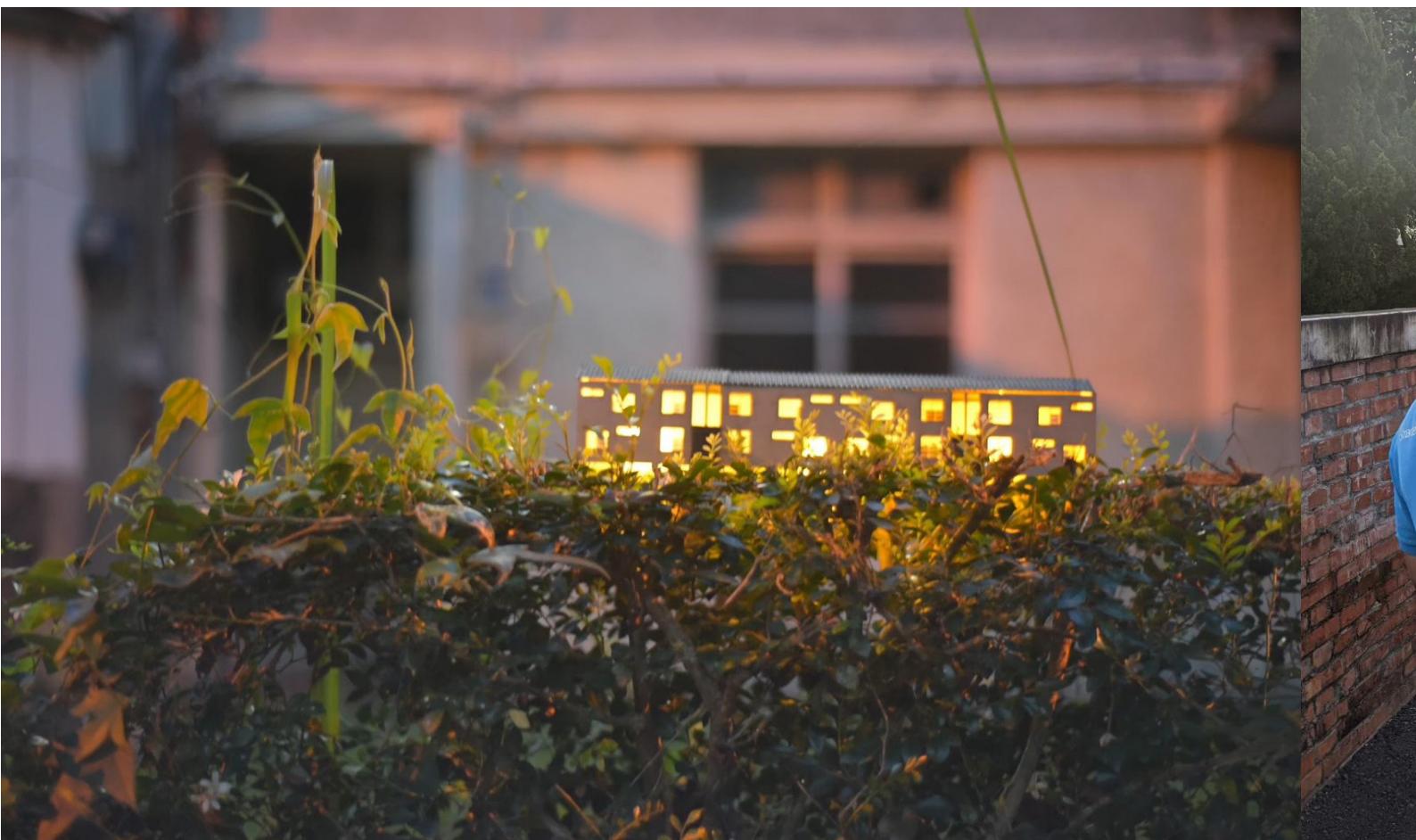
3、保溫計畫

地景走讀是參考了台北城市散步，或是國外流行的 Jane's walk，由團隊導覽不同的住宅樣式。我們期望藉由走讀活動，深入探討中興新村都市規劃的脈絡，因此特別設計「增建區住宅路線」，用來倡議合作住宅之理念，進一步思考閒置宿舍再利用所依存的歷史脈絡。我們尤其走訪增建住宅區，其包含許多國內知名建築師的作品，如：王大閎、張昌華、楊卓成、黃南淵等人。當我們

回顧這段歷史，並想起柯比意所言：「建築是一種居住的容器」。這再次提醒我們宿舍回歸居住使用的正當性與重要性。

本場走讀活動可因參與對象分為兩個系列：（一）從建築專業反思 Housing；（二）眷村生活故事採集。系列一將針對增建區住宅做更進一步的研究，從建築型態、居住密度與周邊鄰里設施之關聯，重探田園城市（Garden city）的規劃內涵，並邀請規劃系所的師生一同參與，反思 housing 作為現代建築的任務應如何實踐。系列二則是以真人圖書館的形式呈現，請居民向參與者介紹自己過往在中興新村生活的樣貌，並將過程以文字、圖畫或影像等方式留下紀錄。作為前置準備，我們找了當地紅屋瓦文化協會的朱媽和李大哥帶我們導覽中心新村的過往記憶。

▼團隊所做保溫計畫 團隊攝影



我們的感受？

在第一場的社區工作坊讓我們得知在地民眾對於社區議題已經有了很多的了解和關心，在下個階段我們預計引導居民獲得行動共識，並朝向自我組織以及模擬政府決策和參與式預算的可能性，創造更具能動性的社群。

而我們在田野行動的走讀過程中，感受到在地居民對當地的歷史非常了解，也很希望外來者不僅僅是來消費遊玩，更希望能參與到了解在地文化和脈絡當中。在地居民提到，了解在地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斷地穿越巷弄。只要有一定的方向就不用擔心迷路的問題。在我們不斷地穿越巷弄後，我們能感受到用腳步丈量一個地方的意義，有了從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的空間和時間的基本瞭解，這也是更接近在地人生活的方式。中興新村是一個適合慢下來，好好生活的地方。意識到這點，就能想像中興新村如何吸引人們回來居住，用居住生活引入人口，帶動活化。

在這樣人與自然非常和諧相處的地方，我們也遇到了不少困擾，引發思考了生態矛盾的問題。對我們來說，草叢間的小黑蚊以及生活在中興新村的蛇都是讓人困擾和害怕的因素，不過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地的生態環境很好，沒有被人為過度開發。與我們形成對比的，是當地人對於小黑蚊習以為常，而對於影響果樹果實收成的害蟲也有智慧的解決方法。真實的自然環境對都市人來說是陌生且危險的，但深入在地後會意識到人如何與自然和諧相處。

而通過保溫計畫，發著光的小房子模型和其背後破損殘缺的宿舍形成的對比，能直接地在社區內部造成擾動和影響，更讓我們感覺到田野行動的意義。不是像遊客般的到此一遊，

▼本團隊走讀計畫前置準備 團隊拍攝



也不僅僅是深入瞭解在地居民和脈絡，更是擾動在地，喚起社群的連結和活化，創造地方活性。就算小房子模型裡小小的燈光會熄滅，也希望它能在居民心中亮起來。

寫在最後

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在中興新村推動以公私協力修繕宿舍，以及打造共融合作住宅。雖然從目前國有財產的活化慣例與現行法規的限制而言，我們仍然面臨許多障礙，但是我們始終相信「合作住宅」之倡議是切合歷史脈絡，因此作為規劃專業者有使命持續倡議。



教學、醫療與居住融合的生活 ——紹興生活合作宅

前言

紹興社區議題發展至今十餘年，反映了臺灣典型的國有土地上的非正式住居拆遷與安置的難題。2011 年它以居民抗爭展開序幕，並因有同情弱勢居民的臺大師生與民間團體出面與校方協商出現轉機。後續在楊泮池校長與柯文哲市長任內簽訂公辦都更，啟動了以社會住宅安置的政策實驗。

2021 年 11 月開始，五名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學生，在黃麗玲教授帶領下，跳脫社會住宅的框架，以合作住宅（cohousing）為方向，透過參與式工作坊，與利害關係人密集互動、來回修正規劃方案，擘劃出未來「紹興生活合作宅」的空間設計與管理營運機制，展現了具有社會正義、環境永續、合作經營等特點的新形態共居模式。

紹興社區反拆遷，將危機化為轉機

紹興社區位於臺北市仁愛路與紹興南街口的街廓，日治時期為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附屬醫院教職員的宿舍，到了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臺，紹興社區因鄰近聯勤總部及空軍司令部，成為沒有分配到眷舍的低階軍人與公務員的居處，也在 1960 年代後吸引無法負擔高額房價的城鄉移民落腳。數十年來，紹興社區建物幾經擴建與易手，形成所謂的「非正式住居」，且居民多為老、病、貧的弱勢群體。

由於紹興社區屬於國立臺灣大學校地範圍內，近年來校地開發的壓力與居住權議題碰撞下，引起反拆遷衝突。2010 年，臺大為興建新的醫學院教研大樓，計畫收回紹興社區的土地，要求居民在六十日內搬離社區，隔年更對居民提出民事訴訟，要向居民索賠侵占土地的不當得利。在此脈絡下，居民組成「紹興社區拆遷自救會」，透過訴求民意代表等方式，試圖與臺大校方協調。部份臺大師生也注意到此拆遷事件，透

◀紹興生活合作宅南向透視圖 團隊製作

◎ 撰文 謝舒評、陳冠縈、楊絜嫻、吳英睿、潘晴

過撰寫報導、衝進校慶會場抗議等方式引起社會大眾關注。2012 年，城鄉所師生與社會系、社工系等其他系所學生，組成「紹興社區安置方案研究小組」（後衍生出學生組織「紹興學程」），進入社區進行居民訪視調查，並試圖發展弱勢居民的安置方案，作為校方與社區對話的基礎。在研究小組努力下，校方與社區居民簽署「備忘錄」，校方承諾保障居民的生存權與居住權，將共同擬定具體安置方案。備忘錄簽署後，多數居民也陸續與臺大和解。

2015 年，臺北市長柯文哲與臺大校長楊泮池簽署「北市紹興南街基地再生計畫」合作意向書，共同推動「公辦都更」。2016 年，臺大提出「紹興南街公辦都更生活實驗村方案」，以能夠兼顧大學教學研究及居住權的「生活實驗村」作為未來的發展方向。2017 年，自救會成立社團法人「臺北市紹興權益促進會」，並與臺大簽署「高教創新與社會實驗計畫合作意向書」，現況部份居民先搬至南港基河國宅三期進行中繼安置，待未來完成公辦都更與開發建設後，再搬回紹興。

小組田野行動

在公辦都更完成前的銜接階段，2021年11月到2022年6月，五名來自建築、景觀、歷史、社會學等背景的臺大城鄉所學生，藉由「環境規劃與設計實習」課程契機，在黃麗玲教授帶領下進入田野，企圖跳脫冷硬的社會住宅框架，以「合作住宅」為核心概念發想「紹興生活合作宅」，為紹興社區居民與未來的申請入住者，打造具有社會正義、環境永續、合作經營等特點的新形態共居模式。

為能更深入認識紹興社區，我們花了數個月進行田野行動。除了實地訪查紹興社區基地，也參訪了現有的社會住宅，並與長期耕耘紹興社區議題的紹興學程及 OURs（都市改革組織）合作，透過一系列行動，強化與紹興社區居民間的信賴基礎，例如訪談紹興社區促進會幹部，初步描繪過去紹興社區的鄰里生活樣態；參與居民的租金協商會議與會員大會，了解促進會運作情形與居民對租金問題的憂慮。另辦理工作坊與共餐活動，以遊戲及閒聊的輕鬆氛圍，拉近與居民的關係，並引導居民探索未來紹興生活合作宅可能的空間規劃及自主管理模式。



▲ 調查基地環境 團隊拍攝

另外，我們作為紹興居民與臺大醫學院之間的橋樑，為了解臺大醫學院可與居民合作的方式，以及交流未來紹興生活合作宅可能營運方式，至醫學院拜會院長，也與醫學系學生會進行交流。經由交流，院方關切的重點是未來徵選入住的機制應如何訂定及執行，以及醫學院在徵選機制上扮演何種角色。醫學院學生也表示不排除可能成為生活合作宅的新入住者，考量的重點主要會是租金能否負擔。

經由田野行動，我們分析若干紹興生活合作宅的課題與對策，作為後續進行軟硬體規劃設計時的考量重點，也歸納出幾大生活合作宅核心目標：1. 合作共融的鄰里關係：生活合作宅的住戶來自兩個部分，一是預計將搬遷回來的原紹興南街居民，二則是透過徵選的方式，尋找對生活合作宅理念有認同感並符合資格身份的住戶，一同



▲ 紹興居民工作坊合影 團隊拍攝



▲ 紹興居民工作坊討論情形 團隊拍攝



▲ 與醫學系學生交流 團隊拍攝

共組住宅模式，讓鄰里之間可以彼此互助。

2. 自主管理營運：作為生活合作宅的第二願景，住戶與校方等單位共組合作營運組織，一同經營合作住宅。3. 與醫學院合作：生活合作宅鄰近臺大醫院與醫學院，因此可以結合附近的醫療與教學系統，讓生活合作宅與臺大產生互惠關係，創造教學場域及居住的新意象。

生活合作宅住戶徵選機制

生活合作宅作為新型態的居住模式，目前並無具體的規章或法令依據，因此我們參考現有社會住宅的徵選資格，並參照 OURs 提供的「紹興實驗住宅方案提案」等資料，擬定生活合作宅的徵選與營運機制。在現階段規劃中，生活合作宅共有 66 戶（兩房型 35 戶和一房型 31 戶），其中三分之二會保留給已加入實驗計畫的原紹興居民，三分之一則會開放認同生活合作宅理念的國民申請入住。

申請入住者資格審查主要比照社會住宅規定，像是須為年滿 20 歲以上的本國人、設籍於臺北或是在此求學工作者等等。申請者須由五種徵選類型中擇一提案，以不同方式帶動社區。評選委員會初期將由原有進行討論決策的「十三人平臺」（包含醫學院、學者、紹興居民等代表）進行篩選，待營運穩健之後，便會交由涵蓋更多住戶代表的「合作營運組織」進行徵選。

租期與租金

關於紹興生活合作宅的租期，原紹興居民在生活合作宅落成後，經審核通過可遷回。他們具有臺大向北市府承租期間的居住權（至多二十年），其資格不得轉讓直系血親，僅配偶可續住。至於申請入住者，我們也希望能盡量不限制過短的租期，以達到更加的合作共居效果，因此不比照社會住宅 3+3 的租期年限，但每年須提交合作成果報告書，提供評選委員會參考評估是否適合續住。

在租金級距方面，我們以社會住宅的九宮格計算方法為雛形，但不同於社會住宅單純以住戶所得與弱勢身份作為租金的判斷標準，合作住宅更需要住戶相互協助，提供自身專業與能力，因此我們也加入了公共事務參與度計算租金。公共事務參與，除了常見的加入社區合作營運組織或合作小組外，比較特別的一點是，我們認為若兩房型家戶是由青壯年與老年人共組生活的家戶（非血親關係），因負擔年長者照護責任，也應視為對於公共事務有所貢獻。

現階段為因應合作住宅在體制上尚未成熟，還在進行實驗的階段，故租金級距可作為初期推動的推力與鼓勵。目前透過採取類似社會住宅的級距模式，以較為制式的規定與租金級距的方式，期許達到合作共融之效益。待未來生活合作宅的住戶型態成熟，社區營運應可達自發性且有意義地互助互惠，於生活合作宅中達到更高的共享效益。

租金減免級距		A.無減免	B.低度減免	C.中度減免	D.高度減免
減免標準說明		徵選A類型之住戶、家庭平均所得大於臺北市四十百分點之家戶	家庭平均所得小於臺北市四十百分點、且未高度參與公共事務的住戶	高度參與公共事務者，如合作營運組織幹部、合作小組組長、非血親關係青銀共居之家戶	身心障礙者、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
房型	一房型	A1	B1	C1	D1
	兩房型	A2	B2	C2	D2

*實際租金金額未來將由臺大醫學院訂定

▲ 生活合作宅租金級距 團隊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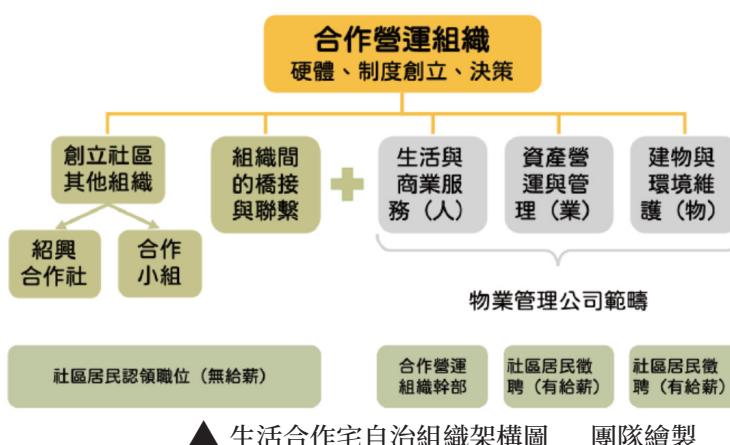


▲ 合作住宅與社會住宅比較 團隊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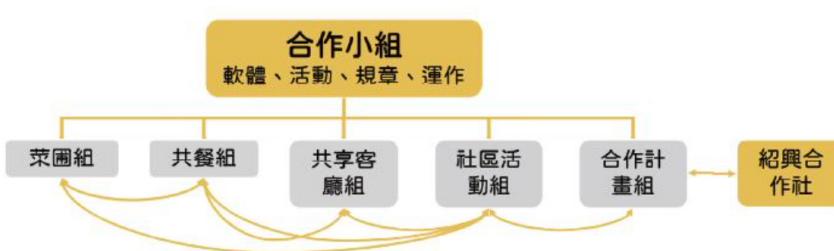
生活合作宅自治組織系統——合作營運組織、合作小組、合作社

為打造符合原紹興居民、新住戶與醫學院需求的自主管理與合作模式，本小組針對生活合作宅的營運機制進行設計。在營運初期，將透過培力計畫引導居民建立合作模式。藉由合作營運組織與合作小組的協力，能夠有效創造共融互助的生活型態。若能成立紹興合作社，除了對居民生計有所幫助，更有助於生活合作宅永續營運。

「合作營運組織」是生活合作宅最核心的自我管理機制，組成人員包含臺大醫學院、學者、專業團體與居民等各方代表，建立生活合作宅營運的共識、制度，並負責重大的決策。除負責原物管公司的範疇外，還需聯繫、協調各組織之間的事務。



「合作小組」是建立合作共住的關鍵，生活合作宅的共享空間運作的方式、活動的舉辦，都透過居民共組的合作小組決策與執行。原則上居民均有義務參與，共同分擔社區內部活動的運作。目前規劃將合作小組分為菜圃組、共餐組、共享客廳組、社區活動組、合作計畫組等五組，負責不同公共空間的布置、維護以及活動舉辦。



透過訪談我們得知部分的紹興居民有與臺大合作，承攬內部工作的意願，例如：在臺大校園內設餐車。因此我們設想有同樣需求的居民可以透過成立「紹興合作社」，以勞務合作社的名義承攬對外的工作，合作社發展成熟後，甚至可以自主提案與第三方團體互助合作。但合作社的創立並非那麼容易，因此我們建議分階段進行，前期先尋找與合作宅價值觀相近之既有合作社讓居民加入，透過時間、經驗的累積，居民們可以更清楚合作社成立的目的及運作模式，以達到社區自組合作社的目標。

生活合作宅與社會住宅最大的不同在於：合作宅更強調共融互助的精神，以及與臺大的「高教實驗計畫」結合。因此期許導入多樣的第三方專業團體協助，發展針對弱勢與高齡居民之社會設計、社區福利與社會經濟之先導型計畫，並研發社區培力的機制與模式。

生活實驗村全區配置

生活合作宅位於整個生活實驗村中心地帶，緊鄰李鎮源故居與社區老樹綠帶，周圍有臺大醫院產業合作區與醫學院教學大樓，能有效與周邊單位相互合作。如與醫材健康產業結合，導入健康智慧住宅概念，或作為醫學院教學、服務學習課程的比鄰基地，使生活合作宅居民實現醫療、教學與居住融合的生活。

▼生活實驗村配置圖

底圖為臺大醫學院提供，小組重新繪製並做部分景觀調整



都更事業計畫「建物使用一覽表」				
使用性質	地下停車空間	附屬商業空間 (含公設)	社福空間 (含公設)	可負擔住宅單元 (含公設)
樓層	Bl-B3	1-2F	3F	4-13F
樓地板面積	2192.13 m ²	1007.86 m ²	490.42 m ²	4197.19 m ²
預計使用內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機電空間 · 33汽車停車位 · 43機車停車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商辦使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高齡長者日間關懷據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房33戶、二房36戶，共69戶 · 公設：廚房、多功能空間、社區辦公室、戶外露臺與頂層花園

*資料來源：2021.11.26臺大紹興南街基地再生計畫公辦都市更新案都市更新計畫報核報告書

原方案與小組房型變動與共享空間面積比較

房型	一房型33戶、兩房型36戶		一房型31戶、兩房型35戶	
樓層	原方案共享空間面積			
8F	社區廚房	室內79.51 m ² 露臺71.54 m ²	農園 + 多功能空間 + 餐廚 + 兼社區辦公室	室內104.59 m ² 露臺71.54 m ²
9F	多功能空間	79.51 m ²	社區客廳	79.51 m ²
10F	社區辦公室	29.37 m ²		
13F			律動空間	75.25 m ²
總計	259.51 m ² (約78.6坪)		330.89m ² (約100.1坪)	

▲ 生活合作宅原方案與小組方案比較 團隊繪製

在戶外公共空間系統設計上，為整體規劃考量，並有效連結各棟公共設施系統，打造醫療、教學、居住三位一體的生活實驗村，以舖面設計連結 D 棟與 A、C 棟空間，除使園區形塑完整服務空間，亦令往來車輛意識進入園區而減緩車速，達人行安全之目的。園區內植栽設計以原有老樹保留為主，輔以開花、落葉樹種，形塑四季變化意象。

生活合作宅樓層規劃

我們以臺大醫學院的都更方案為基礎，並根據居民工作坊成果、社會住宅參訪經驗與國外案例分析，規劃未來生活合作宅公共空間的配置方案。我們沿用一二樓對外招租的商業空間，並期待引入對社區友善之社會企業；三樓社福團體空間以招攬社福團體進駐為原則，但亦得由醫學院自行協調各系所作為社區照顧實驗方案使用。同時，為達成合作住宅之理念，小組微調減少居住單元數量，以增加四樓以上住宅層的公共空間，分布在八樓、九樓和十三樓與頂樓，使空間規劃設計更貼近小組發展出的合作住宅機制。

生活合作宅公共空間規劃設計

我們將每個公共空間以「多功能使用」為主要考量，並定義出各個公共空間的性質，同性質的活動能在同個空間「分時共用」，單一公共空間都能有不同的用途，達成較高的空間效率。並且，將四個公共空間定義為兩大區：靜態與動態公共空間，分別配置在建築的中間層（8、9 樓）及頂樓層（13 樓、屋頂層）。而所有的公共空間鄰近電梯間，使公共空間較不會在有活動時打擾住戶，也因公共空間位在住戶回家要道，能增進住戶交流的機會。

承先啟後

七個月以來，我們作為承先啟後的角色，透過一系列的參與式規劃行動，期盼能更貼近原紹興社區居民與未來申請入住者需求，產出紹興生活合作宅的營運機制與空間規劃設計。未來待公辦都更完成、臺大醫學院找建築師來建設時，便可參考我們提出的較為有機的空間規劃方案，避免落入一般住戶缺乏交集的集合式住宅型態。我們也期盼紹興生活合作宅的機制設計，能引導居民走出非正式住居拆遷的陰影，以「合作住宅」這種新形態共居模式，實現教學、醫療與居住融合的新生活。

屋突	合計
計3層	
195.75 m ²	8083 m ²

→ 8F室內增加
25.08m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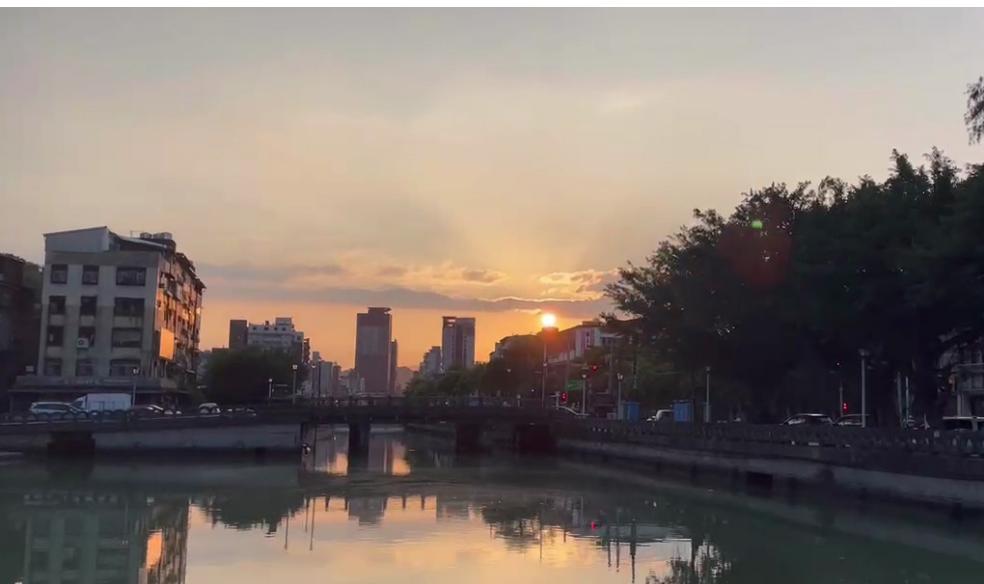
比原方案多
70.96m²
(約21.5坪)



◎ 撰文 陳世浩、秦沐涵、榮嘉蕾、林佳蒨、鍾智豪（東日信歌團隊）

10 分鐘河岸健康慢活： 打開基隆東信路公有宿舍群活化想象

日落黃昏的基隆信義舊社區



▲基隆市田寮河（財鼠橋段）黃昏時分 資料來源 | 東日信歌

基隆是臺灣第一座現代化都市，耀目百年過去，如今彷彿是她的黃昏。基隆這座城市老了，房子老了，居民也開始老了。截至 2021 年 8 月，基隆市政府數據顯示 65 歲以上佔全市人口的 18.14%，介乎於聯合國對「高齡社會」(14%) 與「超高齡社會」(20%) 的定義之間。與此同時，基隆亦是北部地區低、中低收入戶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年青人口不斷外流。2021 年 11 月，我們東日信歌團隊從去年



▲基隆市東信路 264 巷警察宿舍群 資料來源 | 東日信歌

開始進入基隆信義區的東信路社區，進行一系列田野調查。從最初破爛的公有宿舍群，走進社區，我們發現黃昏的基隆份外有魅力，或許夕陽與黑夜過後，她將會迎來另一片晨曦。

日久失修、閒置的東信路宿舍群

東信路 264 巷裏藏着基隆市立醫院醫護宿舍與警察局的宿舍群。一踏進宿舍群巷裏，建築外牆佈滿青苔，部分沒人居住的房屋用木板釘上窗戶，從室外樓梯見到一條條裂縫。我們走進目前由庶務科管理的一棟宿舍，因長時間無人居住，再加上欠缺保養，出現樹

木共生狀況，嚴重影響建築結構。從基隆市警察局庶務科和基隆市市立醫院訪談中得知，這些房舍座落於民國 50-60 年（1960-70 年代），如今已年過半百。目前狀況保持良好的宿舍，分別是醫院所管理的宿舍群，以及靠大馬路的 4 層高警察宿舍。前者雖然屋況有待改善，但結構未有嚴重損壞，相信與院方定期修葺維護有關；後者則是仰賴仍有約 10 多戶住戶繼續居住，屋況得以保持良好。反之，另一部分警察宿舍在住戶遷出後嚴重失修和閒置。

從宿舍群巷口的信富社雜貨店老闆口中，

他把昔日人聲鼎沸的宿舍景象刻畫出來，時至元宵佳節更會大排筵席，坐滿整條東信路小巷，小朋友提首燈籠遊玩。後來基隆市立醫院於市中心設門診部，而原院址則在2018年轉型為長照醫院。醫護對宿舍需求與同時來往醫院門診的病人減少，所以街頭巷尾變得冷清。

除予醫院宿舍外，為何這些宿舍變得閒置失修下來呢？主要原因是，政府在民國72年（1983年）重新修訂與警察宿舍有關的《事務管理規則》。當中第11條加上規定：「凡經配定宿舍人員，如因職位職級年資人口之變動而申請調整宿舍時，應重行辦理申請登記手續，依照分配標準予以重新分配」；第245條的規定亦有所修改，宿舍往後分「首長宿舍」、「單身宿舍」及「職務宿舍」3類，再無「眷屬宿舍」種類。原有眷屬雖能繼續留住，但新入住的警眷會隨警員調遷或離職而喪失居住資格。久而久之，新住戶人數不斷減少，而舊住戶因遷出或離世而減少，最終無人入住的房舍被閒置丟空。警察局在缺乏修繕經費和人手下，房舍逐漸年久失修，造成衛生和治安問題。

86 設計公寓：開啟舊警察宿舍的新生

與東信路有着類似狀況的另一座警察宿舍，座落於相隔田寮河的東明路。東明路警察宿舍在淡江大學建築系，與基隆市政府在2015年進駐研究其活化的可能性。政府隨後另委任營運團隊，整理復修宿舍空間，改造成為如今的86設計公寓。員警宿舍由4連棟

建物組成，目前12戶中仍有3戶繼續居住。目前其餘戶數被整理後陸續透過公開徵件甄選方式，以低廉的租金租予已5戶進駐團隊，例如：書店、畫室、藝術創作空間等。

這種營運模式促使警察能夠擺脫「無人居住 - 無修繕費」宿舍失修的惡性循環，警察局能夠不再顧慮宿舍的管理工作。新進駐團隊也為建築物注入新的活力和想像，嘗試與現有居民共存。86設計公寓的成功促使我們開始進一步為東信路構思新可能，我們希望能藉此打開基隆東信路公有宿舍群活化想像，譜寫屬於這個社區的「東日信歌」。



▲八六設計公寓（原東明路警察宿舍）
資料來源 | 東日信歌

山、海以外基隆的河岸生活 – 田寮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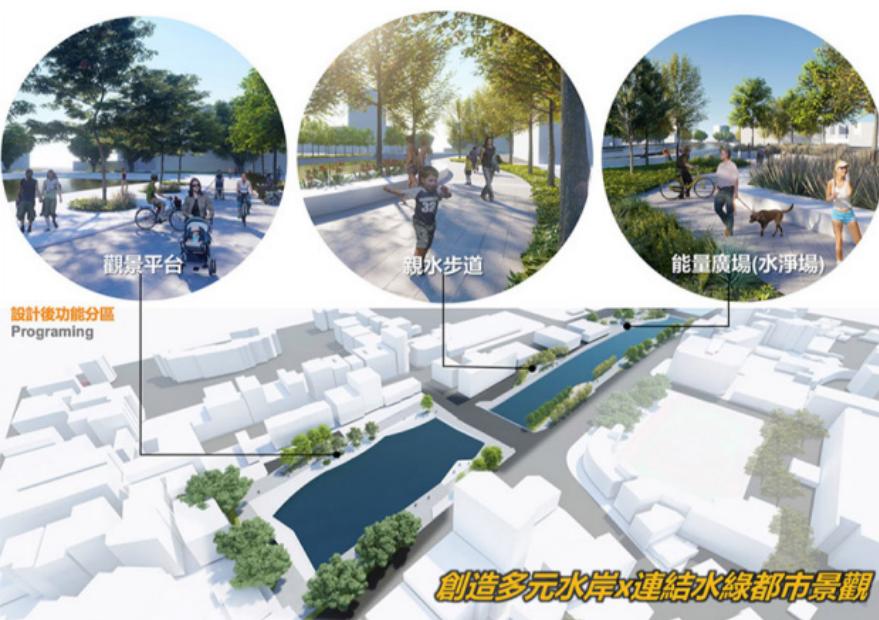
我們小組初來乍到，從86設計公寓望向東信路宿舍區，惡臭味撲鼻而來，瞥眼看河水污濁、顏色黃黃綠綠。如今惡名昭彰的田寮河，你可有想過它曾經輝煌的一面嗎？我們「東日信歌」便要從田寮河的前世今生說起！



▲田寮河日治時期
資料來源 |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田寮河是臺灣第一條人工運河，為基隆四大河川之一。日治時期，河水清澈，魚蝦豐富，不時用於運輸木頭肥料、煤炭等物資，甚至有人在河上龍舟競賽。我們從與相對年長的居民聊天時，也有略有耳聞。¹

親人的田寮河恐怕已成過去，如今難相提並論，何以田寮河會落得如斯田地呢？主要原因是欠缺有效排污接管，以致各家各戶直接將污水排出田寮河，河床積存大量淤泥，水流緩慢，難以排走，釀成惡臭。



▲田寮河二期規劃

資料來源 | 基隆市水環境改善計畫網站

田寮河「臭」名遠播，但有趣的是，我們從不少居民口中聽到的是，「以前是黑黑的，好像現在沒有那麼黑」感嘆田寮河水質比起以前有改善，或歸功於自 2017 年起的基隆水整治計劃。據目前官方網站資料，基隆市政府已落實第一期田寮河水質改善工作，包括排污接管、污水截流、清除底泥、淨水回放等。政府在此基礎下提出二期規劃工作，例如：增設台階、親水步道、觀景平台等。不過，試問誰會願意呼吸着噁到要吐的河水散步或嬉戲呢？雖然政府在水質改善上匯報進度交出成績單，但顯然未足以讓媒體和市民買帳，河水顏色和臭味顯然仍是肉眼看得見、鼻子嗅得出的問題。



▲田寮河一期規劃進度
資料來源 | 基隆市水環境改善計畫網站

關於污染河道整治，若然提及到最成功案例，莫過於首爾清溪川。其首爾市區段長度（約 5.8 公里）

¹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田寮河 - 歷史人文，基隆市水環境改善計畫網站。<https://www.keelungwater.org/Environments/1589085627328>

較田寮河（約 4 公里）稍長。首爾當時力排眾議，重砸 9000 億韓圓（約 200 億新台幣），引漢江淨水、污水截流，為清溪川徹底「整容」。單憑二期計劃預算僅 0.1 億新台幣預算，基隆難以照方執藥，解決這半世紀積下的爛攤子。路仍漫漫長，只有靜待基隆市真正完成所有污水接管，才是河岸慢活的開展。

值得慶幸的是，基隆目前有伙伴積極推動「河岸生活」想像 – 城心文化公司，他們成立的組織舉辦一系列有關田寮河河岸生活的講堂，構思起在田寮河附近的藍圖。雖然田寮河河岸生活目前仍只聞樓梯響，但試想像除了山城、海港外，多了一塊優美的河岸景觀，你又怎不會想留在基隆住呢？

10 分鐘慢活城區：重新定位吸引青年回流

比起工商業龍頭的雙北，基隆產業選擇、工作機遇遠不如這兩個大城市，年輕人不斷外流雙北工作定居。若然要求基隆盲目跟隨雙北直轄市的城市發展節奏，顯然是懸木求魚，更會失去基隆作為城市的主體。其實基隆也有成為獨特城市的潛力。重要在於，我們如何定位基隆。巴黎第一大學教授 Carlos Moreno 認為城市規劃的重心在於生活的規劃，繼而提出「一刻鐘城市」（15-Minute

² 謝世傑，洪信彰，2007，考察韓國首爾清溪川整治復育經驗及省思水利，水利，17，12-17

City）。他認為巴黎不論購物、醫療、休閒甚至是工作，居民皆能以步行或騎自行車的方式在離家 15 分鐘內達成。這有助追求小社區空間多元性和生活便利，振興社區經濟。

Anne Hidalgo 在 2020 年競選巴黎市長後，便在 Carlos Moreno 的基礎上，介紹如何在巴黎實施 15 分鐘城市。她上任後令塞納河畔禁止車輛通行，僅限於行人和自行車通過，將原本的停車場化為菜園和廣場。巴黎這個例子為基隆市帶來另一種想像，避免傳統都市化造成社會關係原子化的問題，擺脫追逐雙北的急速都市節奏，活化城市空間和重構城市機能。這個計劃值得基隆市參考，而東日信歌就規劃了一個基隆東信路的「十分鐘生活圈」。東信路是基隆市少數背山望河的平地，具有先天優勢去實踐「十分鐘生活圈」。平坦的道路相對便利單車在市



內行駛，推行輕便運輸都較為方便，減少污染和能源浪費。若然上述提到田寮河有進一步改善，將成為 10 分鐘生活圈的重要一環，享有基隆市獨有的河流景觀。為了迎合老人長照生活需求和創造更多年輕人在地就業，政府可以利用東信路的閒置宿舍，發展成租金低的合作居住混合空間。居民能夠透過合作滿足更多生活所需，社區共煮、互相照顧、娛樂，變相上以往需要跑到雙北完成的一切，能在基隆一地完成。他們最終減省了通勤時間，換來更高質素的合作時間。團隊在今年 3 月曾走進基隆社區，與都市改革者組織（OURs）合作，把河岸共融慢活和合作住宅議題，帶入 86 設計公寓舉辦合作住宅工作坊，和基隆市不同伙伴，例如：居民、政策研究員、86 進駐團隊。我們嘗試探討小社區居住、工作合一的可能性，勾畫出更多的想像。



▲伊甸基金會基隆服務區長李蓮 資料來源 | 東日信歌

東信路健康廊道：創造社區共融的可能

10 分鐘河岸慢活的條件下，我們回到居住本身，以合作住宅切入。合作住宅不只談住宅，更重要的是社區共融的價值。東信路周遭擁有豐富的社福及醫療資源，值得我們好好的去善用，串聯起來創造出一條健康廊道，讓不同族群能一起生活在同一個社區內。我們或能把閒置宿舍轉化成合作住宅的混合多用途空間，與週邊的社福健康資源接通。

健康廊道上其中一個重要角色，是位處東信路小巷裏的基隆市立醫院。面臨高齡化問題，市立醫院隨着社會的轉變與市民期許在 2018 年正式轉型。醫院在東信路的院址陸續增設了護理之家、居家護理、日間照護中心、呼吸照護病房及老人失智中心等，將門診部移到市中心。宿舍住戶遷走，看診的人減少，使得社區人煙逐漸減少，讓醫院院址慢慢被忘記。原本設在巷子頭的牌坊被拆除，更使得醫院得入口意象變得不明確。若然不彎進巷子裡，又怎能發現這座對基隆別具意義的醫院呢？健康廊道就是讓醫院被看見的重要一環。

這裡有一群人默默地照顧著醫院裡的病人，有的是護理師、有的是家屬、有的是社工。除了病人需要被照顧，他們都需要喘息的空間。我們提倡以健康廊道的概念，活化目前狀況良好的東信路宿舍一處，規劃用作照護者喘息空間，像花店、咖啡店。該處能向照顧者提供免費的「照顧咖啡」，讓他們從照顧忙碌中來到休息，暫時轉換心情，舒緩照顧壓力，達到心靈健康。空間又能配合醫院

▼基隆信義區親子館想像圖
資料來源 | 「魅力基隆」臉書粉絲專頁



舉辦不定期講座活動，藉此推動社區健康。

同樣位處這個社區的另一機構伊甸基金已在基隆扎根 22 個年頭，掌握着基隆的社福發展情況及需求，我們與伊甸的基隆服務區長李蓮交談過程中，透露她們一直渴望身障者的身影能被看得見。「我們為他們開了很多課程，我們有很多朋友也都非常有才華，像有一個身障朋友，他原本有很深的酒癮，和家裡的關係很不好。但後來在我們這邊發現他很會畫畫，甚至後來還去香港參加藝術展，也因為這樣改變了他和家人的關係。但是他們的作品都只被放在我們中心，沒有人會去看，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有一個文藝走廊，讓這些弱勢族群的創意和才華可以被社會看見。」（伊甸基金會基隆服務區長 李蓮）

上述的喘息空間不但是照顧者的休息空間外，更是在醫院背後的基隆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的弱勢走出社區的展現空間。他們的創作能夠展示在空間之中，而且長遠營運又能聘請他們參與。更重要的是，目前 86 設計公寓裏不乏文藝和地方營造夥伴，他們文藝工作的經驗，相信能讓他們能與之交流，教學相長，取得靈感。

另一個在健康廊道扮演重要角色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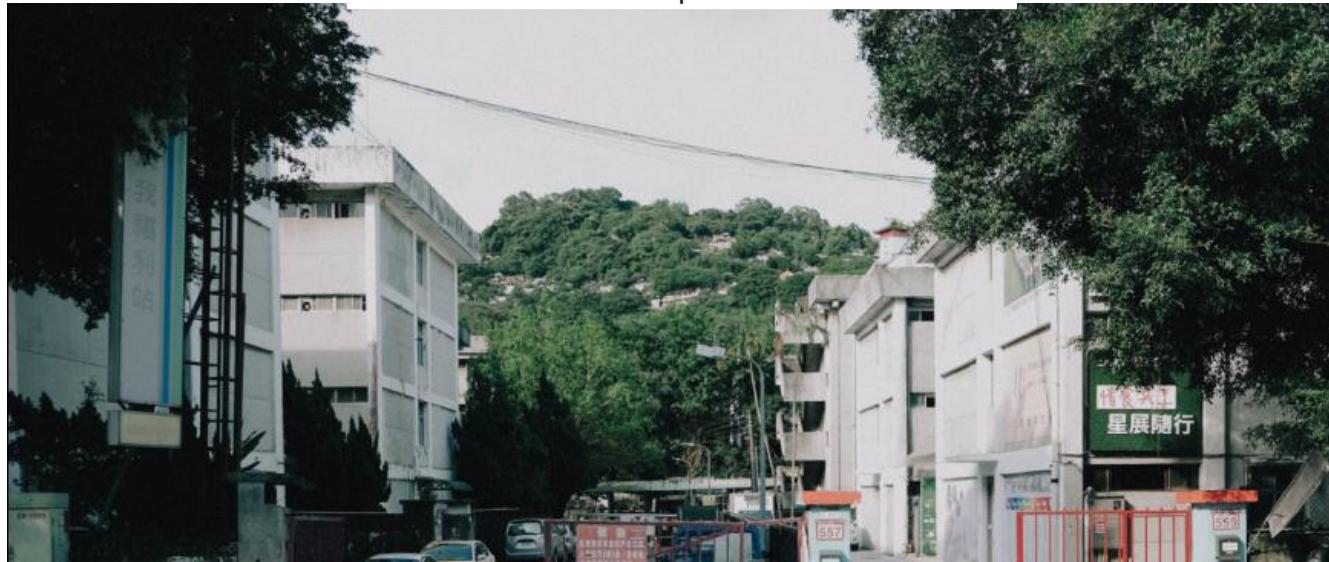
市立醫院對出正在興建基隆市信義區的親子館，規劃中 1 樓為收托 12 名幼兒的社區公共托育家園，2 樓則是親子館，預計在未來一年落成。親子館和健康廊道之間又有什麼關係呢？區長提到，部分孩子患有隱病，像言語或社交障礙等，不易父母被察覺或判定得到，最終往往耽誤了孩子的病情，然而伊甸基金會發現社區沒有直接渠道協助家長進行檢查。

透過結合親子館、醫院、伊甸基金會三方，教育家長有關健康知識，讓有需要的孩子及早得到適切治療。我們透過社區多方培力，教育和實踐「共融」的概念，讓不同背景與差異的人有機會彼此接觸與互動，從而學習同理與彼此尊重。

田寮河 +10 分鐘生活圈 + 健康廊道 = 新的想像？

三個面向實際上彼此間環環相扣，互相影響。河岸景觀能增加 10 分鐘生活圈的生活想像，如：河岸運動等，與此同時能將喘息空間延展至河岸。10 分鐘生活圈強調慢活的過程，減少行使車輛，能改善週邊景觀，有助田寮河河岸景觀的延展。與此同時，戶外散步和自行車同樣是有益身心的活動，讓健康廊道不只侷限於東信路，而是整條田寮河。

這些仍然是黃昏下的願景，推動東信路發展，最重要還是有賴公部門逐步研究和落實活化宿舍群的可能，重新開放和發展空間，讓空間能夠貫通起來，打開基隆東信路公有宿舍群活化想像。



◎ 撰文 劉柔妤 / 再森計畫團隊

打開城市邊緣的風景—— 大我社區的困境與願景行動

大我社區是一個位於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上的退休軍人宿舍群。軍方稱此為「大我退舍」，其中包含大我山莊、大我新莊以及大我新舍三座建築群。目前大我社區中的大我山莊，有臻佶祥食物銀行、OURs 等組織在此作為據點。在這些非營利組織的進駐之下，好似被世人遺忘的大我社區，在這幾年又重新獲得了一些社會的目光。

依循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政治史的脈絡：1949 年國民黨撤退來台，因應戰力需求，大批的單身軍人來到台灣落腳。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兩岸政治情勢的改變，大量單身退休人員的居住需求開始出現。1964 年，國防部開始建造

供單身退休軍人居住的宿舍，大我社區

便是因應這樣的時代脈絡而出現。

現在在這裡居住著的人，不若一般想像的，以單身退休軍人為主。大部分是中國籍的榮民遺孀、配偶；仍在世的榮民人數不多，多半年歲已高，最年輕的也已經九十幾歲了。其餘的居民有榮民子女、伴侶或是外來的人。雖然是「單身退舍」，卻因為幾十年來大環境的改變，或是個人生命際遇的不同，而出現了高度的居住異質性。

在大我社區附近，有大都會客運的公車總站、廢棄物處理廠以及五金工程行。

在附近的山坡上，有著過去軍營裁撤後，老兵留下來興建的違建聚落。不久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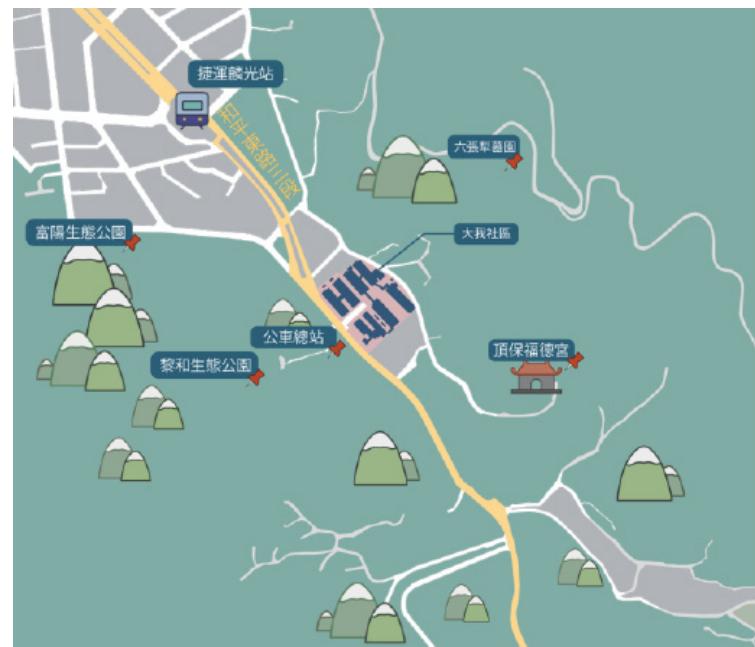
一部分的聚落拆除，改建為符合活力健

康城市形象的「黎和生態公園」。與此相距不遠的山上則有六張犁公墓，以及相應而生的禮儀產業。與市中心高樓林立、步調快速的景象形成強烈對比，這裡有著位處都市邊緣、與眾不同的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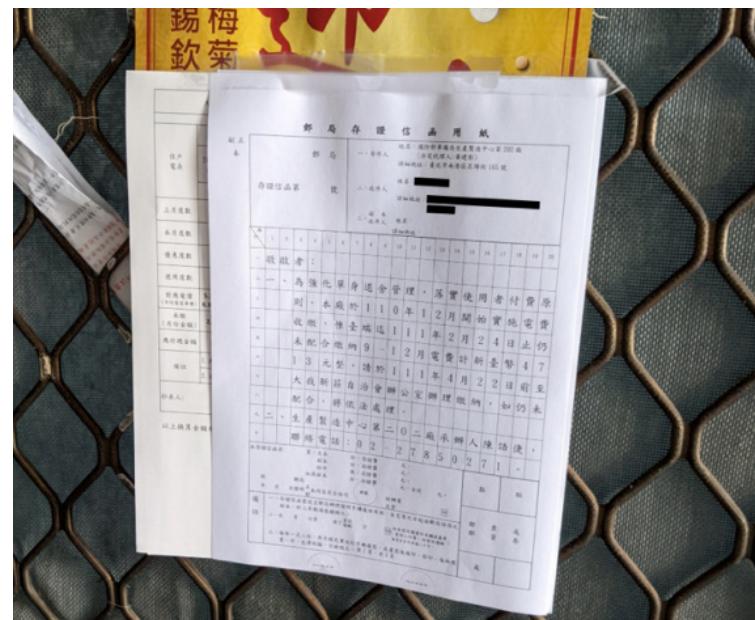
大我怎麼了？——大我社區的現況淺談

到了近年，原先居住於大我社區的榮民日漸凋零。隨著原有機能的消退、營舍閒置空間增加，管理的問題也逐漸浮現：公共空間年久失修、社區基礎設施不足、外來佔用戶的出現……。這裡的土地所有權大多屬國有，而歸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由國防部軍備局進行營舍空間的管理。然而，或許因退員宿舍並非國防部核心業務之一，軍方並無太多資源得以投入大我社區，而呈現消極管理的狀態。

目前管理單位國防部軍備局約以一週一次的頻率到大我社區進行日常管理以及環境清掃。在管理方面已進行獨立電表、水表的裝設以及合法住戶的清點，並預計於今年 11 月對不符合居住資格的居民，也就是所謂的佔用戶，提出法律訴訟。根據國防部的分級規定，僅有第一級的榮民，以及經國防部審核認定¹的第二級「榮民遺孀、配偶」可以居



▲基地位置簡圖 資料來源 | 團隊繪製
住於此，其餘皆會在日後遭到國防部提告。
可以預見，在不久的未來，大我社區內的居
民生態可能呈現劇烈的變動。



▲大我新莊住戶門上的存證信函 資料來源 | 團隊拍攝



▲基地鳥瞰圖

資料來源 | 取用自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團隊繪製

¹ 根據團隊與軍備局座談得知，國防部的認定標準可能包含有 1. 名下有無房產 2. 是否具身心障資格 3. 是否為 80 歲以上，以個案訪視、審查的方式進行。



▲大我新莊建物老舊、缺乏修繕及管理 資料來源 | 團隊拍攝

房子空了，然後呢？——軍用營舍的住宅想像

大我社區周圍的麟光捷運站一帶，已是許多標榜「綠生活、自然生態」的高級建案林立之處。放眼望去整個信義區，乃至於台北市，居住正義的課題已爭議三十餘年，但時至今日，青年仍難以於此落腳、擁有自己的住宅。大我社區位於信義區的邊界，周邊有郊山環繞，在都市計畫分區上屬於保護區的範圍。正因位處保護區，此地的建物受到建蔽率以及高度的限建規範²。事實上，以大我新莊現有的空間尺度（如：高度、建蔽率）而言，是超過保護區建物規範的。我們認為保留大我社區現有的建築形式以及居住功能，並將閒置的空間加以活化，是能發揮大我社區建物最大價值的方式。

綜觀目前台灣軍用房舍的活化，是以轉型為文創園區為主要方向。以大我社區建物目前的容積量，以及其仍然保有居住形式以及功能的面向而言，我們認為若能活化房舍、延續這裡的居住功能，除了提供營舍轉型另一種可能性的想像外，也能提供一處實現居住正義的基地。

² 《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七十六條規定，保護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高度。若為原有合法建物之拆除改建，建蔽率不得超過 40%，且高度應為三層樓且低於 10.5 公尺以下。

長期願景，在地行動——再森計畫 團隊

「再森計畫」是我們為團隊取的名字。這個社區若有新的活水注入，將可能再生出不同的可能，而大我周邊有著豐富的自然生態，我們期待透過能實現永續性的行動，並結合基地周邊的自然資源活化大我社區，不僅「再生」，也能「再森」。

經過現地的田野調查後，歸結出大我社區現有的課題有三：(1) 社區互動低落、內外連結斷裂且社區意識薄弱，(2) 公共空間閒



▲團隊發行的地方刊物《大我小誌》試刊號
資料來源 | 團隊拍攝

置、缺乏利用，(3) 居民遭到軍方驅趕。現住戶多半因遭到軍方驅趕而有躲藏、較少外出的現象。周遭居民多對大我社區有著負面觀感。我們首先以小規模的空間改造，以及游擊式的居民接觸、訪談作為在社區內的行動；同時嘗試連結管理單位或是外部組織。我們在本學期與民意代表、國防部軍備局進行了座談，也嘗試和信義社大進行綠化課程相關合作的洽談。

觀察到社區公共空間的照明較不足，且除了部分區域有居民擺放盆栽外，其餘綠地多屬於荒蕪、散佈垃圾的狀態，我們在社區中首先擺放了照明設備，並整理出了一塊可供種植的綠地，計畫在此種植香草植物。另外，我們進行了大我社區內以及周遭的故事書寫並集結成冊，發行了地方刊物《大我小誌》。《大我小誌》的內容包括有大我內部空間解密、臻佶祥食物銀行、鄰近廟宇的介紹以及軍事地景的走讀。期待能透過這些小小的在地行動，除了讓大我現住戶感受到社區不同以往，也能藉由刊物接觸到更多周遭民或是潛在的合作對象，提供一個對大我社區產生不同想像的機會。目前與相關單位協商的成果是我們獲得了軍備局管理單位在活動舉辦以及空間使用上的同意，也建立了雙方的聯繫窗口。在組織串聯方面，我們與信義社大保有良好的聯繫，並預計於下半年商請信義社大的講師，前來大我社區開設綠生活的課程。

打開大我的公共性——營舍活化願景提案

大我社區外圍灰色混凝土高牆以及鄰近嫌惡設施的市郊地景，總帶給人不易接近的感受。在與軍方的座談中可以得知，他們對這裡的未來發展實則未有長期計畫，但亦不排斥進一步聆聽、對話以開啟不同可能的機會。

為了開創這裡不同的發展可能性，我們將計畫定調為「營舍空間活化願景提案」，希望能透過活化既有的房舍，帶動基地內外的人群，並引入外來組織的資源以營造大我



▲團隊在大我社區整理綠地 資料來源 | 團隊拍攝

社區的公共性。

我們希望能延續營舍原有之居住功能，在這裡實驗一個有別於政府由上而下規畫，具備永續特色之意向型園區。延續大我過去屬單身退員宿舍、也不是社會主流認知的傳統社區；我們希望能引入合作住宅之概念，於此打造合作共居的非典型社區。除此之外，我們也想像在合作經濟的基礎之上，能在這裡發展公民電廠、都市農園或是食農自造場域的意向性地景。連結到基地外部的市郊地景，也能更進一步討論廢棄五金與廢棄物再利用的循環經濟。在長期目標上，



▲計畫願景架構圖 資料來源 | 團隊拍攝

除了營造合作住宅之外，我們也能藉由組織一個循環及合作經濟的產業中心，維持甚至是促進社區之經濟功能，並得以打開社區之公共性，以及發展永續性。

我們在短期目標將持續透過社區內的小規模空間改造、議題書寫以及活動舉辦，連結大我社區內外的人們，藉以「打開」大我。在與相關單位持續協商、洽談之下，我們希望能逐步針對社區內的硬體空間進行修繕及改造。與此同時，我們也期待能在現有居民的基礎之上，再向外招募新的居住者；透過居民交流活動以及願景工作坊的舉辦，得以在此想像共同居住的可能性，透過營造出意向性，再進一步共同討論住宅的營運機制。

都市快與慢的日常風景

在這城市邊緣之處，在我們目光留意之外，大我社區緩慢的日常持續進行著。圍牆外的世界飛快的運轉，像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我們不知道何時這些日常所見的風景會在不知不覺中消失。讀到這裡，如果你也對這裡進行中的日常及課題，或是城市邊緣的風景感興趣；請搭一趟文湖線列車來到大我，這裡永遠張開雙臂，等待你的發現！



合作山城： 攜手想像從合作 collaboration 走向合作 cooperation 的山城可能

◎ 撰文 高彤、陳韋綸、黃智遠、廖珮璇、熊元培、鄭智遠 | 合作山城團隊

如果我們在街頭問一個年輕人，請問合作社是什麼？相信大部分的人無法給出一個很明確的形象。合作社，一個那麼熟悉卻又陌生的名詞。我們這一輩的人或許都是只在小學，國中，10分鐘的下課鈴響後才在腦中出現的麵包，王子麵，泡沫紅茶的代名詞。但合作社的核心意義是什麼？我們卻啞口無言！

我們是台大城鄉所一年級的學生，今年實習課，聚焦在討論「合作住宅」。讓大家理解什麼是共融的新居住模式，並嘗試進一步去規劃設計以此為核心概念的空間想像。

然而合作模式或者說合作住宅就是否只是一個倡議美麗新世界的口號？合作社在台灣可能嗎？更根本且我們無法迴避的疑問是，到底什麼是合作住宅？

審視目前由 NGO 團體 (OURs) 所倡議內容，再針對國際上的被視為合作住宅的案例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合作住宅的形成模式多元，其實施主體也並無一定規定，無論是自然人、公司或合作社，都有可能。但細究 OURs 主要推行以《合作社法》中「合作社」為主體、共有產權之理由，其主要原因在於：

(1) 合作社已有既有法治機制，對於組織運作的規範相對完善。

(2) 相較於公司是以董事會與股份為基礎，合作社每位社員的權力相同，故體質上通常要是採集體決策方式推動行動（合作社股份不得自由交易，僅能賣回給合作社，且僅為股利與分潤依據，與決策權並無直接相關）。

(3) 合作社的收益有法規明令其用途一定要回饋給社員，並設有公積金、公益金等機制。

因此，對於台灣這樣長期以來缺乏集體決策訓練的社會，合作社是一個已法制化的組織架構，可以提供其所需之機制。一定程度上更可降低住宅流入市場，成為商品投資炒作之可能。但同時在這樣長期受私財權市場機制主導的社會，尋求「共建共造並共同生活」的理想勢必會面臨許多挑戰。在初步推行的過程中，即便社群內部以凝聚足夠意向，如何才能取得資源、建立能夠持續運營的財務模式是一個必要的課題，畢竟藉此方能確保社群的意向長存、穩定。而這一切又回應到須建立一個正當且必要的論述，使其面對各方的挑戰，都能說明這是一個不會虧太多錢、或具有正面效益的嘗試（如：面對銀行融資借貸時、面對需要公部門政策資源協助時）。

起初我們也給不清楚「合作式」與「合作社」的差異為何，組內也不斷的激烈爭辯著合作社效益與實質上相較於公司契約制的可替帶性。但隨著課程的推進，在田野間

	私有產權	共有產權	租用
成員條件	為形成意象型社群，加入需經過一定的徵選 / 媒合機制，使新進成員也能具備共同理念想法		
產權型態	個別持有 社群共建共造後 登記給各成員 (區分所有權)	共同持有 產權登記於法人 組織名下各成員 成有相應股份	租賃 由法人組織向政 府或民間承租並 負責營運管理
參與程度	視條件	最高	中等
穩定程度	產權可轉讓	不得私自轉讓	租戶流動 不影響運作
共享價值	需另規劃	最易實現	可實現
執行困境	無法限制房地流入 市場，經買賣過後 意向社群難以維繫	需有強大意向凝 聚並有相對應組 織章程	資源（土地、融 資）取得需有明確 正當性與必要性論 述
模式	合作式	合作社	合作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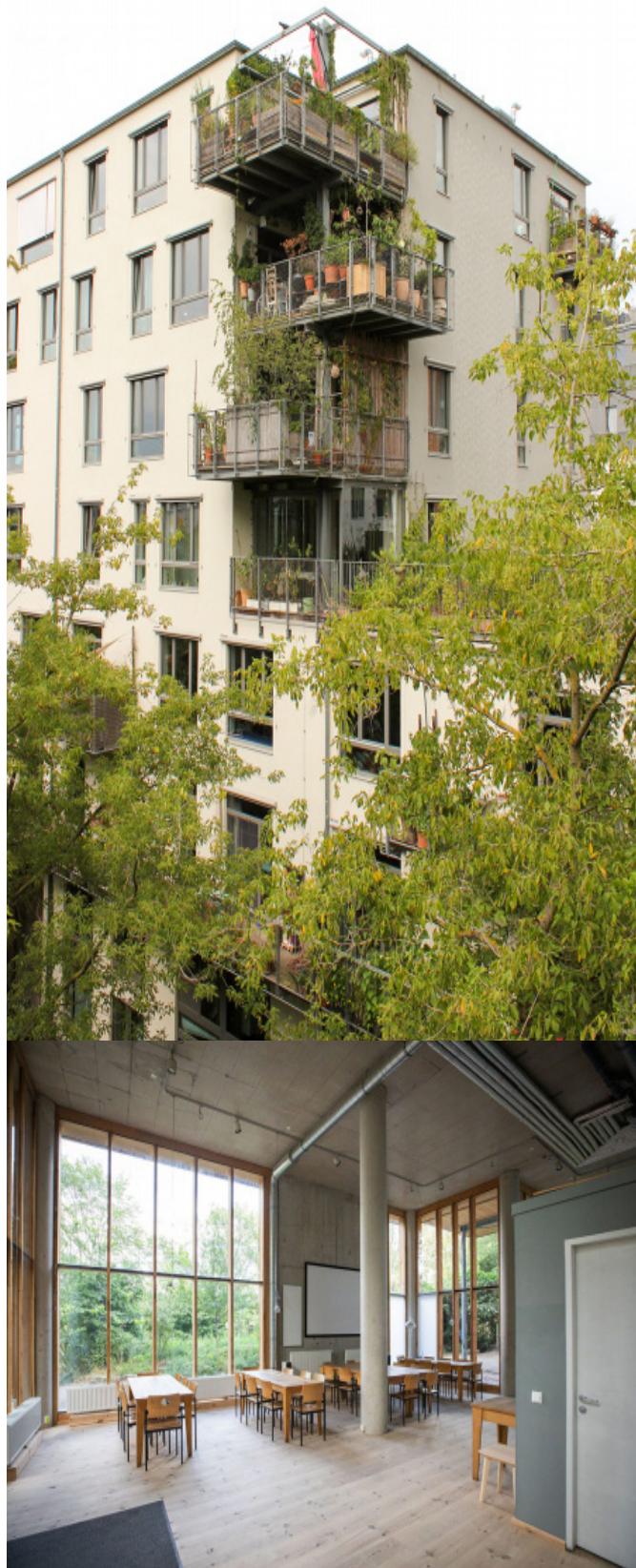
▲台灣合作住宅可能模式與執行困境
資料來源 | OURs 都市改革組織文案、本組製作

訪查各方利益關係人的意見整理後，我們慢慢能夠裡清楚看見「合作式」與「合作社」（collaboration/cooperation）這兩者之間相互支持卻又有著不同核心的差異。

至此，我們也才明白規劃設計出一個合作住宅方案，不是只是提供一個替代選擇權，其實一切背後要挑戰的是整體居住不正義的問題。合作式住宅是一種過渡形式，合作社住宅才是最終行動應該要挑戰資本體制上的改革實驗。所以我們覺得合作社股權共同持有與住宅法人化的平權與民主邏輯，被實質有效的引入未來的居住模式，才是合作住宅需要討論的核心。也就是說，我們在提倡合作山城時，是希望由門檻較低的合作式概念開始誘發利益關係人看見改變的可能，最終促使基地與週邊與政府政策走向多樣化的合

在確定為何要實踐「合作」後，位於基隆定國里的警察宿舍就是我們發想的起點：

「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山坡上面野花多，野花紅似火」。這首兒歌所形容的正是原本定國警察宿舍的眼前所見的風景。但隨著時光流轉，在家門前的西定河改建為西定高架橋，挨著河岸的台鐵宿舍群也依次拆除，改建為平面停車場。山坡上原先住滿二十戶的警察宿舍，也僅存一戶。考量建築狀況不佳，同時四個月的田野調查中，我們也發現社區居民較無社區參與的機會，以至於對於空間的想像也比較單一。因此我們在行動上規劃了與社區一同合作，打開及使用公有閒置空間，支持社區服務或生活所需，同時，設計簡易的參與方式，讓社區體驗到山城生活的各種情境。然而疫情爆發後，各項實體活動難以推展，社區也都害怕外出與人接觸，因此我們轉向，思考如何促進更多基隆在地社群關注，成為後續推動的種子，以及長期該如何吸引青壯年回到基隆山城生活與居住，更希望把合作山城的概念，從定國里出發推展到基隆逐漸空洞化的山城之中。最終我們決定配合基隆「2022 城市博覽會」期程辦理線上展覽，一同對外行銷，透過大量的人潮與節慶氛圍，以便我們的展覽內容露出，吸引更多人的關注，同時我們也邀請 17 位現住基隆、搬離基隆以及自外地移居到基隆的基隆人，了解他們對於居住與生活的看法，也調查他們未來居住基隆 / 基隆山城的意願，並從中擷取轉化成合作山城居住指南與定國山城規劃。



▲圖__Spreefeld Berlin 1, 2. <https://www.buildingsocialecology.org/projects/spreefeld-berlin/>



▲基地範圍與周邊關係 資料來源 | 團隊繪製

城市博覽會策展計畫：展覽作為一種手段

幾經討論，我們決定把工作坊作為線上展覽的開首，並把我們的線上展覽主題設定為「Co-Living Hill Village 合作山城：攜手想像山城的可能」，制定網頁（網址：<https://colivinghillvillage.com/>），頁面分為五大分類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切入：

- 1、Where / 山城地點 2、Who / 誰在山城，人與人的故事
- 3、What / 看得見的山城，看不見的議題
- 4、How / 實體工作坊轉為線上，工作坊作為想像力的延伸
- 5、Next / 產出與下一步《合作山城居住指南》

在實體轉線上的同時，我們重新思考在疫情下，人和人的關係怎麼維繫，以及參與式活動能夠如何從新設計讓實體與線上無縫接軌？最後，我們決定將田野中的觀察、對於合作山

城的想法帶入工作坊中，再邀請基隆 17 位在公部門、規劃設計、藝術、社區工作領域的青年，也是我們預想未來有可能移居山城的對象，參與這四場的工作坊，希望能更真實理解青年在基隆居住和工作的需求，也才能更細緻規劃出能夠支持青年移居山城的環境和機制。同時間，我們也與社區理事長、社工與警察宿舍屈詹阿嬤保持通話聯繫，



▲定國山城空拍圖 1, 2. 資料來源 | 團隊拍攝

持續關注里內在疫情下的狀況。我們分別以「山城攻防戰」、「移住者指南」以及「基隆折返跑」為工作坊主題，分別邀請曾經住在山城者 / 外地移居基隆者 / 離開又回來基隆之不同背景的青年來參與，運用 Kahoot! 、 Google Meet 和 Miro 這些線上工具進行，以分享居住 / 工作經驗為起頭，再進入合作山城規劃議題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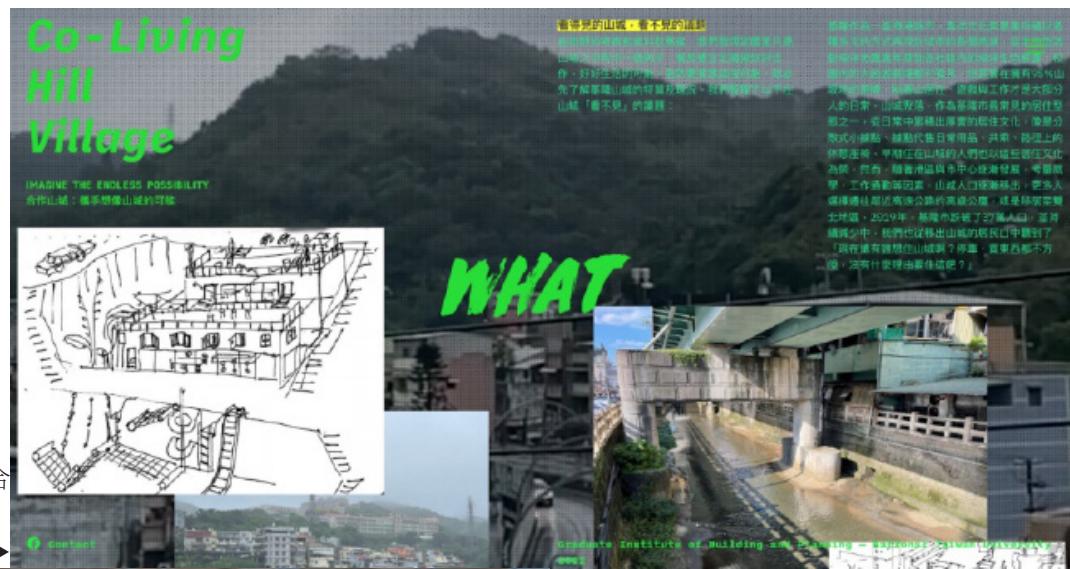
◀圖 __ 「Co-Living Hill Village 合作山城：攜手想像山城的可能」主頁



圖__「Co-Living Hill Village 合作
山城：攜手想像山城的可能」
分頁：Where/ 山城的地點►



◆圖_「Co-Living Hill Village 合作山城：攜手想像山城的可能」分頁：Who/ 誰在山城，聲音定景的線上轉化，人與人的故事



圖__「Co-Living Hill Village 合作山城：攜手想像山城的可能」
分頁：What/ 我們看見的問題►



◆圖__「Co-Living Hill Village 合作山城：攜手想像山城的可能」

分頁：How/ 實體工作坊轉為線上，互動模型與參與式工作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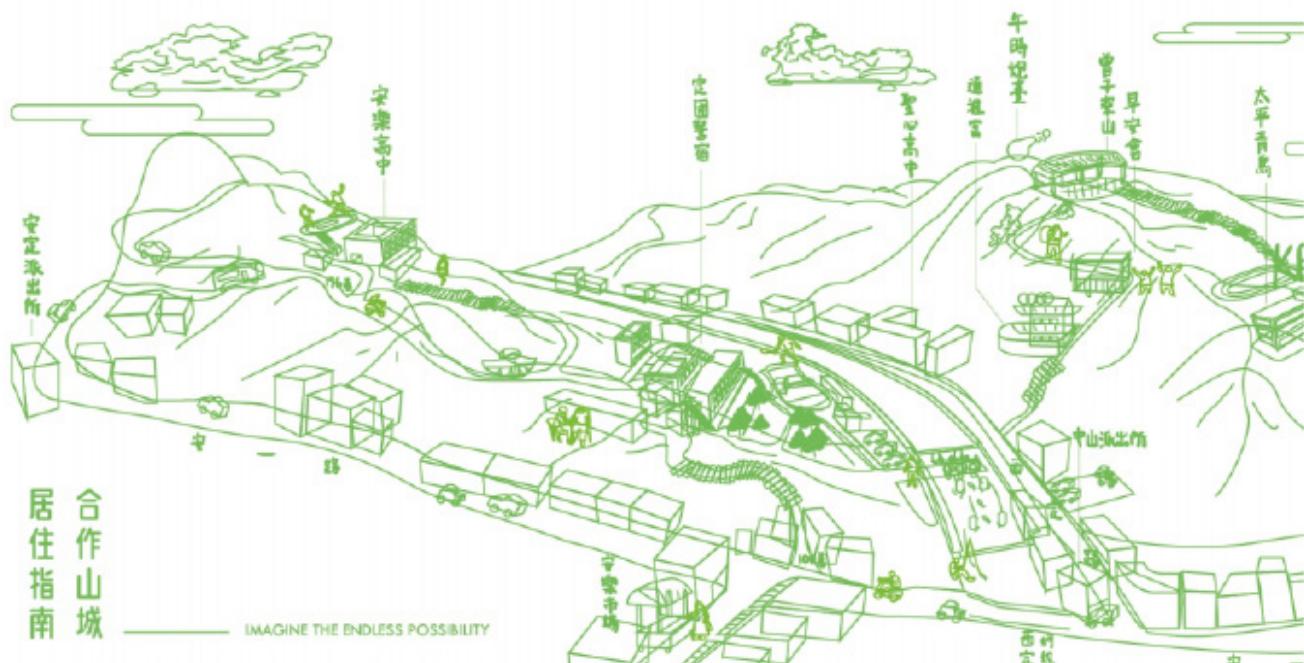
圖__「Co-Living Hill Village 合作山城：攜手想像山城的可能」
分頁：Next/ Form
Collaboration to Cooperation
《合作山城居住指南：實踐山城
生活》►

四場工作坊綜整

在工作坊中，大家不只是談山城環境如何更支持人的生活，也討論了操作上的困境，讓我們理解到除了環境的支持之外，更需要的其實是法規機制上的突破，如何讓申請流程友善化（辦法說明、易讀）、資訊透明（查詢平台）以及有支持機制（特定租戶租金減免）也是在實踐合作山城過程中，不可忽略的事情。雖然看起來不容易，但透過大家的討論，我們也生產出了一些可以操作的方式與規劃想法，我們把這些內容整理成為「合作山城居住指南」與「合作山城規劃方案」，希望能夠繼續推展不同關係人對於基隆山城與公有閒置房地的討論。



▲基隆折返跑 線上工作坊螢幕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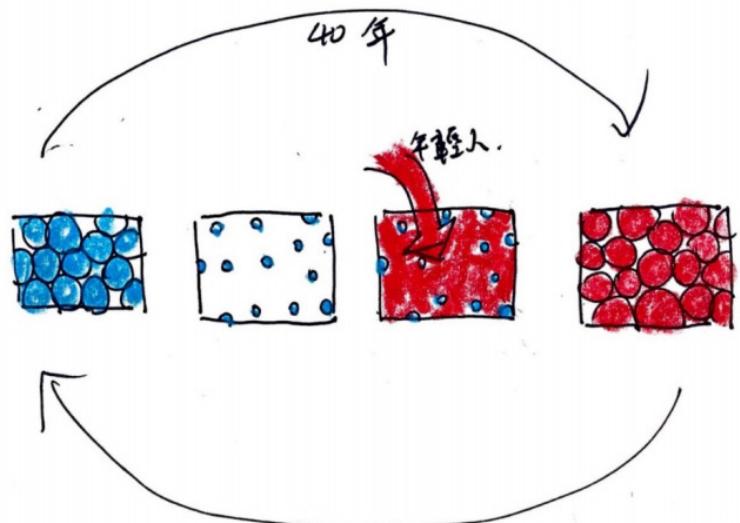


▲合作山城指南封面_詳細資訊請見 <https://colivinghillvillage.com/N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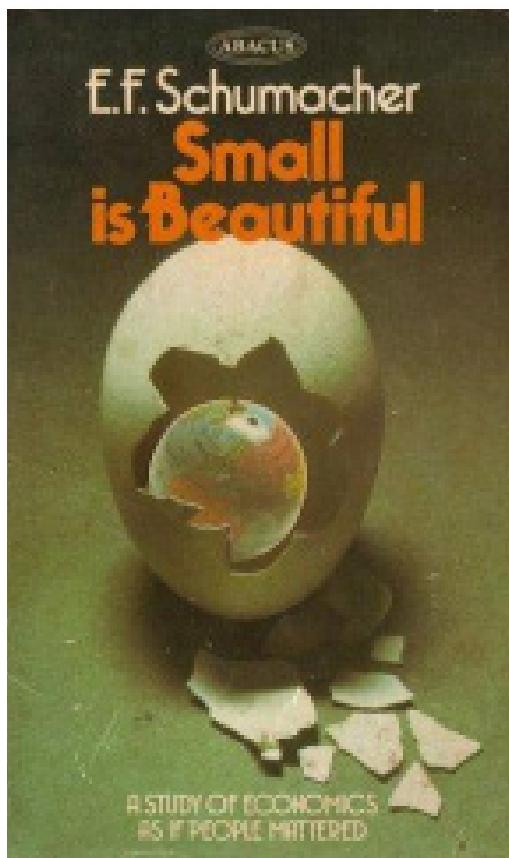
在合作山城指南裡，我們希望轉化工作坊所蒐集到的意見，成為一系列的山城模式語言，給慢慢老化的基隆山城一個可能改變的指引，不是由上而下的命令，而是由下而上的蒐集彙整而成。透過「合作式」的生活模式先行，吸引青年在此創業，並在合作式生活的引導下，一步步將老化山城轉變為工作與居住合一的合作山城（合作社住宅山城）基隆其實還也有很多像定國警察宿舍這類座落在不同山頭的小量體閒置公有空間，我們也希望把這份望想提供給基隆市政府，鼓勵市政府在處理山城閒置公有空間時，優先將在地居住、營運合作社之青年納入考量，並搭配合作山城的指南，逐步改善老化山城體質。我們相信一種正向的山城代謝將會在基隆發生，年輕族群長期穩定的入住，將成為自然的社區防護網。

而在這個房地產價格高漲的時代，人們的實質居住權受到迫害，鄉村人口外流、城市日益壅擠，不均的發展亦源自新自由主義下，過度市場導向、一切被商品化的社會。作為規劃者，我們必須提醒自己，「合作社」是源起於 19 世紀，一群工人，為了對抗貧窮、保護「生命權」、追求更好生活、實現理想中大家共好的經濟而出現。百年過後，這些價值，如今依然重要不是嗎！

英國經濟學者修馬克 在 70s 年代寫的著作《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裡就提到，如果在追求進步的當下我們只短視的看見不斷的經濟發展，而沒能意識到資源是有限的，而去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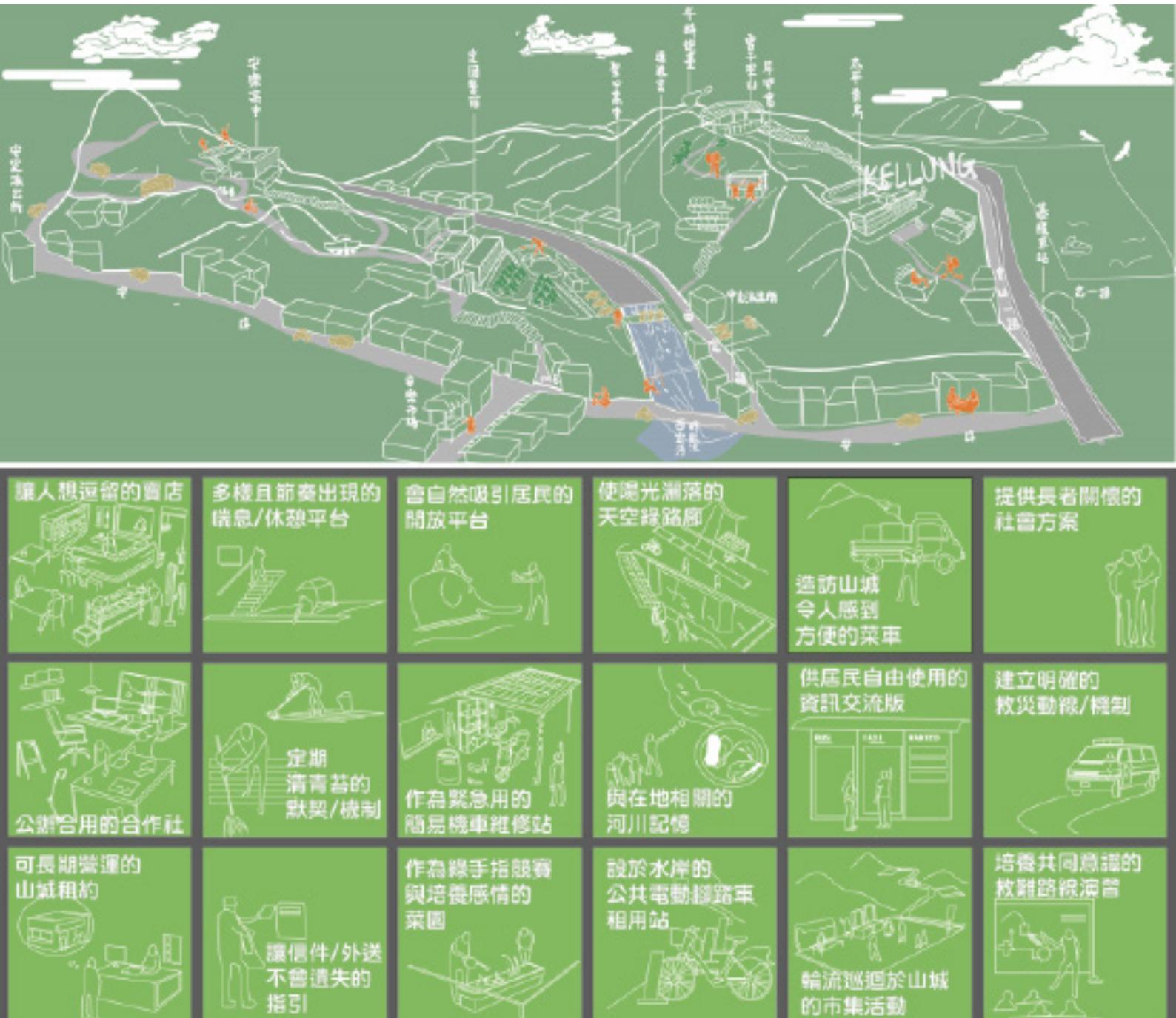
▲循環山城，共融防護網概念圖



►圖_小即是美 書封

自我中心的慾望時，並且合理的分配時，我們稱不上是一個進步的社會。而合作社精神與一般公司最大的不同，就如同書的副標所言，我們要的是一個把人當人看的社會：As If People Mattered。

因此，面對如此狀況，我們認同合作社的理念，以自治組織、民主共決去對抗貧窮，追求生活共好。我們打算經由山城間各小小的改善，透過參與式整合的模式，整理出《合作山城指南》建立起山城間的彼此合作，重新喚起互助合作的山城住宅文化，讓山城的生活更友善。引入未來的居住模式，在合作山城的結構中讓這些閒置公有資產合作社化，藉由年輕人的回流，與在地居民間的共識凝聚，逐漸發展成有制度、有組織，互相共決共好的「合作社」，以此去落實「居住權」的保障。以期待未來山城發展可由 collaborate（合作式）進步過渡到 cooperation（合作社），使大家能夠在山城間一同好好生活，一起合作山城。



▲圖 合作山城模式語言 詳細資訊請見 <https://colivinghillvillage.com/NEXT>